



# 列寧選集

||

(下 册)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119.132  
656=8  
1:1(2)

# 列寧選集



· 下 册 ·



3 0406 2984 6

---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1 9 4 9

## 目次

校閱者底話

黨和農民在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

上.....1—114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  
俄四月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四月二十八日〕）..... 2

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  
俄四月代表會議通過）.....13

致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一封信  
（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19

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向第一屆全俄農民代表  
大會提出）.....27

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五

— 1 —

93396

月二十二日) 在第一屆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上的演 說) .....	31
論建立俄國農業工人工會的必要 .....	69
第一文	
第二文	
農民是怎樣而且爲什麼被欺騙的? .....	78
農民和工人 .....	85
『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〇七年第一 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書後 .....	100
社會革命黨對於農民的新騙術 .....	103
十月革命及其意義 .....	115—332
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 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八日〔十月二十五 日——二十六日〕) .....	116
告工人、兵士和農民書	
關於和平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二 十六日〕)	
和平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八日)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土地令	

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135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致加米 涅夫、季諾維也夫、雷雅贊諾夫及拉林 諸同志書	138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告全 體黨員與俄羅斯一切勞動階級書	140
告人民書	149
通告大衆的無線電	154
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十四日]在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上的演 說[新聞報導])	157
提交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之決議 案草案	161
工人和勞動及被剝削農民之聯合(致『真 理報』編輯部書)	164
在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 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二日])	169
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告農民宣言草案	175
關於立憲會議和逮捕立憲民主黨黨員的演 說(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一日]全俄中央	

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談專錄〕	186
給 F. E. 德茨爾任斯基的信	192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之指令草案	196
論銀行底國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十四日〕在全俄中央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談專錄摘錄〕	201
關於消費公社之命令草案	206
關於立憲會議提綱	209
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之權利宣言草案	217
社會民主工黨（布）黨團宣言（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五日〕的立憲會議的會議上宣讀）	222
關於解散立憲會議的演說（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六日〕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演說）	224
解散立憲會議令草案	232
立憲會議底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	236
革命底一週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在蘇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281
論十月革命底四週年	307
我們的革命（關於蘇哈諾夫底略記）	325

## 校閱者底話

本卷本冊包括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起至一九一八年一月止這一時期列寧關於俄國農民問題及關於十月革命及其意義的一些重要論文和演說；此外，並加入列寧在以後諸年所寫的四篇論文：『立憲會議底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底一週年』、『十月革命底四週年』及『論我們的革命』。把這四篇論文編在這裏，目的是在於使讀者在本卷內關於列寧的一般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以及關於列寧對十月革命的觀點，能獲得一個更詳盡的理

解。

本冊除將俄文版六卷本『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二部份第四第五兩編（其第一編『二月革命及其前途』和第二編『黨內諸問題』見中文版：『列寧選集』

第十卷；第三編『無產階級和黨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上』見中文版第十一卷上冊）所載的全部譯出外，我們還補入了以下這幾篇：『致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的一封公開信』、『通告大眾的無綫電』、『論銀行的國有』及『社會民主工黨黨團底宣言』。

本冊是根據英文版翻譯，對照俄文版原文校閱的。

校閱者 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

黨和農民在走上十  
月革命的道路



##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四月  
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一七年  
五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日）——

同志們，土地問題，尙在第一次革命期間★就被我們的黨這樣透澈地討論過，以致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準備，即在目前，我認爲也是很充分的；代表會議底分委員會（是由充分地精通了和曾經研究了這個問題的同志所組成的）對於所提議的決議案草案，曾經一致贊同，沒有提出任何根本的修正，這個事實，就可作爲間接的證明。因此，我將僅限於很簡略地說幾句話。這個草案，既已印成校樣發給所有到會的同志，因之也就沒有全部加以宣讀的

---

★ 即一九〇五—一〇七年的俄國革命。  
——編輯部註

必要了。

目前普遍全俄羅斯的土地運動之增長，乃是一件人人都看得極明白和不能否認的事實。由孟塞維克所提議而在一九〇六年斯託哥爾姆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我們黨的綱領，已被第一次俄國革命底進程所駁倒了。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孟塞維克曾提出了他們的市有化的綱領，使之通過，這個綱領底實質如下：農民的土地，不論是村社的與家宅的，仍作為農民底私有產保有之。而地主底田產，則由該業主之手轉交給地方自治機關。孟塞維克之所以贊成這個綱領底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說農民從來不懂得將農民土地轉交給任何別的人，而只懂得將它交諸農民。凡研究過斯託哥爾姆代表大會記錄的人，都會回憶起來，這個問題的報告人馬斯洛夫以及柯斯特洛夫都是特別着重於這個理由的。切不要忘記——而在現在是常常會把它忘掉的——這乃是在第一屆國家杜馬之前的事情，那時，還沒有具體的事實以表明農民運動底性質及其力量。人人都知道，俄羅斯正處在土地革命底烈火之中，但是却沒有人

知道，這個土地運動應當如何組織起來，這種農民革命將在何種口號下面發展起來。根本沒有方法來檢查，這次代表大會究竟代表着農民自己底多少嚴肅的、實際的意見。因此，孟塞維克底這些論據，就對到會的許多代表有了若干的意義了。在我們的斯託哥爾姆代表大會之後不久，我們就接到了關於農民羣衆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之最初的動人的證明。在第一屆與第二屆國家杜馬中，農民自己就提出了『一百零四人法案』。我曾經專門研究了一下這個法案的署名，我曾詳細地考察了這些代表們的意見，爲的知道他們究竟屬於那一個階級，他們之中究竟有幾個可以稱爲農民。在我那本被沙皇檢查官所焚燬、但我仍將重新出版的書★中，我曾十二分堅決地說到，在這一百零四個署名當中，其絕大多數乃是農民自己底署名。該法案要求土地的國有

---

★ 係指『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著而言，該著第一章是分析一〇四人的土地法案的。此著見『列寧選集』中文本第五卷。

——校閱者

化。農民說，一切的土地，應歸國家所有。

這樣，問題就在於應如何來說明以下的事實，即在兩度召集的國家杜馬中，整個俄羅斯農民代表們，寧願土地國有化，而不取孟塞維克在兩屆國家杜馬中從農民利益的觀點上所提議的措施呢？孟塞維克曾提議，農民仍將他們的土地留下歸他們自己所有，只是地主的土地，則必須交給人民手中；而農民則主張，他們願把一切土地統統都必須交給人民手中。我們怎麼說明這一點呢？社會革命黨人是用下述一點來說明這一點的，即俄羅斯農民，由於農村中『村社原則』之盛行，故都表同情於社會化，表同情於勞動的原則。在這個說法當中，簡直連一點點常識都沒有，那完全是空話罷了。在事實上，農民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乃是因為俄國全部土地所有制度，無論是農民的或地主的，也無論是村社的或家宅的，都是澈頭澈尾地為陳腐的半農奴制底條件所滲透了的，因之從市場的觀點看來，農民都必須要求將土地交付與全體人民。農民斷言，以前的土地生活底雜亂與糾結，只有藉土地國有化

的辦法，才能解開。他們的觀點乃是資產階級的：他們之所謂平均的土地使用，意即沒收有錢的地主底土地，而不是使個別的所有主平均化。所謂國有化，那是說把全部土地，實行一種積極的再分配。這是一種偉大的資產階級的方案。在農民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提到過什麼均等化、或者是社會化；但他們都說，再也不可能等待下去了，必須把全部土地從柵籬之中『解圍』出來，——換句話說，就是在二十世紀的條件下面，再用舊的方法去經營農業是不可能的了。任何各種各樣的土地所有形態，都不應存在下去了。在其中，就是連關於社會化之最小的示意都是沒有的。農民底這種要求被稱為均等化，這是因為正如一九〇五年土地佔有統計底簡略總結所指明的一樣，三〇〇個農民家庭僅持有一個地主家庭所持有的土地，即二、〇〇〇俄畝。在這種意義上說來，它自然是均等化了，但是這却不能就認為，它要使一切小經營相互之間均等化。一百零四人法案所表示的，適與此相反。

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看來，土地國有化

在俄國是極端重要的，對這種意見，加以科學的判斷時，所必須談到的主要的事情，就是這一點。但是土地國有之所以極端重要，同時也是因為它是對於生產手段私有制底一個强有力的打擊。以為在廢除了土地的私有財產制之後，在俄羅斯的一切事物，將如同舊日那樣地存留下去，那簡直是可笑的事情。

決議案草案，曾進而得出實際的結論和要求。在小小的修正之中，我舉述幾個如下：決議案第一點，是這樣寫着的：『無產階級底政黨，將用它的全部力量，支持立即和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應以『爲……而鬭爭』，代替『支持』的字樣。我們的觀點並不是說，農民的土地不足，應給他們更多的土地。那只是陳舊的、老套的意見罷了。我們說：地主土地佔有制，乃是窒息農民而使他落後的那種壓迫底基礎。問題並不在於農民所持有的土地是否太少了。打倒農奴制度——那才是從革命的階級鬭爭底觀點來提出這個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從那些官僚主義者底觀點，來提出這個問題

的方法，這些官僚主義者總是在議論着，他們有多少土地可資利用、應當依據何種標準來分配土地。我提議將第二條和第三條底次序顛倒過來，因為對於我們說來，重要的事情乃是革命的創始和發端，而法律則必為其結果。如果你們等待、等待，直到法律寫成之時，而你們自己並不發展革命的力量，那末，你們將會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的。

時常拿來反對國有化的一種意見，就是說國有化必須要有一個巨大的官僚機關。這是確實的；但是國家所有權還含有以下的意義，即每一個農民都是國家土地底佃戶，而租地的轉讓是被禁止的。關於農民將租到多少土地以及他要租種何種土地的問題，這完全要由一個適當的民主機關、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機關來解決的。

我們以『農業工人』，代替了『僱農』（“Batarak”）這個字。好幾個同志，都認為『僱農』這個字頗為逆耳；反對用這個字。這個字應當去掉。

現在在解決土地問題上不宜再談無產階級農民委員會、或蘇維埃了，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

樣，農民業已建立了兵士代表蘇維埃，這樣，無產階級與農民已經劃分開來了。

我們知道，小資產階級的防衛論者的政黨★，都主張土地問題的解決，延緩到召集立憲會議的時期。我們主張，將土地以最高的有組織的方式立即交給農民，我們絕對地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奪取。你們★向農民提議，應當與地主協商。我們則說，應立即把土地奪取過來播種，以便防止災荒和飢饉，以便將我國拯救出來，避免以如此可怕的速度奔向我們的破產。人們現在不能夠接受盛加萊夫與立憲民主黨人底方策了，這些人正提議要我們等至立憲會議，而立憲會議底日期却是無人知曉的。他們又提議，關於土地的租佃問題，要和地主進行協議、取得一致。但農民已經在無報償地奪取土地，或者只是繳納四分之一的地租了。

有一個同志曾經從奔薩省帶來了一個地方上的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中曾說到農民正在奪取地主

---

★ 即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 —— 編輯部註

的農具，可是他們並不是把這些農具分給各戶，而是把它們作為公共的財產了。他們正在建立一種一定的輪種辦法和一定的規則，以便能用這些農具來耕種全部的土地。他們之使用這樣的辦法，是以提高農業生產為指導的。不管地主和資本家如何咆哮，說這是無政府狀態，但這個事實，實具有巨大的原則上的意義。如果你們老是叫囂和咆哮，說這是無政府狀態，而農民也老是等待下去，那末，那時確實要發生無政府狀態了。農民正在證明着，他們比那些官吏們更懂得經濟的條件和公共的管理，而且更加百倍有效地應用它。這樣一種辦法，在一個小小的村落裏是很容易實現的，它必然要推動走上改用更廣泛的辦法。如果農民正在學習這一點——他們已經開始去學了——，那末資產階級教授底那一套學問，也就不再需要了；他們自己將會得到以下的結論，即農業工具不僅僅可以用來耕種小塊的田地，而且也可用來耕種全部的土地，而這一點是極端重要的。他們將如何去作，這一點是並不重要的：他們是否把他們各自的那塊地，也拿來實

施共同的耕作和種植，我們也不知道；而且如果他們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做這一點，也是無關重要的。所重要的，倒是：很可慶幸的，他們並未碰到大量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些先生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以自尊自大的姿態，勸導人民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所以農民現在切不可奪取土地云云。可幸的是，在俄國的農村裏面，這樣的老爺們還很少很少。如果農民只限於根據與地主協議的辦法來取得土地，而不集體地運用他們的經驗，那時，失敗將是不可避免的了；那時農民委員會將成爲玩具，將成爲兒戲了。這就是我們爲什麼提議要在決議案草案上加入第八點的原因。

既然我們知道，地方上的農民，他們自己已創始和發端於先，則我們的責任和義務便在於宣稱，我們將擁護、支持和推薦這樣的創始和發端。這是唯一的保證，使革命將不至只限制在形式性的方策和辦法之內，使反對危機的鬭爭，將不至成爲只是各部討論和盛加萊夫書翰的題目，而是使得農民真

正能够有組織地前進，去和飢荒作鬭爭，並增加生產量。

## 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四月代表會議通過——

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在俄國的存在，乃是封建地主權力之物質堡壘，並且是君主政體可能的復辟底一種保證物。這種土地佔有制，不可避免地要使俄羅斯人口中絕大多數的羣衆，使農民，陷入於貧困、奴役與被壓抑的狀態中，使整個的國度，在每一種生活底領域中都落後了。

俄國農民的土地佔有制，無論是份地（村社的與家宅的）或私地（租來的或購買來的），從頭至末，縱橫都為古舊的、半農奴制的紐帶關係，農民之劃分為自農奴制度承襲下來的範疇或類別，土地間畦制等等所束縛着。打破這些腐朽的與有害的劃

分之必要，使土地『解圍』的必要，以及重建土地所有制度與農業，以便使它們重新與俄國及世界經濟之新的條件相配合的必要，就形成了農民力謀全國一切土地國有化底願望之物質基礎。

不論一切民粹派的政黨、派別和集團，對於農民羣衆反對封建地主土地佔有制及反對一般俄國土地佔有制與土地使用制上一切農奴桎梏之鬭爭，賦與以何種小資產階級的烏託邦，——但這種鬭爭本身，却完全表現出了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絕對進步的及經濟上極端必要的欲打破所有這些桎梏的企圖。

土地國有化，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措施，它表示階級鬭爭有最大的可能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可以想像得到的自由，並表示土地使用之解除一切非資產階級的附屬物。此外，土地國有化乃表示土地私有財產制之廢除，它在實際上表示，對於一般生產手段底私有財產制，將予以如此嚴厲的打擊，使無產階級底黨，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協助這樣一種改革。

在另一方面，俄國富裕的農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造成了農民資產階級底成份，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則無疑地曾經加強了、增殖了和鞏固了這些成份。在鄉村底另一極，農業的工資勞動者、無產者以及與他們相近的半無產者農民羣衆，也同樣地加強和增多起來了。

地主土地佔有制底破壞和消除愈堅決和澈底，俄國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愈堅決和澈底，則農業無產階級反對富裕農民（農民資產階級）的階級鬭爭之發展，亦將愈益蓬勃、壯大和迅速。

如果正在開始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對於我國並不會予以直接的和強有力的影響，那俄國革命底命運與結果，將依下述情形以決定：即城市無產階級，是否能夠做到領導農村無產階級跟着自己走，並使農村半無產者羣衆依附於自己，或者是這些羣衆追隨於農民資產階級之後，而農民資產階級則正是傾向於跟古奇柯夫之流以及米留柯夫之流結成聯盟，傾向於跟資本家及地主及一般反革命結成聯盟

的。

鑑於此種階級的情勢和此種力量的相互關係，代表會議決定：

（一）無產階級底政黨，要用它的全部力量，為立即和完全沒收俄國一切地主的土地（以及皇族的土地、教堂的土地、沙皇的土地等等）而鬭爭。

（二）黨堅決地主張，立即將一切土地，都轉交給組織在農民代表蘇維埃、或組織在其他真正完全民主地選舉出來、而且是完全不依存於地主和官吏的地方自治機關中的農民手裏。

（三）無產階級底政黨，要求全國一切土地的國有化；這種國有化，是表示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權，轉讓給國家；而將土地的支配權交給地方上的民主機關。

（四）在一方面，黨必須堅決地進行鬭爭，以反對臨時政府，——這個政府通過盛加萊夫這個代言人及其集體的言論，正在強使農民『與地主訂立自願的協定』，這就是說，強使他們接受在事實上適合於地主利益的改革，並且它正以處罰『攫取政

權』這個罪名來威脅農民，換一句話說，正以人口中的少數人（地主與資本家）以暴力反對大多數人的辦法威脅農民。在另一方面，黨又必須堅決地進行鬭爭，以反對大多數的民粹派與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人之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他們正在勸導農民，在召集立憲會議之前切不要奪取土地。

（五）黨勸告農民須用有組織的方式來奪取土地，絕不許對財產有任何微小的損害，並勸告農民設法增加生產。

（六）只有在整個國家完全民主化了之後，這就是說，一方面，廢除了警察、常備軍以及在實際上具有特權的官僚制度；而另一方面，有最廣泛的、完全免除了自上面來的監督與保護的地方自治政府存在，只有在這時，一切一般土地的改革，才能够有所成就和牢固。

（七）農業無產階級底單獨的與獨立的組織，必須立即和廣泛地着手進行起來，這種組織無論是與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從半無產者的農民所組織起來的特殊的代表蘇維埃的形式）出

現，或者是以一般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內部、一切地方的和市立的政府機關等等內部之無產階級集團或黨團的形式出現，皆無不可。

（八）黨必須扶助那些農民委員會底創始與發端，這些委員會，在俄國的許多地方上正在把地主的家畜和工具，交給組織在這些委員會內的農民手中，以便在一切土地之耕作上，實施公共調整的使用。

（九）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勸告農村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用每個地主的大地產組織起大小適度的模範農場，這些農場須在農業專家指導之下，並應用最好的機器，由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為公共的利益而從事經營之。

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十二日（四月  
二十四日——二十九日）

## 致全俄農民代表大會 代表的一封信

農民代表同志！

我榮幸地所隸屬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委託我以全權，代表本黨出席農民代表大會。但因患病，至今未能履行這個委託，所以我只能以這封公開信，致於諸位之前，以歡迎全俄農民的聯合，並且簡單地指出那把本黨與『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區別開來的深刻爭執。

這些深刻的爭執，是關於三個問題：土地、戰爭和國家制度問題的。

全部土地應該完全屬於民衆。全部地主的土地應該無償還地轉交給農民。這是極明白的。現在的

爭論，即在當地的農民，應否不給地主付絲毫的佃金，也不等至立憲會議，而立刻奪取全部土地？

我們的黨，以為是應該的，並且勸告各地農民，立刻奪取全部土地，但要盡可能地有組織地幹，絕對不許損傷財產，並且要竭力使穀物和肉類的生產增加起來，因為前綫上的兵士困苦得要命。立憲會議，只規定土地之最後的處置，但是現在對於土地預先的處置，則在目前春耕時，除由當地機關執行以外，再沒有別的機關，可以負擔這個任務了，因為我們的臨時政府，地主和資本家之政府，把立憲會議的召集延期，甚至直到如今，還沒有規定召集的日期。

只有當地機關，才能够預先處置土地。土地之耕種是必要的。各地的大多數農民，都完全可以有組織地處置土地，把全部土地可以加以耕耘和播種。爲了改良前綫上的兵士的食糧起見，這是必需的。所以，絕對不許等至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底權利只是最後規定土地爲全體人民所有，並規定處置土地之條件；它的這種權力，我們絲毫沒有否認。

但是現在在這個春季，各地農民自己應該預先處置土地。兵士可以並且應該從前綫派代表到鄉村裏去。

再者，如果要使勞動羣衆獲得全部土地，那末在城市工人和貧農(半無產者)之間，就必須要有親密的聯盟。沒有這樣聯盟，就不能戰勝資本家。倘然不戰勝他們，那末土地之轉入人民手中，便絲毫不能解救人民的窮困。土地是不能吃的，沒有錢，沒有資本，就無從獲得工具、牲畜和種子。農民不應該信任資本家和富裕農民(這也是資本家)，只應該相信城市工人。只有和城市工人聯合起來，貧農方能使土地、鐵路、銀行、工廠等等，都轉為全體勞苦羣衆的財產；倘然不是這樣，單是把土地轉交給人民，那末困苦與貧窮，還是絕對不能消滅的。

俄羅斯有些地方的工人，已進而建立工人對於工廠的監督了。這種工人監督，是對於農民有利的。因為它可使生產增加，生產品低廉。農民應該以全力幫助工人底這種舉動，不要相信資本家對於

工人的譏謗。

第二個問題——關於戰爭問題。

這次的戰爭，是掠奪的戰爭。各國的資本家，都是爲着他們掠奪的目的，爲着增加自己的利潤，而進行這個戰爭的。在這種場合之下，這個戰爭給與勞苦民衆的，除了死亡、苦痛、破壞、暴亂等等以外，再絕對沒有並且也不會有別的東西。所以，我們的黨，覺悟工人底黨，最貧苦的農民之黨，堅決地和無條件地，斥責這個戰爭，拒絕在別國資本家之前，爲一國的資本家辯護，拒絕幫助任何國家的資本家，力求用推翻各國資本家的手段，用發動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使這個戰爭迅速結束。

在我們現在新的臨時政府內，十個部長，是屬於地主和資本家底政黨，六個是屬於『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工黨的孟塞維克』。我們深信，民粹派及孟塞維克，加入資本家政府，並一般地同意幫助政府，是犯了極重大的宿命的錯誤。這些領袖，如蔡萊台里，車爾諾夫之流，都是希望促醒資本家，叫他們更快地更忠實地

去結束這個掠奪戰爭的。但是這些民粹派和孟塞維克政黨的首領，錯了；事實上，他們都是在幫助資本家，準備俄國軍隊對於德國的進攻，這就是說，拖延戰爭，增加戰爭給與俄國人民的空前的繁重的犧牲。

我們深信，各國的資本家們都在欺騙民衆，他們空口允諾以迅速的公正的和平，而實際上則是拖延掠奪的戰爭。俄國的資本家，以前握有舊的臨時政府，現在還照樣握有新的政府，他們就是連那些秘密的掠奪他國的條約，也不肯公佈。這些條約，是前俄皇尼古拉和英法及其他等國資本家所訂立的，其目的是在奪佔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取得奧大利的加里西亞及土耳其的阿美尼亞等地。臨時政府已經批准並且正在批准這些條約。

我們的黨以為，這些條約，與德國資本家強盜及其強盜般的威廉皇帝跟他們同盟國所訂的條約一樣，同是罪惡的掠奪的條約。

工農的鮮血，是不應該為着要達到資本家底這種掠奪目的而流的。

應該不是用和德國單獨媾和的辦法，而是用普遍和平，不是用資本家的和平，而是用勞苦羣衆反對資本家的和平，趕快結束這個罪惡的戰爭。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條道路：即將全部國家政權，完全轉交給俄國及其他各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手中。只有這樣的蘇維埃，才能在實際上阻礙資本家對於人民的欺騙，才能阻礙資本家方面之拖延戰爭。

現在我來談我所舉出的第三個問題：關於國家制度的問題。

俄國應當成爲民主共和國。對於這點，就是素來擁護帝制的大多數地主和資本家，現在也是同意的了，因爲他們現在深信，俄國人民，絕對不許帝制之恢復了。所以資本家現在就用盡全力，使共和國在俄羅斯盡量類似君主政體，並且能夠盡可能容易地重新變爲君主政體（這種例子，在各國已經屢見不鮮）。因此，資本家希望保留那站在人民之上的官僚制度，以及脫離了人民而在不經選舉的將軍和官佐等指揮下的常備軍及警察。將軍和官佐，倘

不是選舉出來的，那末差不多總是出自地主和資本家。這點甚至從世界其他共和國的經驗上，都可以明白看到。

所以，我們的黨，覺悟的工人和貧農底黨，力謀做到別一種民主共和國。我們希望，要有這樣的一個共和國，就是在其中沒有凌辱人民的警察，從下至上的一切官吏全要經過選舉，並且隨時可依人民的要求而撤換；官吏的薪俸，不能超過一個熟練工人的工資以上；軍隊中的全體官長，也都是選舉的；脫離人民而為敵視人民的階級所指揮之常備軍，則代以民衆的普遍武裝，代以全民民兵制(People's Militia)。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共和國，就是國家的全部政權，從下至上，都整個兒地專屬於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

工人、農民，佔人民的大多數。政權應該握在他們手中，而不應該握在地主資本家的手中。

工人、農民，佔人民的大多數。政權和管理權，應該握在他們蘇維埃的手中，而不應該握在官

僚們的手中。

農民代表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的觀點。我們堅決地相信，經驗將很快地向最廣大的民衆指明，民粹派和孟塞維克底政策都是錯誤的。經驗將很快地指示給羣衆：俄國和德國及其他國家一樣，正瀕於毀滅的危崖；如果要挽救這樣的俄國，要挽救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盡的人民，那末應用和資本家妥協的方法，是絕對不行的。要挽救全體民衆，只有把全部國家政權，直接轉交大多數人民的掌握中才行。

列寧 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

## 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

·向第一屆全俄農民代表大會提出·

(一) 一切地主的及私有主的土地以及皇室、教堂等等的土地，都應該立即無報償地轉交給人民。

(二) 農民應該有組織地，經過自己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在各處立刻奪取全部土地，以作經營農業之用，但這並不是說預先替立憲會議或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倘人民把中央政權轉交給這種蘇維埃的話）完全規定好土地制度。

(三) 一般土地私有權，應該加以消滅，即是說，全部土地底財產權，應該只是屬於全體民衆；土地的支配權，應該歸於地方的民主機關。

(四) 資本家、地主及其臨時政府，勸告農民與各地地主成立『協定』，以規定立刻處置土地之權；農民對於這種勸告，應該拒絕；土地的處置，應由當地大多數農民底有組織的決議，而不能由大多數（農民）和少數（而且是極小的少數，即地主）間之『協定』來決定。

(五) 不僅地主，而且資本家，正在用而且將來也要用一切手段，出來反對把全部地主土地無償還地交給農民；這些資本家非但擁有極大的金錢的力量，並且還擁有經過報紙、經過許多習慣於資本統治的官吏等，以影響尙處在黑暗中的羣衆的力量。所以，假使農民羣衆中對於資本家的信任，不被破壞，假使農民和城市工人間沒有親密的聯繫，假使全部國家政權，不完完全全地轉入工農兵等代表蘇維埃的手中，那末全部土地無償還地交給農民的事，就不能徹底實行，更說不上牢固了。只有握在這種蘇維埃手中，而且不是經過警察、不是經過官吏、不是經過脫離民衆的常備軍，而是經過全民的、人人服務的武裝的工農民兵來治理國家的國家

政權，方能保證實行上述的全體農民所要求的土地改革。

(六) 農村僱傭勞動者和最窮苦的農民，即那些沒有充分土地、牲畜、工具等，而部份地以出賣勞動謀得生活手段的農民，應該用全力企圖成立獨立的組織——特別的蘇維埃或在總的農民蘇維埃中，建立特別的團體，以堅持自己的利益，反對富裕的農民，此種富裕的農民，不可免地要企圖跟資本家及地主聯合的。

(七) 因戰爭的結果，俄國和一切交戰國以及許多中立國一樣，正有因勞動力不足，煤鐵等缺乏而瀕於經濟破壞、災難、飢荒之虞。只有實行工農代表監督和領導一切生產品之生產和分配，方能挽救國家。因此現在就須要準備農民代表蘇維埃和工人代表蘇維埃之間，締結合同，規定不經過資本家的媒介，並取消他們的工廠管理權，而把穀物及其他農產品去和工具、鞋子、衣服等等相交換。爲了這些目的，應該鼓勵把地主的牲畜和工具轉交給農民委員會，以便共同應用這些工具和牲畜。同樣

的，應該鼓勵在每個大的地主地產上，以最好的工具，在農學專家的指導下，並根據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底決定建立共同耕種土地的模範農場。

一九一七年七月初（五月底）

## 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

——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五月二十二日）  
在第一屆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榮幸地以農民蘇維埃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名義提交你們的決議案，已經印好並已分發給代表們了。如果並非所有的人，都已接到這份決議案，那末，我們設法在明天再增印若干份，以便分發給一切願意持有此決議案的人們。

在一個短短的報告中，我自然僅能夠論到一些主要的、基本的為農民與工人階級所最感興趣的問題。誰有興味要更詳盡地研究此問題，我向他們推薦我們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底決議案，請其一讀，這個決議案已作為『兵士真理報』第十三號的增刊而刊出了，並曾在我黨的報紙

『真理報』上一再地解釋過。現在，我只是限於對於我的決議案中，以及我們黨關於土地問題綱領中、最重要的、爭論最烈的、或者是引起誤解的幾點，加以說明。這樣爭論的或引起誤解的問題之一，便是最高土地委員會在昨天或前天的會議上所論到的問題，這件事情，你們大概都已經聽到，或者是在昨天或前天的報紙上都已經看到了。我們黨的代表之一，我在中央委員會上的一個同事，斯密爾加同志，曾出席最高土地委員會的這次會議。斯密爾加同志在會議上提出動議，說最高土地委員會對於農民立即有組織地攫取地主土地這件事，必須表明其贊助之意。由於這項動議，都紛紛表示反對斯密爾加同志。（叫聲：『這裏也有呢！』）此刻有人告訴我，在這裏同樣也有許多同志反對這個動議。因此，我就有了更多的理由，應當對於我們黨綱中的這一點加以解釋，因為在我看起來，一切表示反對我們黨綱的意見中，我想，大部份都不外是基於對我們的觀點之誤會或不正確的解釋而發生的。

我們黨的一切決議案，我們機關報的一切文章，我們的『真理報』，都說的是什麼呢？我們說，全部土地，都應當毫無例外地，歸全體人民所有。我們之達到這個結論，是以特別對於一九〇五年的農民運動以及在第一屆與第二屆國家杜馬中農民代表底宣言的研究為基礎的，在上述兩屆杜馬中，來自俄羅斯一切部份的許多農民代表，曾經能夠比較自由地——自然——只是比較自由地——吐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

全部的土地，都必須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從這裏，就可以知道，當我們主張和贊成立即無代價地將地主土地轉交給地方上的農民時，我們絕不是贊成把這些土地奪為私有，絕不是贊成分割這些土地。我們是假定，土地必須是根據地方上的以及農民的大多數代表所通過的決定，由地方上的農民單獨播種。但是我們並不主張，這些土地應該成為那些在現時單獨從事播種的農民意財產。所有這些反對我們提議的異議，都不外是基於對我們觀點之錯誤的解釋而起的，這些反對的意見，是我經常不斷

地聽到和在資本主義報紙上讀到的。既然我們宣佈說——我重複說一遍，我們在我們的一切決議案中  
都宣佈過這一點了——，土地必須成爲全體人民的財產，並須無代價地交給他們，那末，很明顯地，這種土地最後分配之規定以及土地處置的最後規定，只是中央的國家政權的事情，這就是說，只是立憲會議，或者是全俄蘇維埃會議的事情，如果農民與工人羣衆建立了這樣的政權——蘇維埃會議的話。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任何意見紛歧的。

當人們反對我們，說：『既然如此，那末任何立即無代價地將地主土地交給農民一事，勢將成爲一種對於權力的任意的僭越』，這時，意見的紛歧就開始了。這種觀點，是由農業部長盛加萊夫在其有名的電報中，很精確地、權威地、有力地吐露出來的，而這種觀點，我們認爲是極度錯誤的，而且是有害於農民、有害於土地的耕耘者的，從以麵包供給全國的觀點視之，亦是有害的，是不公正的。我且冒昧地把這個電報讀出來，以便指明我們所最反對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不經一般的國家的法律，而獨立的解決土地問題，是不能被容許的事情。權力底僭越，將招致國家的災難，……由法律來解決土地問題，乃是立憲會議底事情。在現時，各地由土地耕作者及土地所有主在鄉鎮供給委員會之下已經成立了土地調解室。』

這便是政府底宣言中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基本的一段話。如果你們考察一下最高土地委員會在昨天或前天關於這個問題所通過的決議，並考察一下國家杜馬的議員會議也是在最近所通過的決議，那末你們就會看到，這兩個決議都是從那個觀點出發的。它們非難那些願意實行立即並且無代價地將土地轉交給地方農民委員會的農民，說他們此舉為僭越權力，它們是從下述的觀點出發的，這個觀點就是：只有在農民與土地佔有者之間的自願的協商，只有在土地耕作者與土地所有者之間的自願的協商，才與國家底一般的需要和利益相一致的。而這一點正是我們所否認的東西，這一點正是我們所爭辯的東西。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那些反對我們提議的意見吧。一向這些反對意見是說：在俄國，土地是分配得很不公平的，這一點，無論是在各種小的單位之間，如村與鎮之類，或者是在各種大的單位之間，如省與特別地區，都是如此。人們說，如果地方上的居民，根據他們自己大多數人的決定，不顧及地主底意旨，將土地拿到他們自己的手裏，而且是無代價地拿在他們手裏，那末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將依然如故，而且這種做法，甚至會有使這種分配的不平均繼續下去的危險。我們回答說，這種議論乃是基於一種誤解而來的。土地分配之不平均，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會存在的，直至立憲會議、或者一般中央政權，最後建立了一個新的制度為止。只要這個制度一天未建立起來，不論這個問題是依農民的願望或者是依地主的願望來解決的；不論它是按照我們所願望的那樣解決，這就是說，立即將土地交給農民，或者是按照地主所願望的那樣解決，這些地主們正準備着在佃農與地主兩者皆保有他們的權利的條件之下，把土地以高額的地租租出

去——不論在任何場合，分配的不平均都依然是存在的。這種反對我們的意見，顯然是不正確和不公正的。我們說，必須要儘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個中央的國家政權，這個中央的國家政權，不僅僅是依靠於大多數農民意志和決定，並且是直接地表現大多數農民意見的。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的。當我們聽到直對着布爾塞維克所發的反對意見時，當我們聽到資本主義報紙對於布爾塞維克所進行的攻擊，說我們彷彿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時候，我們最直率地絕對駁斥這些東西，並且視此種攻擊為惡意的謊言與誹謗底散佈。

凡否認國家政權必要性的人，才被稱為無政府主義者；而我們則說，國家政權乃是絕對重要的；它不僅對於現在的俄國是極端重要的，而且對於那甚至直接轉到社會主義去的任何國家，也是極端重要的。一個最堅強的國家政權乃是絕對重要的東西！我們只是希望這個政權要完全地和全部地掌握在大多數工人底、兵士底與農民意代表手中。這也正是我們與其他黨派的不同之點。我們並不否認，一個

堅強的國家政權乃是必需的；我們只是說，一切地主土地，根據地方上農民委員會之決定——經大多數所通過的——，並在對財產不加以任何損害的條件之下，必須無代價地交給農民。這一點，在我們的決議案中是說得最明白的。我們堅決地駁斥這種反對我們觀點的意見，說我們的觀點彷彿是一種對於權力的任意的僭越。

不，在我們的意見看來，地主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保留土地，或者從土地收取地租，那才是僭越了權力；反之，如果大多數農民宣稱，地主的土地不應再爲地主所有，如果他們宣稱，農民在若干年代以來，不，在若干世紀以來，所經受到的不外是地主底壓迫，那末這並不是對於權力的僭越，這正是權利底恢復，而這種權利底恢復是再不能等待了。即使現時實行將土地轉交給農民，那還不能剷除各個地區之間的不平均，——這是毫不容爭辯的，但是，直至立憲會議召開時爲止，任何人也是不能夠除去這種不平均的現象的。盛加萊夫正是反對我們觀點，並在官方公文中把我們觀點底信從者

誣衊爲『僭越權力』的人。如果我們來問一下他：他究竟打算用什麼方法來救治此種不平均現象，那他也是會回答不出的。他拿不出任何的方法，而且也不能拿出任何方法。

他主張『農民與地主進行自願的協商』。這是什麼意思呢？在這裏，我且引證兩件關於歐俄土地佔有的基本數字。這些數字表明，俄國農村生活底一極，乃是極其富足的地主，連最有錢與最兇毒的地主羅曼諾夫族在內，而另一極則爲極端貧困的農民。我引證兩個數目字，以便你們可以理解，盛加萊夫方面——地主與資本家方面底這種說教，到底有什麼意義。這兩個數目字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試取歐俄最富有的地主而論，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爲數不到三〇、〇〇〇人的最大的地主，竟擁有約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的土地。這就是說，平均起來，每人擁有二、〇〇〇俄畝以上的土地。如果我們以俄國最上層的有錢的地主——不論其社會身份如何（他們底大多數乃是貴族，但也有其他的人）——而論，我們就可看到，他們爲數三

〇、〇〇〇人，却擁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的土地！可是如果來看一看貧農的情形，那末我們就可看到，根據一九〇五年的戶口調查——這個調查提供了自全俄劃一地蒐集起來的最近的材料，這些材料，在事實上雖值不得多大的信任，正如在沙皇統治下由沙皇的官吏所蒐集起來的一切統計一樣，但是它終究提供了最近於真理、且適合於我們從事比較目的之僅有的數字——如果我們拿貧農來說，我們就看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農戶，總共只擁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到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左右俄畝的土地。換句話說，一方每戶擁有二、〇〇〇俄畝以上的土地，而另一方則每戶僅有七俄畝半！可是他們居然還說，如果農民拒絕訂立自願的協商，那便是一種對於權力的僭越！所謂『自願的協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地主可以高額的租金租出土地，但是他們不願毫無代價地把他的土地交給任何人。這是公平的事情嗎？不，這是不公平的。這對於農民大眾是有利的嗎？不，它並不是有利的。土地的所有權最後究竟如何

加以規定，這乃是將來的中央政權所要決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目前這種時際，地主的土地在有組織的奪取的條件之下，必須無代價地立即轉交於農民之手。車爾諾夫部長在最高土地委員會內，在反對我的同志斯密爾加時，會說到『有組織的奪取』，這是兩個互相矛盾的字：如果是奪取的話，那就說無組織的，如果它是有組織的，那就是說，不是奪取了。我認爲這種批評是不正確的。我認爲，如果農民在任何村或鎮中，在任何縣份或省份中，經大多數通過一種決定——而在某些省份中，如果不是在一切省份中的話，農民代表大會在地方上已經建立了代表大多數人利益和意志的政權，代表全居民意志，即代表大多數土地耕耘者意志的政權——如果農民在地方上建立了這樣的政府權力，那末，它的決定也就是他們將來所要承認的政權底決定了。它就是農民大眾在地方上所不能不予以充分尊敬的政權。讓農民知道，他是在奪取地主的土地吧；如果他要付款的話，那末就讓他把錢交到縣農民基金裏去吧；讓他知道，這種錢將會用來改善農

業，修築橋梁、道路等等事情上去吧。讓他知道，他所拿到手的並不是他自己的土地，也不是地主的土地，而是全體人民的土地吧，至於這土地將如何加以處置，則最後將由立憲會議決定之。因此，從革命底開始起，從第一個土地委員會建立時起，地主對於土地不應再有任何權利；對於這種土地，不應再收取任何款項了。

在我們和我們的敵對者之間的基本的矛盾，是在於對於什麼是秩序以及什麼是法律這個問題的理解上。迄今為止，一向都認為凡便利於地主與官吏的，便是良好的秩序與法律，而我們的主張則是，凡便利於大多數農民的，便是良好的秩序與法律！直至全俄蘇維埃會議或立憲會議成立時為止，地方上的任何政權，不論其為縣委員會也好，或省委員會也好，都是最高的秩序與法律！我們認為，一個地主，根據舊的若干世紀以來的特權，要求和三百個農民家庭——其中每戶平均起來僅有七俄畝半的土地——訂立『自願的』協商，那才是一種對於權力的僭越呢！我們說：『讓一切決定都由大多數來

通過吧；我們要農民不要耽擱一月、一星期、或一天，而在此刻就拿到地主的土地！』

有人反對道：『如果農民在現時便奪取土地的話，那末，大概土地是會被那些擁有牲口、農具等的比較富有的農民所奪取去的；因此，從最貧的農民之觀點看起來，這不是危險的事情嗎？』同志們，對於此種反對意見，我必須詳細地加以論列，因為我們黨在其一切決定、綱領和告人民書中，都曾宣佈說：『我們乃是工資勞動者和貧農底政黨；我們願意保衛他們的利益；人類通過他們，而且只有通過他們，通過這些階級，才能够逃出這種資本家的戰爭把他們陷入於其中的慘狀。』

這便是爲什麼我們對於這些認爲我們的決定不符合於貧農利益的反對意見很注意，並對這些意見要特別仔細地說一說，因爲這些反對的意見是觸到了問題底中心和根本。問題底本質是在於：在日益發展的反對地主與富農——他們也是資本家——底利益的革命當中，城市與鄉村的工資勞動者底利益和貧農底利益，如何才能够而且必須予以保護？這

一點，自然，乃是問題底關鍵之所在，這乃是問題底本質之所在！有人反對道，如果我們勸導農民立即奪取土地，那末土地將首先會被那些擁有農具和牲口的人們攫去，而貧苦者將依然空無所有。然則，我來問你，難道和地主進行自願的協商倒會有什麼辦法嗎？

你們完全知道，地主並不願意把土地出租給那些不銘一文的農民，而相反地，當給地主允諾交納高額地租時，他們就會來訴諸『自願的』協商的辦法。迄今為止，地主從未毫無代價地交出他們的土地；而據我所知，任何人也從未在俄羅斯看到過任何類似於這樣的事情的。

說到與地主進行自願的協商一事，這是說更加提高、擴展和鞏固那富農所享有的特權的、優先的地位與利益，因為他們是最有希望能夠向地主付款的人；因為在地主底心目中，富農乃是一個有償付能力的人。地主知道，富農能夠償付款項，從他那裏可以收取地租，因此，在與地主訂立這樣『自願的』協商時，富農就較貧農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

相反地，如果能有任何方法來立刻幫助貧農的話，那末，就只有我曾經提議的那種方策了，這就是說，必須立即無代價地將土地交給農民。

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曾經是、而且將永遠是一種最大的不公平。農民無代價地佔有這種土地，如果這種佔有是由大多數人決定的話，那就不會是對於權力的一種任意的僭越，而正是權力底恢復了。這就是我們的觀點，這也正是爲什麼我們認爲那彷彿說貧農因此而吃虧的議論，乃是一種極大的不公平的原因。一個地主擁有二、〇〇〇俄畝土地，而三百個農民平均每戶僅擁有七俄畝半土地，這被叫做『自願的』協商，——只有盛加萊夫才把它能叫做『自願的』協商。把這樣一種協商稱作自願的，那就是愚弄農民！對於農民來說，這並不是一種自願的協商，而是一種強迫的協商，而且直到這樣的時候爲止，即直到每一個鄉鎮的、省的、縣的和全俄的農民蘇維埃宣佈說，地主的私有財產乃是一種最大的不公平，其廢除切不可再延緩一小時或一分鐘的時候爲止，這種協商將都是強迫的。

土地所有權必須屬於全體人民，而它之建立，則是中央國家政府的任務。在中央政府尚未召集會議之前，我再重複說一遍，地方上的政權，必須將地主的土地攫取過來，而且他們必須經過大多數的決議和有組織地來作到這一點。如果報紙空喊，彷彿在俄羅斯正在混亂不堪，那是不對的！它是不對的，因為：在鄉村中，現在比較以前是存在着更良好的秩序，這是因為諸種決議都是經由大多數表決的；對於地主的暴行差不多是沒有的；對於地主的非公以及暴力的案件，是極少的；在事實上，這類案件的數目，簡直是微不足道，拿整個俄羅斯來說，這個數目是不會超過素常所發生的暴力案件的數目的。

我現在且來講一講另一個議論，這個議論我曾經聽到過，並因跟立即將土地轉交給農民一事相聯繫，曾在我黨的報紙『真理報』上，加以分析☆。

這種議論認為，如果勸告農民立即無代價地把

---

☆ 係指列寧『論「擅自奪取」土地』一文（此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三九六頁），曾登載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日（五月二十日）『真理報』上。——編輯部註

地主土地奪取在自己的手裏，那末，這將要引起前綫上兵士的不滿、煩悶、憂懼、甚至憤懣的情緒，他們會說：『如果農民在現在，當我們正在前綫上的時候，就來奪取土地的話，那我們就不會得到什麼土地了。』也許兵士要離開前綫，造成混亂與無政府狀態。對於這種議論，我們的回答是：這種反對的意見，並未涉及基本的問題；因為無論在那一種場合，不論土地是經跟地主訂立協定，支付代價而取得的，或者是經大多數農民的決定而取得的，只要戰爭還延續着，則兵士們都要留於前綫之上，自然，他們留在前綫之上，便不能轉回到他們的鄉村中去了。在前綫上的兵士爲什麼不害怕，地主在自願協商那種口實之下，會加以不利的條件，而他們爲什麼又要害怕，農民經大多數的決定而反對地主這回事呢？這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情！爲什麼在前綫上的兵士倒會信任地主，信任與地主進行的『自願的』協商呢？這種話由地主以及資本家的政黨口裏道出，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說這是在前綫上的俄國兵士底觀點，則我是完全不能置信的。如果

事情是與地主進行『自願的』協商的話，那末兵士是不會把它視作良好的秩序的，他對之絕不會具有任何信任的；他毋寧會想到，地主統治之舊的混亂狀態是又在繼續了。

如果有人告訴兵士說，土地的轉交於人民之手，地方上的農民將租用這些土地，把租金不是交諸地主，而是交給他們的委員會，用以謀公共的幸福，用以爲前綫上的兵士謀福利，而不是給地主謀利益——如果兵士知道這一點的話，他是會具有更大的信賴心的。如果這一點是經由大多數決定的話，那末在前綫上的兵士就會知道，此後再不會與地主進行什麼『自願的』協商了，而地主也就是具有與其他人同等權利的公民，沒有任何人想要去傷害他們了。土地將屬於全體人民所有——這就是說，它也將屬於地主所有，但不是根據於貴族底特權，而正如屬於每一個公民所有一樣。自沙皇政權被推翻之日起——沙皇乃是最大的地主與羣衆底壓迫者——，地主便不得再擁有任何的特權了。自自由建立的一瞬間起，地主底政權就必須視爲業已永

遠地被推翻了。從這個觀點看來，在前綫上的兵士是不會失去任何東西的；相反地，他對於國家政權將具有更大的信心，對於他的家庭的命運，將具有一種寧靜的自信，知道他的家庭將不會再忍飢受寒，而他們也再不會居於無人照拂之境了。

此外，瞄準我們的提議而予以反對的，還有另一種議論。這種議論認為，如果農民立即就來奪取地主的土地，那末，這種如此倉促而又極少準備的奪取，其結果，將可能使土地的耕耘與播種蒙受到損害。我在此必須指出，大多數人底政權，一個全國的政權，至今尚未建立起來；農民對於他們自己還沒有具備着足够的信賴心，並且他們對於地主和資本家也還沒有失去信任；我認為，我們正在一天天地愈益接近這一點，每日每時農民都在失去他們對於舊的國家政權的信賴，並正在開始認識到，俄國政府，應由農民、兵士與工人之當選的代表構成之，而不是由任何別的人構成之。我認為，我們之所以一天天地愈益接近這一點，並不是因為有某些政黨正在勸告人們這樣做；因為千百萬的人民，是

絕不會傾聽政黨底勸告的，如果那種勸告，和他們從其自身的經驗中所學到的東西並不符合一致的話。我們正在迅速地接近於這樣的時代，這時，除掉工農所選舉的代表底政權之外，在俄羅斯將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政權存在了。而當有人告訴我說，立即奪取土地一事，將會招致土地耕作以及播種惡劣時，那我必須承認，由於其被蹂躪的境況以及地主之長期壓迫的結果，我國的農民確是把他的土地耕種得很壞的。自然，在俄羅斯，現時正在流行着一種可怕的危機，正如在一切交戰國一樣；而除非將土地耕種得更好，並最大限度地節省人類勞動之外，是不能有任何別的辦法把俄國拯救出來的。但是，難道與地主進行『自願的』協商，在目前，在第一次的播種期中，能夠改變任何東西嗎？這是什麼話呢？如果農民知道他們種的並不是地主的土地，而是全體人民的土地，他們把款項並不是交與地主，而是交到他們自己的農民基金中去時，難道地主更會留心土地的耕種，而農民却會把土地耕種得更壞些嗎？這是如此荒謬的言論，以致我每次聽

到此種議論時，都不勝駭異之至；這種話是完全不能令人置信的，它不外是地主們所弄的一套陰謀詭計罷了。

地主們現已理解到，他們再不能藉鞭笞統治下去了，他們對於這一點，現在理解得很透澈，他們正在採用一種統治底方式，這種方式對於俄國說來還是一種新奇的東西，但是它在西歐却已存在很久很久了。至於再不能藉鞭笞統治下去這件事情，在我國已由兩次的革命予以表明，而在西歐，則這一點已由好幾十次的革命所表明了。這些革命教導了地主和資本家；這些革命教導了他們，應當用欺騙和阿諛來統馭人民；這些革命教導他們，他們必須善於適應，用紅色的徽章飾在他們的外衣上，並——雖然他們乃是寄生蟲——宣稱：『我們乃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啊，請稍許等待一下吧，我們會為你們做一切事情的。』所謂如果農民耕種的不是地主的土地，而是全體人民的土地，則農民會把土地種得更壞些這種議論，乃正是向農民開玩笑，乃正是想以欺騙來保持他們對於農民的統治的一種企

圖。

我重複說一遍，地主的土地絕不容其再事存在。佔有還不是所有權；佔有乃是一種暫時的措置，並且佔有每年都是在變更着。一個租用一塊土地的農民，並不敢就把這塊土地視為歸他自己所有。這土地並不是他的，也不是地主的，而是人民的。我重複說一遍，今年、今春田地的播種，並不會因此而變壞的。上述的預測竟是這樣地怪異和這樣地使人難以置信，以致我所能告訴你們的只是：謹防地主吧，不要信任他們，你不要讓自己為甘言、媚惑與諾言所欺騙。要記住，大多數農民意決——在他們決議時，這些農民是很慎重其事的——，便是一種合法的決議，並且是全國性的決議。在這一方面，人們對於農民是可以信賴的。舉例言之，我這裏有奔薩農民意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從第一點起至最後一點止，都是浸透着極端慎重的精神的；農民並不是要在全部俄國立即進行改革，但是他們却不願使自己去遭受不能忍受的奴役，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對的。最大的奴役，便是地

主加諸農民的奴役，而這依然不外是擁有土地者、壓迫者加諸農民的奴役而已。因此，這種奴役底消除，連一星期，或甚至一小時都再不能延遲了。但是任何奪取，都必須是一種有組織的奪取，這種奪取絕不是作為私有財產，為了瓜分的目的，而僅僅是爲了共同使用全體人民共有的土地這種目的罷了。

我可以用下面的回答來結束這個關於奪取的問題，這就是說，就地主與資本家方面而言，他們對於我們的提議的反對意見，是基於欺詐的，而就非地主與非資本家而言，就那些願意保護勞苦羣衆利益的人們而言，則他們的反對乃是基於誤解以及過分地信任了資本家與地主造謠中傷我們的鬼話。如果把我們的立論作一分析，那你們會發現，立即廢除地主土地私有權的公正要求，以及將土地所有權交給人民的公正要求，在中央國家政權集議以前，是不能夠實現的；但是我們却最着重地勸告要立即將各個地方上的土地佔有權交給農民，但不允許對秩序有任何最微小的違犯之處。我們把這個勸告也載在我們的決議之中；這個勸告可能是多餘的，因

爲沒有這個勸告，農民也會實行這一點的。

我現在來講第二個問題，一個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問題，這就是當土地已成爲全體人民的財產之時，當私人的所有權已被廢除之時，就勞苦羣衆的利益說來，最需要的和最好的處置土地的方法，究竟是什麼呢？這種時刻在俄羅斯已迫在眉睫了。在事實上，地主底權力即使還沒有消滅，但已被損傷了。當土地掌握在一切農民之手，並且當地主已不存在時，應當做什麼呢？土地應如何加以分配呢？在我看來，我們必須在這個問題上建立一個某種一般的觀點，因爲，自然，土地的處置，在地方上將總歸是農民手裏的事情。在民主的國家裏，是不能不如此的，這一點已是這樣地明顯，討論它簡直是多餘的事情了。但是，當問到必須要怎麼辦然後才能使土地爲勞動者享用時，我們就回答說，我們的願望是在於要堅持工資勞動者（僱傭工人）與貧農底利益。這一點，我們俄國布爾塞維克社會民主黨認爲乃是自己的責任之所在。我們試問：當人們說，土地將轉交於人民之手，那末，這種說法和土

地將轉交於勞動者之手那種說法，是不是同樣的呢？我們的回答是：不，這並不是同樣的！當人們說，土地將轉交於人民之手，它的意思就是說，地主的私有財產將要被廢除了；這就是說；全部土地將屬於全體人民所有；這就是說，每一個取得土地的人，都是從全體人民那裏租來的。如果這樣一種制度建立起來的話，那末這就是說，在土地佔有上的一切差別也都將消失了，一切土地將都處於同等地位之上，如像農民所經常說的那樣：『對於土地之一切舊的劃分和柵籬，都將蕩然無存；土地將「解圍了」；所存在的將是自由土地與自由勞動。』

然則這是否就是說，土地是轉交於一切勞苦者之手呢？不，並不是這樣的意思。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自由的勞動，這意思就是說，一切舊的土地佔有形態都已經被廢除了；這就是說，除掉作為整體的國家有土地所有權之外，再沒有別的土地佔有制了；這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從國家那裏租得土地；這就是說，這是一個一般的國家政權，即一切工人與農民政權；這就是說，只有農民，作為一

個佃農，來從這個政權租得土地；這就是說，在國家與農民之間，已沒有什麼居間人存在了；這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以平等的地位上來租得土地的；這就是所謂在自由的土地上之自由的勞動。

這意思是不是說，土地是轉交於一切勞動者之手呢？不，並不是這樣的。你是不能把土地吃下去的；要經營土地，就必需要有農具、牲口、農耕附屬物、金錢；沒有農具，又沒有錢，是不能從事耕作的。因此，當你們建立起一種在自由的土地上之自由的勞動這種制度時，那時再不會有任何地主佔有制，再沒有任何土地種類的區分了，所有的只是土地將成爲全體人民底財產，自由的佃農將從國家那裏租得土地。當你們建立起此種制度時，這並不是說，土地已被轉交於一切勞動者之手；這只是說，每一個農民將能自由地處置土地罷了；任何人想使用土地的話，那他就可以自由地從國家那裏取得土地了。和沙皇的、地主的俄國比較起來，這一點將是一個偉大的進步。這將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因爲地主的、沙皇的俄國，乃是一個把七〇、〇〇

〇、〇〇〇俄畝土地，交給三〇、〇〇〇個馬爾柯夫之流、羅曼諾夫之流、以及與之相似的地主的俄國；因為這將是這樣一個俄羅斯，在其內則將出現在自由的土地上之自由的勞動。這一點，現在在許多地方上已經實行了。和沙皇的地主的俄國比較起來，俄羅斯現在已經前進一步了，但是，這還不是等於將土地交給勞動者；這只是說將土地交給耕者而已，因為將土地屬於整個國家所有，凡願意種地的人們都可拿土地去耕種，這一點還是不夠的，單有耕種的願望是不夠的；能力是必需具有的，而且甚至能力也還是不夠的。每一個僱農和每一個農民都具有能力；但是，他却沒有具備必需的牲口、農具和資本，因此，不論你決定怎樣辦，也不論你說些什麼，總之我們將不能由此來建立在自由的土地上之自由的勞動。即令我們在每一個鄉鎮行政區中都張貼起佈告，宣佈土地是自由的，但是事情並未因此改善而有利於勞苦者，正如在西歐各共和國中的監獄門口寫着『自由、平等、博愛』，而監獄並未因此而停止其為監獄一樣。假使我們也把『自由、

平等、博愛』這種題銘，刻到一個工廠上去，如像在美國所作的那樣，那末這個工廠也絕不會因此而對於工人就停止其爲地獄，對於資本家就停止其爲天堂的。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就必須想到下一個步驟：如何獲得比自由勞動更多的某些東西，——自由勞動乃是前進了一步，但是它還不是一個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步驟，它是向着從地主底掠奪下、從地主底剝削下解放出來的一個步驟，是向着從馬爾柯夫之流，從警察等等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一個步驟；但是它却不是向着保護勞動者利益的一個步驟，因為沒有牲口，沒有農具，沒有資本，則窮困的和無財產的農民，是不能夠對土地加以利用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對於所謂兩種尺度，或兩種標準——勞動標準與食物標準——問題抱着莫大懷疑的態度的原因。我知道，民粹派的政黨總是經常在爭辯和解釋這些標準。我知道，這些政黨都是站在必須建立這兩種標準、這兩種尺度的觀點之上的，這就是：一爲勞動標準，即多於此而一個家庭就不能夠耕種的

土地數量，一為食物標準，即是少於此而有發生飢餓之虞的土地數量。我說，我對於這個標準或尺度的問題是抱着莫大懷疑態度的；我認為，它乃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計劃，這種計劃是不能夠帶來任何利益的，它是完全不能夠實現的，即令你就在這裏決定這個計劃，也還是無益。事情底本質，就在這裏。這個計劃，對於僱傭工人和貧農，不能夠予以多大的救助。只要資本主義還統治着一天，那末這個計劃——即使你們接受它的話——將終久只是一個紙上的計劃罷了。這個計劃是不會幫助我們找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的。

當人們說到這兩種尺度、這兩種標準的時候，他們是這樣設想的，就是彷彿只有土地和公民是存在的；似乎除此以外，在世界上任何別的東西都是不會再有了。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那末這個計劃也就是一個好計劃了。但是事情却不是這樣的。所存在着的乃是資本底權力——貨幣底權力，沒有貨幣，即使是在最自由的土地上並用着你所喜歡的任何『尺度』，也不能有所經營，因為只要貨幣還存

在一天，則僱傭勞動亦將存在一天。這就是說，富農——在俄羅斯，他們為數不下一百萬戶——將壓迫和剝削僱傭工人，而且甚至將在『自由的』土地上壓迫他們。這些富農將經常地——不是出乎例外，而是照例地——僱用工人，年工、季工、或日工；這就是說，他們將經常地剝削貧農，剝削無產者。而與此並行的，便是千百萬沒有馬的農民，這些農民除掉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之外，除掉作季候性的工作以謀生等等之外，他們是無法生存的。只要貨幣底權力保存一天，則不論你建立了什麼『標準』，這些『標準』至多也還是不適於實際的應用，因為這些『標準』不會估計到一個重要的因素，這就是農具、牲口與貨幣底所有權是分配得不平均的；它們不會估計到以下這個事實，即僱傭勞動還存在着，而僱傭勞動是終不能免於剝削的。這一點乃是俄羅斯今日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個事實是不能迴避過去的，即使我們建立了什麼樣的尺度，則生活還要避開它們的，它們仍將是成爲紙上的尺度而已。這就是爲什麼在俄國此次最偉大的

改革當中，爲了保衛沒有財產的和貧苦的農民底利益起見——這個改革你們現在正在進行着，而且無疑地將能貫徹執行之，在這個改革當中，土地的私有權將予以廢除，而採取一種便於接近更好的將來、社會主義的將來的步驟——在這次改革當中（這次改革，你們還只是剛剛開始，但是它將深入展開下去，因爲沒有任何力量是能夠阻止它的），爲了保衛工人與貧農底利益起見，是不能用規定標準或尺度的方法去進行的原因。在此，必須要尋求另一種不同的方法。

我以及我在黨內的同志們——我榮幸地在此能代表黨發言——，我們只知道這樣兩種保衛農業僱傭勞動者與貧農底利益的道路。這兩種道路，我們舉薦給農民蘇維埃予以注意。

第一個道路，就是要組織農業僱傭工人和貧農。我們希望並且勸告，在每一個農民委員會，在每一個鄉鎮、縣與省中，都要成立一個農業僱傭工人與貧農之單獨團體或單獨的集團，這些農民，應詢問一下自己：如果土地在明天就成爲全體人民底

財產——而且土地不可避免地將成爲全體人民底財產，因爲這乃是人民所希望的，那末，我們將要作些什麼呢？我們這些沒有牲口或農具的人們，將從何處來得到這些東西呢？我們將如何去耕耘土地呢？我們應如何保護我們的利益呢？我們應如何注意使土地——當它成爲全體人民底財產之時——不至於僅僅落到僱主的手裏去呢？如果土地竟然落到那些擁有足夠的牲口和農具的人們手中的話，那末我們是否會得到好多利益呢？我們究竟是爲的什麼才幹這一偉大的改革呢？難道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嗎？

土地將屬於『人民』所有，但是這一點還不足以保護農業僱傭工人的利益。主要的方法，並不在於自上而下地，或者是通過一個農民委員會，在這裏來建立一個單獨擁有土地數量之『標準』。只要資本還統治一天，那末這類辦法和措置終是無益的；這些辦法和措置，絕不能把我們從資本主義底統治下面拯救出來，爲了從資本主義桎梏之下解放出來起見，爲了使全體人民的土地轉到勞動者之手

起見，只有一個基本的方法是可行的，這就是把農業僱傭工人組織起來，這些工人將以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自己的觀察、他們對於寄生者告訴他們的話的不信任——即令這些寄生者裝出一副盛情大德的面貌，並以『革命的民主派』自命，也還是無益——為指導。

只有地方上的獨立的組織，只有親身的經驗，才能使貧農學會這一點。而這種經驗並不是容易的，我們不能、而且也不會允諾此理想的樂土。不，地主將會被推翻，因為這乃是人民底意志；但是資本主義將依然存在。資本主義之被顛覆，將遠較此為困難，其顛覆將經由不同的道路以達成之。這個道路，就是農業僱傭工人與貧農之單獨的和獨立的組織。

這就是我們的黨所提議的第一點。惟有這條道路，才有希望作到將土地逐漸地、不容易地、然而確實地真正交給勞動者。

我們的黨所舉薦的第二個步驟，就是把每一個大的農場，例如每一個大的地主的田產——在俄羅

斯，其數達三〇、〇〇〇個之多——，都須儘可能迅速地組成爲模範的農場，以便農業工人與農業學家，應用地主底牲口、農具等等，共同地經營、耕植。如果沒有在農業工人蘇維埃底領導之下的這種共同耕作的辦法，我們便無法達到將全部土地交與勞動者。自然，共同的耕作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自然，如果某人幻想這樣的共同耕作，能够自上而下地以命令強迫實行，那就是發瘋；其所以如此，就是因數千年來從事個體經營的習慣，是不能立刻消除的；因爲要達成這個目的，還需要錢；因爲這裏還要求對於生活之新的基礎予以適應。如果這種關於共同耕作，公有農具，公有牲口，應用最好的工具，並有農業專家協助的勸告和意見——如果這種意見只是政黨底虛構的話，那就壞事了，因爲人民生活的變革，是絕不能由一個政黨的勸告來完成它的，因爲千百萬的人民，絕不會僅僅由於政黨的勸告而從事革命的。而上述的這種變革，較之推翻庸懦的尼古拉·羅曼諾夫，將是一種更大的革命了。我重複說一句，千百萬的人民是不會在他人命

令之下進行革命的，而是在窮困已達絕望之時，是在人民的處境已至不能忍受之時，是在千百萬人民之普遍的壓力與決心已粉碎一切舊的區分，並真正能夠創造一種新生活時，他們才會起而進行革命的。當我們推薦這種辦法，勸告此舉必須謹慎地加以進行，並宣稱它已日益顯得必要時，我們並不是從我們的綱領中、從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學說中推知這一點的，我們之所以能夠得出這個結論，乃只是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曾經研究了西歐人民的生活。我們知道，在西歐曾經發生了許多次革命，這些革命曾經創造了民主共和國；我們知道，在美國，於一八六五年奴隸主曾被擊敗了，由是幾萬萬的土地會無代價地，或幾乎無代價地分配與農民；可是雖然如此，資本主義依然在那裏和別處一樣地統治着，而且其壓迫勞動羣衆的程度，也正如——如果是不甚於的話——其他國度之情形。正是這種社會主義的學說和對於其他人民的觀察，曾經使得我們堅決相信：除非土地是由農業勞動者應用最好的機器、並在經過科學訓練的農業專家的

領導下面，從事於共同的耕作，否則便無法從資本主義桎梏之下解放出來。可是，假如我們僅只是根據西歐各國的經驗的話，那末我們在俄國的事業勢將令人可慮，因為俄羅斯人民，只有在可怕的窮困底場合發生時，他們才能够在走向新的道路上採取嚴重的步驟。我們說，這樣的時候已經到來了，可怕的窮困正在向全體俄羅斯的人民叩門召喚。這種可怕的窮困就在於以下的事實，即是要繼續依照舊的方式從事耕作，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如果我們繼續像過去一樣地在我們的小塊農地上從事耕作，即令是自由的公民在自由的土地上從事耕作，那我們依然會遭遇到不可避免的毀滅，因為經濟的凋敝，已在一天比一天、一小時比一小時更加劇烈地岌然出現了。人人都在談論着這一點；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並不是由個別人底惡意所引起的，而是由全世界的侵略大戰，由資本主義所引起的。

這次戰爭毀滅了大量的人民；整個世界都浸透在血泊之中；全世界已被戰爭帶到毀滅底邊沿了。

這絕不是誇大之詞，任何人對於將來都不能予以担保；每一個人都是承認這一點的。試一閱工兵代表蘇維埃底『消息報』吧；每一個人都在那裏說，資本家正在援用意大利式的罷工及僱主同盟罷業的手段。這就是說，各處已經無工可作了，資本家正在整批地大量地解僱工人。這就是這次罪惡的戰爭所招致的事態，不僅是在俄羅斯，而且在一切國度中都是一樣的。

爲什麼我們說，在個別地塊上的經營——即令它是『在自由的土地上之自由的勞動』——，它不能在可怕的危機中提供出一條出路，並無法避免普遍的毀滅，其原因即在此。須要實行普遍的勞動服務，並且還需要大大節用人類的勞動。需要建立一個非常強大和鞏固的政權，這個政權要能夠實行這種普遍的勞動服務。官僚是不能實行這種普遍勞動服務的；只有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才能實行它的，因爲它們就是人民自身，它們就是人民大眾自身；因爲它們並不是一個官僚主義的政權；因爲它們澈頭澈尾地懂得農民生活，能夠建立勞動服務，就能够

爲人類勞動建立防護物，以便農民底勞動不致浪費，因而得以逐漸地、縝密地過渡到共同的耕作。這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但是在大的模範農場上採取共同的耕作，是非常必要的；不如此，便不能跳出那俄國現在所遭受的經濟破壞，就不能跳出那俄國現在所處之真正絕望的境地。如果某人認爲，人民生活中如此偉大的改革，能够一蹴而成，那便將鑄成最大的錯誤。不，這種改革需要巨大的勞動，它要求每一個農民和工人，在各自的地方上，在他所最擅長的工作中，在他曾經從事了許多年的生產部門中，付出他的努力、決心和精力。這樣的事情是不能以命令來完成的；但是它又必須完成的：因爲這次掠奪的戰爭已將整個人類帶到毀滅底邊沿了，因爲千百萬的人民已在這次可怖的戰爭中死亡了，而且，如果我們不盡一切力量、如果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底一切組織不採取共同的堅決的行動，以爭取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地共同耕種土地一事之實現的話，在這次可怖的戰爭中還要死亡更多的人的。唯有這條道路，才能達到將土地真正地交與勞動者。

# 論建立俄國農業工 人工會的必要

## 第一文

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必須提交目前正在彼得格勒開會的職工會全俄代表會議討論。這就是組織全俄農業工人工會的問題。

俄國底每一個階級，都組織起來了。但是那個最受剝削、生活得最苦、分散得最厲害和最受踐踏與壓制的階級——俄國農業工資勞動者階級——，看起來倒似乎被忘記了。在某些非俄羅斯的邊疆地區，例如在拉脫維亞區，存在有農業工資勞動者底組織。但是在絕大多數大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省份中，却還沒有農業無產階級底階級組織。俄羅斯無產者先鋒隊，產業工人職工會底偉大的和無條件的

責任，就在對他們自己的弟兄、對農業工人加以援助。組織農業工人具有着很大的困難，——這是顯然的事情，一切資本主義國度的經驗都證實這一點了。

因此，最可能迅速地和盡可能奮力地利用目前在俄羅斯所存在着的政治自由，立即建立起全俄農業工人工會，乃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職工會代表會議，正是能夠、而且必須擔負起這種任務的團體。正是現時出席這次代表會議的具有較高度經驗的、更加發展了的和具有更大的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代表們，能夠而且必須對農業工人發出一種呼聲，號召他們參加到獨立組織起來的無產者行列中來，參加到他們的職工會行列中來。正是在工廠中的工資勞動者，他們自己必須首先創始和發端，利用散佈於全俄羅斯的職工會底核心組織、團體和分部，以喚起和鼓舞農業工人從事獨立的生活，鼓舞他們積極地參加到為改善其生活情況的鬭爭中來，並為保衛他的階級利益而戰。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甚至在目前流行的意見，

確是認為，正在目前這種時刻，農民在整個俄羅斯都組織了起來，宣稱廢除土地的私有財產制和土地的『平等』使用，這種時刻，成立農業工人職工會是不合時宜的。

但是事情恰恰與此相反。正是在這樣的時期，其成立才是特別適合時宜的和刻不容緩地必要的。那些具有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的人們，都不能懷疑以下這個論題底正確性，這個論題是由布爾塞維克所提議，在一九〇六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斯託哥爾姆代表大會上，經孟塞維克所通過的；從那時以來，它一直併入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綱領中。那個論題是這樣寫着的：

『黨在一切情況下面，而且不論民主的土地改革底情況如何，其任務都將是毫不動搖地力求成立鄉村無產階級之獨立的階級組織，向鄉村無產階級說明它的利益與農民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不可調和的對立性，警告它為小經營所誘惑；這種小經營，在商品生產存在之下，是絕不能將羣衆底貧困廢除掉的；最後，黨將向

它指出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必要性，認為這是消滅一切貧困與一切剝削之唯一手段。』

沒有一個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沒有一個職工會的會員，是不承認這些論點底正確性的。這些話之具體的實現，就農業無產階級之獨立的階級組織這一點而言，乃是職工會底職責之所在。

我們希望，正是在這種革命的時期，即在一般勞苦羣衆中間，而尤其是在工人中間，生動地表現出他們欲主張自己的權利和地位，爲他們自己打出一條道路，不允許不經工人自己對於勞動問題之獨立的解決、而從事新秩序的建立之時，當他們表現出他們這種摯誠的企圖的時候，在這種時期，職工會將不會限制在他們狹隘的行會利益底範圍之內，將不會忘掉他們的較爲軟弱的兄弟們——農業工人，而將盡一切力量，用組織起一個俄國農業工人工會的方法，來援助他們。

在下文中，我們將試圖指出在這一方面所要作的一些實際的步驟。

## 第 二 文

在上文中，我們論述了俄國農業工人工會問題之原則上的意義。現在，我們就來講這個問題底某些實際方面。

俄國農業工人工會，應當包括一切主要地、或者是大部份、或者甚至是部份地從事於農業經營的工資勞動者在內。

至於將這樣的工會，再分為純粹的農業工人工會，與只是部份地是工資勞動者的工人工會，這一點究竟是否必要，經驗自將予以表明。但不論在那一種場合，這一點都並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之點是在於：一切出賣他們勞動力的人們，其根本的階級利益，乃是共同的；因之，一切既令是依靠受僱於『他人』來部份地解決其生計問題的人們，把他們團結在一起乃是絕對重要的事情。

城市中、工廠與作坊中的工資勞動者，是由千百萬的綫索和農村中的工資勞動者聯繫在一起的。前者對於後者的號召，一定能夠得到響應的。但是

僅僅只是一種號召，是不夠的。城市的工人，擁有更多得多的經驗、知識、款項和力量。應當把這種力量底一部份捐出來，用於援助農業工人的興起上面去。

必須指定一個日期，一切有組織的工人在這一天所得的工資，都須捐助於發展和增強城市與鄉村工資勞動者之間的團結的事業上去。這個款項底一定部份，則必須完全用於由城市工人幫助農業工人底階級組織的事業。這筆基金，必須用來支付以下的各種費用，如出版一系列通俗的傳單，在最初時期至少須辦一種農業工人週報，以及至少派遣少數宣傳鼓動家與組織家到鄉村中去，以便在各個地方上手立即成立農業工資勞動者工會等等。

惟有這些工會之自身的經驗，才能幫助找到這些工會進一步發展底可靠道路。每一個這樣的工會之第一個職責，必須是改善那些在農業經營中出賣其勞動力的人們底生活情況，獲得更高的工資，更好的住屋，更好的食物等等。

我們必須宣佈極堅決的鬭爭，以反對這種偏

見：彷彿土地私有財產制之立即廢除，一定能够『將土地給與』每一個農業工人和僱農，能够顛覆僱傭勞動在農業中的根基本身。這是一種偏見，而且是一個極端有害的偏見。土地私有財產制之廢除，乃是一種偉大的、而且毫無疑問地是進步的改革，這種改革無疑問地是適合於經濟發展底利益和無產階級底利益的，每一個工資勞動者都將以他的全身心來援助這種改革，但是這種改革，却絕不能廢除僱傭勞動。

土地是不能够吃下去的。沒有牲口、農具和種子，沒有存糧和錢，要耕種土地乃是不可能的事情。信賴這種『諾言』——無論來自何人——說，在鄉村工資勞動者在獲得牲口、農具等等上面將會得到援助，這是一種最壞的謬見，最不可饒恕的天真。

每一種職工會運動底基本法規，它的第一條戒律，必須是：不要信賴『國家』，而只能信賴自己的階級底力量。國家乃是統治階級底組織。

不要信賴諾言；而只能信賴自己階級底團結與

階級覺悟底力量。

因此，農業工人工會底任務，應當是僅是要爲了改善一般工人底情況而戰鬪，而且特別是要爲了在日益迫近的偉大的土地改革中保護他們作爲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戰鬪。

『僱農必須處於鄉鎮委員會底支配之下』——富農與社會革命黨人常常這樣說。而農業工資勞動者階級底觀點，則恰恰與此相反：鄉鎮委員會必須處於『僱工』底支配之下！這一種對比，顯著地表明了僱主的地位與工資勞動者的地位之間的區別。

『土地必須屬於全體人民』。這是正確的。但是人民是劃分爲各個階級的。每一個工人都知道、看到、感覺到和體驗到這個真理，這個真理被資產階級有意地抹殺，而且被小資產階級所經常忘懷。

對於單獨的窮人，是沒有任何人會予以幫助的。任何『國家』，都不會幫助農村的工資勞動者、僱農、日工、貧農、半無產者——除非他們自恃自助。而在這一方面的第一個步驟，則爲建立農業無產階級之獨立的階級組織。

我們希望，職工會全俄代表會議將會最奮力地致力於這種事業，將對整個俄羅斯發出它的號召，並向着鄉村的無產者伸出它的援助的手，伸出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先鋒隊之强有力的手來。

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與八日（六月二十四日與二十五日）

## 農民是怎樣而且爲 什麼被欺騙的？

我們知道，當全俄國農民代表來到彼得格勒舉行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會議時，社會革命黨人和政府方面，都允諾他們，土地的買賣即將加以禁止。

皮烈凡采夫部長，在最初的確曾有意實行這個諾言，他曾經發出電報，命令停止關於土地買賣的一切交易。但是後來，誰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出來干涉了，而皮烈凡采夫部長就從公證人那裏撤回了他的電報，這就是說，他又重新認可了土地的買賣。

農民於此變得不安起來了。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他們甚至還曾經派了一個特別的代表團到政府那裏去。

人們安慰了農民，勸解了農民，正像人們勸解

小孩子們一樣。人們說服他們，使他們相信，政府即將頒佈法律，以禁止土地的買賣，皮烈凡采夫底臨時命令之所以『稽延』未行，『只是』爲了頒佈這樣一項法律的緣故。

社會革命黨人安慰了農民，使他們安靜下來，他們用這樣的諾言餵了他們。農民相信了他們。農民安靜下來了。農民回到他們的鄉村去了。

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過去了。

在七月七日（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只是七月七日——六月二十四日）報紙上出現了這樣的消息，謂車爾諾夫部長，社會革命黨底領袖，爲禁止土地的買賣事，曾經向政府提出了一個議案（還只是一個議案而已）云云。

在七月十二日（六月二十九日）這一天，報紙上公佈了國家杜馬在七月十一日（六月二十八日）所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的消息。據『論壇報』（這是屬於那在臨時政府中佔據多數的一個黨\*的

---

\* 係指資產階級的『人民自由黨』而言，一般稱爲『立憲民主黨』。

——編輯部註

報紙)所載，在這次會議上羅強柯先生『在其結語中，曾經因政府之新的』（哦，是的，極端新的，新到極點的！）『措施而講到土地交易的問題』。

『他堅稱：如果土地的交易被禁止了，那末土地將失去它的價值』（對誰人失去了價值呢？顯然是對於地主啊！但是農民却要把土地從地主那裏奪取過來！），『借款的一切抵押品將會貶抑其價值，而土地佔有者』（是先前的土地佔有者啊，羅強柯先生）『於此勢將完全被剝奪了他們的信用貸款。土地佔有者將用什麼款項——M·V·羅強柯先生問道——來向銀行償還他們的債務呢？在絕大多數的場合，這些債務都是已經過期了的，而這項議案必將導向下列的情況，即根據法律、不經公賣，立即取消土地所有權。』

『M·V·羅強柯先生有鑒於此，特向該會議提議，委託臨時委員會考慮這個問題，並力圖阻止這個法案的通過，認為這個法案將致國家——而不是致土地的私有權——於死命。』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那隻『看不見的手』

已經可以看見了！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聯合政府之『巧妙的機構』及其近於社會主義者的部長們，已由這位老爺——這位前屆國家杜馬底前任主席，這位先前的地主，絞刑吏斯托雷平底這位先前的心腹，奸細馬林諾夫斯基底這位先前的保護人——羅強柯先生所揭穿了！

即令我們假定，現在，這位羅強柯先生竟如此愚蠢地率然說出和洩露了多於他所應當說的話，而這項禁止土地買賣的法律終究要頒佈的。終究啊！

但是，整個的問題並不在此。問題的要點是在於，這個鮮明的實例可使我們懂得，並且幫助農民羣衆懂得，農民是怎樣被欺騙的，而且爲什麼他們會受到欺騙的。因爲事實總是無可置辯的，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農民是已經受騙了，因爲在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上允諾他們要立即履行的，並沒有立即履行。

農民是怎樣被欺騙的呢？他們是安心和滿足於那些諾言了。這便是世界上一切聯合政府——就是說，爲社會主義底叛徒所參加的一切資產階級內閣

——所使用的『巧妙的機構』。在這些內閣當中，那些先前的社會主義者，竟充作——他們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並不關重要——資本家用以欺騙羣衆的工具。

爲什麼農民會被欺騙的呢？因爲這些欺騙底工具，社會革命黨人——我們是就最有利於他們的假定而言的——自己，不曾理解到現今俄國行政中階級統治與階級政策之巧妙的機構。社會革命黨人竟爲空談所誘惑。但是在事實上，正如羅強柯『事件』所顯著地證明了的一樣，俄國是由兩個集團底集團，是由兩個聯盟底聯盟所統治着的。

一個集團就是立憲民主黨人與保皇派地主底集團，其中以羅強柯先生佔着第一把交椅。這個集團已作爲一件政治上的事實，出現於整個俄羅斯之前，它已由彼得格勒選舉期間，一切黑色百人團的報紙，一切比立憲民主黨還右的報紙一致擁護立憲民主黨人一事所證實了。由於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之助，這個集團在政府當中佔據了多數。這個集團遲滯了關於土地交易——土地買賣之禁止；這

個集團是擁護和援助地主與廠主同盟歇業者資本家的★。

第二個集團，就是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底集團，這個集團是以空洞的諾言來欺騙人民的。斯柯比列夫與策烈鐵里，皮舍霍諾夫與車爾諾夫，都曾作了一大堆諾言。作出諾言，本來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社會主義的』部長們用諾言欺騙人民的方法，在世界上一切先進國度中都曾經試用過了，而且在所有一切的地方，都歸於失敗了。俄國底特點便是：由於國內革命形勢之存在，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底這種失敗，將比一般的和通常的場合，來得更加劇烈和更加迅速些。

讓每一個工人和每一個兵士，都來運用這個實例——這個實例對於農民是特別具有教益的——，來向農民們解釋，他們是怎樣而且爲什麼被欺騙的。

---

★ 列寧稱俄國的資產階級爲廠主同盟歇業者資本家，這是因爲在一九一七年，他們曾力圖用擾亂產業和關閉工廠的方法，來建立他們的公開的專政。

——編輯部註

吧！

不是與資本家結成聯盟，而是只有與工人結成聯盟，農民始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一日）

## 農民和工人

在九月一日（八月十九日）第八八號『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新聞報』上，曾登載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這篇文章，應該成爲本黨每個和農民接觸的宣傳員和煽動員手中、以及每個派往鄉村工作或與鄉村接觸的覺悟工人手中的主要文件之一。

這篇文章，『是一個模範的委託書，它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出席彼得格勒第一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所提出的二四二個委託書，而編成的。』

萬分希望農民代表蘇維埃，能够盡可能公佈關於這些委託書的更詳盡的材料（如果已經不能把它們全部公佈的話；自然能全部公佈更好）。例如，特別需要一個省、縣、鎮等等的完全的名單，指出在每地提出了多少委託書，說明起草和提出的時

間，至少對於其中的主要要求，要作一種分析，以便可以看到，各個區域在各點上的差別是否顯著。例如，農戶領有土地的與公社領有土地的區域，大俄羅斯的與其他民族的區域，中央以及邊陲的區域，沒有農奴制的區域等等，他們在廢除全部農民土地私有權，按期重新分配土地，禁止僱傭勞動，沒收地主的農具牲畜等等問題的提法上，有什麼分別。如果沒有這樣詳細的材料，那末，對於農民委託書底非常寶貴的材料，要作科學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力求用全力去對作為我們政策基礎的那些事實作科學的研究。

在委託書彙錄中（我們將這樣來稱呼『模範的委託書』），現在還沒有證明出裏面有什麼事實上錯誤的地方，因為我們沒有更好的材料，所以它就成為這種材料的唯一材料；我重複說一遍：這種材料，本黨每個黨員，應該各有一冊。

這種委託書彙錄的第一部是講一般的政治狀況，政治上的民主的要求；第二部是講土地問題（我們希望，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或其他人們，能編

一本農民對於戰爭問題的委託書和決議彙錄)對於第一部，我們現在不能詳細論述，只能指出二點。在第六條上，要求全體負責人員，須經選舉；在第十一條上，要求在戰爭結束後，廢除常備軍。這幾點，使農民的政綱，和布爾塞維克的政綱最接近了。根據這幾點，我們應在自己的全部宣傳和鼓動中指出並且證明，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非但是社會主義底叛賊，並且還是民主主義底叛賊，因為他們竟違背民意，違背民主非但是社會主義的叛賊，並且是民主主義的叛賊，因為他們竟違背民意，違背民主主義的原則，為討好資本家起見，堅持保留臨時政府所批准的即非純粹選舉的政府代表之職務（例如在克隆斯塔特）。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首領，在彼得堡的區議會以及其他地方自治的機關裏，竟違背民主主義的原則，反對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立刻創辦工人民兵並以後轉成全民兵的要求。

根據委託書彙錄，農民的土地要求，首先就是在於無報償地廢除一切種類的土地私有財產權，甚

至農民的土地，也不在例外；把高度經營的地產，轉交國家或公社；沒收已沒收的土地上底一切活的或死的農具（土地少的農民除外），把他們轉交國家和公社；禁止僱傭勞動；勞苦羣衆，平均分配土地，並且按期重新分配等等。在立憲會議未召集以前，農民要求立刻頒佈禁止土地買賣的法律，取消關於脫離公社、關於租借地等的法律，頒佈保護森林、漁業，及關於取消長期佃約、修改短期佃約等等的法律，作為過渡時期的辦法。

只要稍微想一想這些要求，就可以看到，倘和資本家聯盟，而不和他們完全破裂，不和資本階級作最堅決的無情的鬭爭，不推翻他們的統治，那末這樣要求，是完全不能實現的。

社會革命黨的自欺及他們對農民的欺騙，即在他們贊許並宣傳一種意見，以為不推翻資本家的統治，不把全部國家政權轉給無產階級，貧農不支持無產階級政權反對資本家的最堅決、最革命的措施，即可以實現這種改革的，即可以實現類似改革的。『社會革命黨』中自樹一幟的左派之意義，就

是在於他們指示出，他們黨中對這種欺騙的覺悟，正在增加起來。

事實上，全部私有主土地之沒收乃是表示數萬萬銀行資本之沒收，因為極大部份土地，是抵押於銀行的。如果革命的階級，不是以革命的措施，打敗資本家的反抗，那末這沒收土地的辦法，難道能夠發生什麼效力嗎？而且這上面正是牽涉到最集中的銀行資本，他以千綫萬結，和強大國家底資本主義經濟之一切最重要的中心聯繫在一起，只有用城市無產階級底同樣集中的力量，方能戰勝這種銀行資本。

再次。把高度經營的地產，轉交國家。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國家，才能成為這種『國家』，這種國家可以取得這些地產，真正爲了勞苦羣衆的利益，而不是爲了官僚和那些資本家的利益去進行經營；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

沒收馬場，再進而沒收活的及死的農具，這不但對於生產手段私有權之一再巨大的打擊而已。這還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步驟，因為農具之『轉交

國家或公社專門使用』，是表示必須實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至少限度，也應該對於聯合的小農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監督，對他們的經營實行社會主義的調劑。

『禁止』僱傭勞動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一句空話，是被壓抑的小業主底孤立無援的不自覺的幼稚願望，此種小業主沒有看到，全部資本主義工業，如沒有鄉村中的僱傭勞動後備軍，就要停頓起來，沒有看到在城市裏允許僱傭勞動，而在鄉村裏『不允許』僱傭勞動是不可能的，沒有看到『禁止』僱傭勞動，不是別的，正是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步驟。

在這裏我們便接近工人對農民的關係的根本問題了。

羣衆性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在俄國已有二十餘年了（倘從一八九六年的大罷工算起）。在這個很長的時期內，經過兩次偉大的革命，下面一個問題像一根紅綫一樣貫穿着俄國全部的政治歷史，這個問題就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前進，走向社會主義去呢，還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拖着農民

後退，去容忍資本主義呢？

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一翼，總是遵照下面這個大智大慧的公式來論斷的：因為社會革命黨人是小資產者，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他們的庸人的烏託邦的社會主義的見解，為的實行資產階級的對社會主義之否認。於是乎馬克思主義就為司徒魯威主義平安無事地所代替了，於是孟塞維主義就充當了立憲民主黨的走狗，使農民『容忍』資產階級的統治。蔡萊台里和斯柯皮立夫，與車爾諾夫和阿夫克生替也夫攜着手，忙着以『革命民主派』的名義，簽署立憲民主黨底反動的地主的命令——這就是孟塞維主義充任立憲民主黨走狗這個作用底最近的和最明瞭的表現。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從未放棄對社會革命黨底小資產階級幻想之批評；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除了反對立憲民主黨以外，從不與他們訂立聯盟；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總是作堅決的鬭爭，力謀使農民脫離立憲民主黨的影響；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不是以自由主義的對於資本主義的順從，而是

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來對抗庸人的烏託邦的對社會主義的觀點。

現在，戰爭非常地加速了事變的進展，難以置信地加劇了資本主義的危機，而使人民立刻要從下面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死亡呢？抑是立即採取走向社會主義去的堅決步驟？——在現在這樣的時候，半自由主義的孟塞維主義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主義中間分歧的鴻溝，格外分明地表現出來，而在實際上成爲數千萬農民行動的問題了。

容忍資本主義底統治吧，因爲『我們』對社會主義還沒有成熟——這就是孟塞維克告訴農民的東西，他們於是以關於一般『社會主義』的抽象問題，來代替下面這個具體的問題：如果不採取走向社會主義去的堅決的步驟，能否醫治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呢？

容忍資本主義吧，因爲社會革命黨人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派，——這就是孟塞維克對農民所說的話，他們和社會革命黨並肩齊進，去幫助立憲民主黨政府了……。

社會革命黨，拍着自己的胸部，教農民相信，他們反對和資本家作任何妥協，他們從來不以爲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之他們正是和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訂立聯盟，正是幫助資產階級政府……。社會革命黨，雖可以簽署任何非常革命到極點的農民政綱，但他們總是把它藏諸高閣，不去實行，而用最空洞的諾言來欺騙農民，在實際上他們在整幾個月內在聯合內閣中和立憲民主黨講『妥協』。

社會革命黨對農民利益的這種明目張胆的，實際的，直接的，明白的叛賣，使形勢大形改變。應該估計到這種改變。不能僅僅用舊的方法，僅僅像我們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所作的那樣，來作反社會革命黨的鼓動了。不能只限於在理論上揭破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如『土地社會化』、『平均使用土地』、『禁止僱傭勞動』等等了。

那時正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或資產階級革命尙未完成之時，所以整個任務，在於首先推進革

命到推翻帝制的地步。

現在帝制已被推翻了。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了，因為俄羅斯已成了民主共和國，而有由立憲民主黨、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等所合組的政府了。三年來的戰爭，把我們向前拉了三十年，它在歐洲造成了普遍的勞動服務和企業底強制的新迪加化，它使最先進的國家都處於饑荒和空前破壞的地步，使它們不能不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够推翻帝制——這就是那時我們的階級政策底基本路綫。這條路綫會是正確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更多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

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着貧農（我們政綱上稱爲半無產者），方能以民主的和平，結束戰爭，方能醫治戰爭的創傷，方能採取已成爲無條件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步驟——這就是現今我們階級政策之路綫。

從此可得個結論說：反對社會革命黨的宣傳和煽動之重心，應該轉到說明社會革命黨人叛賣農民

利益的一點上去。他們所代表的，不是貧農的羣衆，而是少數富裕農民。他們領導農民，不是走向和工人的聯合，而是走向和資本家的聯合，即是走向服從資本家。他們爲了總長的高位肥缺，爲了和孟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人聯盟，而把勞苦及被剝削羣衆的利益出賣了。

因戰爭而加速的歷史，已經前進得這麼遠遠了，致使舊的公式充滿新的內容。『禁止僱傭勞動』這句話，在以前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一句空話；但是現時它在實際生活中，却含有別的意義：數百萬貧農，在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中聲說，他們要廢除僱傭勞動，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這應當怎樣幹。我們知道，這應當怎樣去幹。我們知道，要做到這一步，只有和工人相聯合起來，在工人領導之下，反對資本家，而不是和資本家『妥協』。

這就是現在我們反對社會革命黨的宣傳和煽動底主要路綫，我們向農民說話的主要路綫，應該怎樣改變的理由。

農民同志們，社會革命黨叛賣你們了。它叛賣

了茅舍，而投到宮殿方面去了，——即令不是皇帝底宮殿，也是革命——特別是農民革命底最兇惡的敵人——立憲民主黨所居的宮殿，這種立憲民主黨人和車爾諾夫、貝適洪諾夫、阿夫克生替也夫等，坐在一個政府內。

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只有他的統一<sub>。</sub>的先鋒——布爾塞維克黨，方能真正執行那在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中所講的貧農羣衆的政綱。因為革命的無產階級，不是以禁止僱傭工人的辦法，不許僱傭工人的辦法，而是以唯一正確的道路，即以推翻資本主義的道路，去實實在在地廢除僱傭勞動。革命的無產階級，實實在在地實行沒收土地、農具和技術精良的農業企業，實實在在地實行農民所需要而社會革命黨所不能執行的那些改革。

這就是工人向農民說話的主要路綫現在應該怎樣變更的理由。我們工人，能够並且將要給你們以貧農羣衆所需要和尋覓的，但總是不知在何處和怎樣去找的那些東西。我們工人，反對資本家，堅持自己的利益，同時也堅持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但

社會革命黨人却和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叛賣了這種利益。

我們可對讀者提醒一下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關於農民問題所說的話。恩格斯特別指出，社會主義者從未夢想剝奪小農，而只是將用模範之力量，給他們說明機器化的社會主義農業之優點。

現在戰爭正在實際上向俄國提出了類似的問題。農具很少。沒收農具，但不要把高度經營的農莊『分割』。

農民已經開始懂得這點了。窮困迫使他們了解了。戰爭迫使他們懂得了，因為無處可得到農具的。應該節省農具。大的農村經濟，那是說，除了其他許多上面的節省以外，還有勞動在工具上的節省。

農民要想保留下自己的小的經營，平均分配土地，按期重新平分等等……就讓他們這樣吧。沒有一個有理性的社會主義者，會因此而和貧農分手的。倘若將土地沒收了，那就是說把銀行底統治摧毀了；倘若把農具沒收了，那就是說把資本底統治

摧毀了；以後因爲無產階級在中心的統治，因爲政權之轉入無產階級手中，其餘的東西，就會自行來的，就會在『模範力量』之結果而產生的，就會爲實際本身所提示出來的。

政權之應歸無產階級——這就是問題本質之所在。那時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底綱領中所包含的一切重大的、基本的、切身的東西，就會實現的。實際生活，將指示出，這在實現時，要有怎樣的變更。這是小事。我們不是教條主義者。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

我們並無此奢望，說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都能知道走向社會主義去的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形。這是癡想。我們只知道這條道路的方向，知道沿着這條道路前進的，有那些階級的力量；至於具體情形，實際情形，那只有在千百萬羣衆起來鬭爭時，他們的經驗方能指示出來。

農民同志，信任工人吧，撕破和資本家的聯盟吧！只有和工人密切聯合起來，你們方能在事實上開始實現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之黨綱。倘然和資本

家聯合，而在社會革命黨領導之下，那末你們將永遠看不到一個在這個政綱底精神上所採取堅決的不可改變的步驟。

只有與城市工人聯合起來，在反對資本的無情的鬭爭中，你們方能開始實現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底政綱；那時全世界將幫助你們和我們，那時這個政綱的成功，方有保證（不是在現在的公式上，而是在它的實質上）了。那時資本底國家和僱傭奴隸制度之末日就到來了。那時社會主義之王國，和平之王國，勞苦羣衆之王國就開始了。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九日）

『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〇  
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  
的土地綱領』書後

這本書是在一九〇七年末寫成的。它於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但被沙皇的檢查官所沒收和毀掉了。殘存下來的僅有一冊，可是在其中，最後一部份（即該版本第二七〇頁以下）又遺失不見了；因此現在就把這一部份再加進去。

革命在目前，較之在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更加無限地廣泛、深刻和尖銳的提出了俄國的土地問題。我希望，關於在第一次革命期間我們黨的綱領底歷史，如作一考察，則對於目前的革命底任務，將有更正確的理解。

尤其必須特別着重地指出以下這種情況。戰爭

曾經使交戰國遭受到這樣無可形容的災難和損害，而同時它把獨佔的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竟這樣極度地加速了資本主義底發展，以致於不論是無產階級、或者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在現在都不能限制在資本主義底界限和範圍以內了。

現實已經超越了這些界限和範圍以外，把這樣的問題，如調整全國範圍以內的生產與分配，普遍的勞動服務，強制的托拉斯化（聯合在同盟以內）等等，提在日程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土地綱領中所主張的土地國有化，也就必然地獲得了一種不同的提法。就是說：土地國有化，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底『最後一言』，而且是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了。如果不採取這樣的步驟，要救濟大戰之災難是不可能的事情。

無產階級在領導貧農時，一方面，不得不將重心從農民代表蘇維埃轉移到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上去，而另一方面，則不得不將地主地產的農具，實

行國有化，並將這些土地組成爲在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管理之下的模範農場。

自然，我不能在這裏對這些重要問題作更詳盡的論述了，我請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去瀏覽一下現時的布爾塞維克的著述和我的兩本小冊子：『論策略書』與『無產階級在我們的革命中的任務』（『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草案』）☆。

一九一七年十月（九月）

---

☆ 見中文版『列寧選集』第十卷第五十三至七十一頁，以及第七十一至一百零九頁。——編輯部註

## 社會革命黨對於農民的新騙術

在十月三十一日（十八日）與十一月一日（十月十九日），社會革命黨在其主要的報紙『人民事業報』上，向全國鄭重其事地宣佈說，農業部長之新的土地法案，乃是『向着實現黨的土地綱領進了一大步』，並稱『黨的中央委員會力促黨的一切組織，展開擁護這個法案之有力的宣傳，並在羣衆當中使之通俗化』。

在實際上，這個法案——它是S·L·馬斯洛夫部長，社會革命黨的黨員，所提出的，其要點載於『人民事業報』上——乃是對於農民的一種詭騙。社會革命黨曾經欺騙了農民：它已放棄了它自己的土地草案，而接受了地主與立憲民主黨關於『公平估價』和保存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計劃。在第一次（一九〇五年）與第二次（一九一七年）俄國

革命期間，社會革命黨在其代表大會上，都曾經鄭重地和公開地約定要擁護和援助農民關於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這就是說，擁護和援助將這些土地無報償地交給農民的要求。但在S。L。馬斯洛夫先生目前的這個提案中，則不僅保留下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且甚至規定農民對於由『公平的』估價而『租佃來的』土地之付款，須交給地主。

S。L。馬斯洛夫先生的這個法案，乃是社會革命黨對於農民所實行的一種完全的叛賣。這件事情意味着，這個黨已經完完全全地跑到地主那一方面去了。我們必須竭盡一切力量，我們必須使用我們的一切精力，使得農民對於這一個真理，能夠具有最可能的廣泛的認識。

十月三十一日（十八日）『人民事業報』上，刊載了S。L。馬斯洛夫法案的第二十五至四十節。這個法案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是這樣的：

（一）並非將一切的地主土地，歸入所設立的『臨時土地租佃基金』以內。

（二）地主土地之算入此種基金以內，由土地

委員會實行之，此種委員會根據李渥夫親王底政府，即地主的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四月二十一日）所通過的法律成立之。

（三）農民對於這些地主土地所繳付的租金，由土地委員會『依照所得的純收入』規定之，並在扣除各種支付之後，概須歸交給『所屬的所有主』，即交給地主。

這是社會革命黨人對於農民所實行的三重的欺騙，因之，較詳盡地來論述其中的每一點，是完全必要的。

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底『消息報』，在九月一日（八月十九日）第八十八期上，曾刊載了根據二百四十二件委託書所編纂起來的『模範委託書』，這二百四十二件委託書，是各地出席於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舉行的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一屆全俄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所提供的。

在判斷農民所願望的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上，再沒有比這二百四十二件委託書的概括更好的材料了，這些委託書，是各地農民所選舉出的代表們所

寫的。而這個概括的委託書十分明確地表明了 S. L. 馬斯洛夫與社會革命黨底法案對於農民所施的那一套騙術。

農民要求廢除土地的私有權；要求將一切私人所有的以及其他的土地，無報償地歸作全體人民的財產；要求將高度經營的田產（菓樹園、園地等等）轉為『模範農場』，此種農場『完全由國家與公社』經營之；要求沒收『一切家畜和農具』，等等，等等。

農民的要求，就是這樣明確和清楚地，在農民自己所擬就的二百四十二件地方的委託書中表現出來了。

但是社會革命黨却不然，它與資產階級（資本家）及地主結成一種『聯盟』，並且參與了資本家和地主底政府，——它現在却擬就了這樣一個法案，主張不廢除地主的私有權，而僅僅只是將一部份地主土地，移作為臨時的土地租佃基金！

根據這個法案，則菓樹園、園地、甜菜地等等，不能算在租佃基金之內！『為了滿足所有主自

己、他的家庭、他的僱工和工人的需要，以及爲了維持他的家畜的飼養』所需要的土地，也不能算在此種基金之內！！

這就是說，擁有製糖廠，馬鈴薯釀酒所，榨油坊或麵粉房，菓樹園和園地，以及數百頭牲口和好幾打僱工和工人的有錢的地主，將依然保持有巨大的經營，並且是資本主義的經營了。由此可見，社會革命黨曾經是如何厚顏無恥地欺騙了農民！

地主土地——或者，如這個法案所說的，『私人所有的』土地——之算入土地租佃資金之內，將由土地委員會實行之，此種委員會根據李渥夫親王之流底地主政府所通過的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四月二十一日）的法律成立之，而李渥夫親王之流底政府，也就是米留柯夫之流與古奇柯夫之流、帝國主義者與羣衆底掠奪者底政府，這個政府，正是在五月三日至四日（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的運動中，就是說，在整整半年之前，爲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兵士所痛擊和粉碎的。

顯然地，這個地主政府所通過的關於土地委員

會的法律，自然遠非民主的（人民的）法律。反之，這個法律却含有許多與民主主義背道而馳的荒謬的東西。例如，這個法律第十一節，允許『省土地委員會，在最高土地委員會最後決定之前，有權停止鄉鎮及縣委員會底決定』。而根據這個爲騙人而寫的地主的法律，這些委員會又是這樣構成的，即：縣委員會較鄉鎮委員會更不民主，省委員會又較縣委員會更不民主，而最高委員會又較省委員會更不民主。

鄉鎮土地委員會，完全是由鄉鎮上的居民所選舉出來的。縣委員會，按照法律，則包括——舉例言之——一個治安裁判官和五個『臨時執行委員會』（在組織新的地方政府機關之前）委員在內。省委員會則不僅包括地方裁判所委員一人和治安裁判官在內，而且還有由部長所任命的部代表，等等在內。最高土地委員會，則包括有『由臨時政府所聘請的』二十七位委員！它並且包括有十一個政黨中每個黨的代表一人，其中大多數（十一人中有六人），則爲立憲民主黨人及屬於立憲民主黨的比

們更右的份子。難道這不是李渥夫、盛加萊夫（簽署此法律的人）及其同夥們所玩的一套詭計嗎？難道這不是嘲弄民主主義以取得地主的歡心嗎？

這一點難道不是完全證明了布爾塞維克所歷次發表的宣言嗎？這些宣言曾指出：惟有由勞動羣衆所選舉出來並且在任何時都可由他們撤換的農民代表蘇維埃，才能够正確地表現和實行農民意志。

社會革命黨人，曾由於農民意被蒙蔽的信任而在農民代表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中佔到了多數，這些社會革命黨人已經叛變了農民，出賣了農民蘇維埃，投到地主那方面去，而服從地主李渥夫親王關於土地委員會法律了。這便是社會革命黨人對於農民所進行的第二個大的欺騙。

我們，工人的政黨，必須更加堅決地重述一下布爾塞維克的要求，即：鄉村中的一切權力，皆須轉入農民代表與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之手。

農民的委託書，要求無報償地沒收和讓與地主的田產，要求沒收養馬場以及私有的良種牲畜飼養場與家禽飼育場，要求將一切高度經營的田產轉交

於國家使用，沒收地主地產上的一切家畜和農具。

不此之圖，而社會革命黨人部長的法案，却以保存租金這一着來撫慰農民，而此種租金，依舊是跑到地主底荷包裏去的！

『租金——社會革命黨人法案底第三十三節有云——須交付於委員會，由委員會（在代表應付於國家等等的各種款項之後）將餘款交給各該地主。』

這樣，『社會革命黨人』就在以華美的諾言，愚弄和欺騙了農民之後，却拿一個地主的和立憲民主黨的土地法案呈現給農民！！

這便是對於農民的一種澈頭澈尾的欺騙。

關於農民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連一絲一毫都未提及。我們所看到的，這不是沒收地主的田產，而是由一個『共和的』政府把它鞏固起來，這個政府保證地主得保存他們的農具、養活『僱工和工人』所需的土地、『所有主擬定（單是『擬定』，就已經足夠了）播種甜菜以及它種工業農作物的』土地，並保證他們得自其餘的土地取得繳納

之款，這其餘的土地就是移作土地租佃基金的。土地委員會，竟由此變為豪紳地主底收租人了！！

社會革命黨人並不是在廢除什麼土地所有權；他們是在加強它，使它鞏固起來。他們之投奔到地主那方面去，以及他們對於農民的叛賣，現在已經非常明白地暴露出來了。

我們自己切不可讓那般狡詐的立憲民主黨人，資本家和地主底忠實的朋友們所愚弄。立憲民主黨人佯稱：社會革命黨人的這個法案，是非常的『革命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報紙，都在大聲疾呼地羣起反對這個法案；到處都在發表這樣的記載，這些記載描述資產階級的部長們（以及——那是自然囉——他們直接的走狗，如克倫斯基之流）對於這個『可怕的』法案，如何發動了『反抗』，所有這些東西，都不外是一種滑稽戲，一種詭計，一種奸商的說謊價行為，此種奸商看到了社會革命黨人底毫無骨氣，因而希望能做更多的交易。在事實上 S. L. 馬斯洛夫底法案，乃是『地主』的法案，是為了達到與地主妥協，為了挽救他們而寫就的一個法

案。

『人民事業報』在上邊所講的幾期中，稱此法案爲『一個傑出的土地法案，這法案它開始了〔！〕一個偉大的〔！！〕土地社會化〔!!!〕的改革』時，這是一種純粹的欺騙伎倆。在這個法案中，連絲毫『社會化』的痕跡都沒有（僅除了對於地主所給與的取得地租的『社會的』援助以外）；在其中，連一點點『革命——民主的』東西都沒有；在其中，一般地說，並未含有什麼東西，所有者無非是爲歐洲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所慣有的愛爾蘭式的『改革』罷了。

我們重複說一遍，這只是一個這樣的法案，它是用微小讓步，而將主要東西保留爲地主手中所有的方法，來企圖挽救地主，『平息』日益高漲的農民起義罷了。

社會革命黨人提交政府的這樣一個可恥的法案，清楚地表明了這些人們之空前未有的偽善，這些人虛偽地斥責布爾塞維克，說他們計劃將政權交與蘇維埃，以此來『破壞』和『阻撓』立憲會議。

『我們離立憲會議的召開，只有四十天了』，——這就是立憲民主黨人、資本家、地主、孟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人底偽善的叫囂。而在此種嘈音和騷擾底隱蔽之下，竟向政府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土地法案，一個欺騙農民，叫地主奴役農民，並鞏固地主土地所有權的法案。

當需要支持地主以反對日益增漲的農民起義之時，這時，在立憲會議召開四十天以前，或甚至三十天以前，便『可以』，拖出這樣一個重大的法案。

但是，當談到將全部政權交與蘇維埃，以便把一切土地交給農民，以便立即廢除地主土地所有權，以便立即提議成立公正的和平之時——哦，在這種時候，立憲民主黨人、資本家、地主、孟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人，就都一致咆哮，反對布爾塞維克了。

讓農民知道，社會革命黨曾經如何欺騙了他們，它曾經如何向地主出賣了他們吧。

讓農民知道，只有工人的政黨，只有布爾塞維

克，才是堅決地和絲毫不移地反對資本家、反對地主，而爲貧苦的農民和一切勞苦羣衆謀利益吧。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十月二十日）

# 十月革命及其意義

## 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 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八日  
(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 告工人、兵士與農民書

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已經開幕了。絕大多數的蘇維埃，都派有代表出席此次代表大會。同時出席大會的還有農民蘇維埃派來的許多代表。妥協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底全權已經期滿告終了。大會依據絕大多數工人、兵士與農民底意志，依據工人與衛戍軍在彼得格勒所舉行的勝利的起義，已把政權拿到自己手中了。

臨時政府已被推翻了。臨時政府底大多數委員，已被逮捕了。

蘇維埃政權向一切人民建議立即建立民主的和平，並提議在一切戰綫上立即停戰。蘇維埃政權保證：將地主的土地、皇族的土地以及寺觀廟宇的土地，無代價地交給農民委員會處置；保護兵士底權利，實行軍隊底完全的民主化；建立工人對於生產的監督；保證立憲會議底按時召集；關心城市麵包及鄉村重要的必需品之供給；保證居住於俄羅斯的一切民族有真正的自決權。

大會茲下令：地方上的一切政權，皆須轉交於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之手，後者則必須保證實現真正的革命秩序。

大會號召在前綫塹壕中的兵士們，必須警覺、小心而堅定。蘇維埃代表大會相信，革命軍必能保衛革命，防禦帝國主義底一切侵犯，直至新政府做到締結民主的和平——新政府將直接地向一切人民提議此點——為止。新政府將採取一切措施，以使用徵發有產階級並對之課以賦稅的堅決的政策，供給革命軍底一切需要，同時改善兵士家屬底生活情況。

柯爾尼羅夫們——克倫斯基、卡立亭，以及其他諸人——正在企圖調動軍隊進攻彼得格勒。被克倫斯基用欺騙辦法調來的一些支隊，已經投到起義的人民這方面來了。

兵士們，積極地反抗柯爾尼羅夫派的克倫斯基吧！你們要警備起來！

鐵路工人們，不要開動爲克倫斯基所遣發來進攻彼得格勒的兵車！

兵士們、工人們和僱員們，革命底命運以及民主的和平底命運，是掌握在你們的手裏啊！

革命萬歲！

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全俄代表大會

農民蘇維埃代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二十六日）

### 關於和平的報告

——十一月八日（十月二十六日）——

和平問題是現今底一個焦急的問題，苦惱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講的很多了，寫的很多了，大

概你們對於這個問題也討論的不少了。因此，現在就讓我來念你們所選舉的政府將要發表的宣言吧。

## 和 平 令

十一月六日——七日（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的革命所創造並依靠於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向一切交戰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即開始關於公正的民主的和平之談判。

蘇維埃政府認為一切交戰國底絕大多數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盡、困苦不堪、憔悴將斃的工人和勞動階級所渴望的公正的或民主的和平，認為俄國工人和農民於推翻沙皇專制政體以後以最肯定和最迫切的態度所要求的和平，就是不割地（即不奪取別國土地、不強制的合併異國民族）和不賠款的立刻實行的和平。

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提議，立即締結這樣的和平，表示甘願毫不遲延地立刻採取一切堅決的步驟，直至一切國度和一切民族底

人民代表之全權會議最後批准這種和平之一切條件爲止。

凡不得弱小民族底確切、明白、而自願表示的同意和願望，即將這種弱小民族合併於大國或強國，不管此種強制的合併是發生於什麼時候，也不管強制被合併或強制留在某國國界以內的民族是如何先進或落後；並且更不管這種民族是生活在歐洲或生活在遼遠的海外國家；蘇維埃政府根據一般民主底法律觀念，尤其勞動階級底法律觀念，認爲此種合併，就是併吞或掠奪他國土地。

如果某個民族被暴力強制留在某國疆界之內，如果違反這個民族所表示的願望（無論此種願望，是表現在報章上，或是在國民大會上，或是在政黨的決議案上，或是在反對民族壓迫的公憤與起義上，都是一樣的），而不允許它有權在併吞的民族或一般比較強大的民族底軍隊完全撤退之條件下，用自由投票的方法，毫無強制地，決定該民族國家存在底形式

的問題，如果這樣，那末上述民族之合併，就是一種併吞，即是一種掠奪或暴行。

蘇維埃政府認為，如果爲着富強的民族怎樣瓜分他們所侵佔的或弱小的民族之問題，而繼續戰爭，那末這是反對人類的最大罪惡。因此，蘇維埃政府鄭重地宣佈自己的決心，準備立刻簽訂那根據上述的對於一切民族都一律平等的條件，而停止這個戰爭之和平條件。

同時，蘇維埃政府聲明，它並不認爲上述條件爲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就是說，它同意於討論任何其他的和平條件，而只是堅決地要求任何交戰國家應當盡可能迅速地提出這些條件，要求有充分的明確性，要求在提出和平條件時絕對不許有任何模稜兩可的意義以及任何的秘密。

蘇維埃政府取消秘密的外交，表示出自己堅決的意志，要在全體人民之前，完全公開地進行各種談判，並立刻着手完全公佈地主資本家政府自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月）至十一月七

日（十月二十五日）所批准或訂立的一切秘密條約。這些條約底內容，如係——如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所有者——為俄國地主和資本家謀利益與特權者，如係保留和增加大俄羅斯人底併吞者，則蘇維埃政府宣佈無條件地和立刻地一概取消。

蘇維埃政府在向各國政府與人民提議立刻開始關於締訂和平的公開談判時，在自己方面，表示願以公文來往及交換電報的方法，或用各國代表間談判，或在這些代表會議上談判的辦法來進行上述的談判。為使這些談判更加便利起見，蘇維埃政府任命自己的全權代表駐紮中立國家。

蘇維埃政府向一切交戰國家底一切政府和人民提議，立刻訂立休戰條約，並希望這種休戰期間，至少要有三個月，就是說要有這樣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既完全可以完成有一切被捲入戰爭或被逼迫加入戰爭的民族或國家底代表所參加的關於和平的談判，並可召集

各國人民代表全權會議，以最後批准和平條件。

俄國臨時工農政府在向一切交戰國家底政府與人民，提出這個和平的提議時，並特別向人類底三個最先進民族和參加今日大戰的三個最大國家（英、法、德）之覺悟工人，提出上述的提議。這些國家底工人，對於進步和社會主義的事業，都有莫大的功績，他們作了許多偉大的榜樣，比如英國憲章運動底偉大榜樣，法國無產階級所完成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多次革命，以及德國無產階級反對特別法律的英勇鬪爭和那種可作為全世界工人模範的、長期的、頑強的、嚴守紀律的建立德國無產階級羣衆組織的工作。無產階級英勇氣概及歷史創造能力底所有這些榜樣，都可給我們保證，這些國家底工人都會理解現在他們所負擔的解放人類出於戰爭慘狀及其結果的任務，因為這些工人都將用他們各方面的堅決的勇往直前的活動，幫助我們來順利地澈底完成和平的事業，

並完成將勞動者及被剝削羣衆從任何奴役制度與任何剝削之下解放出來的偉大事業。

十一月六日——七日（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的革命所創造並依靠於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工農政府，必須立刻開始和平的談判。我們的宣言應朝向政府與人民。我們不能抹殺各國政府，因為不然便會延宕和約的締訂，而人民的政府，是決不能延宕和約的締訂的，但是我們却沒有任何權利同時不向人民提出建議。無論何處，政府與人民總是互相分歧的，因此，我們必須幫助人民去干預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自然，我們將千方百計堅持我們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綱領。我們不能放棄這種綱領，但我們必須打落掉我們敵人手中的可能，說他們因有另外的條件，不能同我們談判。不，我們必須剝奪他們這種優勝的地位，我們應該不要把我們的條件，作為最後通牒。因此，必須包含這樣的原則，說，我們將考察一切和平的條件與提議。我們將考察一切和平條件和提議，這還不是說，我們接受了這些條件和提議。我們可把這些條件和提議交

給立憲會議去討論，立憲會議可以全權地決定，什麼可以讓步，什麼不可以讓步。我們反對各國政府之欺騙伎倆，這些政府嘴上高談和平、公理，而實際上却在進行掠奪戰爭。沒有一個政府，會把它所想的全都說出來。我們反對秘密外交，我們將在全體人民面前公開行動。我們未曾抹殺過，也不會抹殺我們的困難。用簡單拒絕的方法，是不能結束戰爭的；只有一方面，也是不能結束戰爭的。我們提議休戰三個月，就是期限更短些，我們也不拒絕，為的使困憊的軍隊，能够在若干時間內自由地呼吸一下，此外，為的在各文明國內，必須召集人民會議，來討論和平的條件。

我們在提議休戰三個月時，並通告那些在無產階級運動底發展上做了很多工作的國家之覺悟工人。我們將訴於曾經有過憲章運動的英國工人，將訴於曾在起義中屢次表示出自己階級意識力量的法國工人，將訴於曾經跟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作過堅苦鬪爭並創立了強固組織的德國工人。

在三月二十七日（十四日）的宣言中，我們曾

提議推翻一切銀行家，但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但沒有推翻本國的銀行家，而且反和他們聯合起來了。現在我們已經推倒了銀行家底政府了。

政府與資產階級，用盡全力，以求能够聯合起來，在血泊中撲滅工農的革命。但是三年的戰爭，已使羣衆受到充分的教訓了。我們看到了別國的蘇維埃運動，看到了爲威廉這個劊子手底軍官所壓服的德國軍艦的起義，最後，必須記着，我們不是住在非洲閉塞之處，而是住在風信傳佈得非常迅速的歐洲。

工人運動將佔上風，而開闢一條到和平與社會主義去的道路。

### 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二十六日）——

我們認爲，革命已經充分地顯示並且證明了，土地問題必須予以明白地提出一事是何等的重要。武裝起義——第二次十月革命之爆發，顯然地證

明，土地必須交於農民之手。那已經被推翻了的政府，以及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的妥協派政黨曾造成了一種罪惡；他們在各種藉口之下，將土地問題的解決，一再遷延，因而把全國陷進毀滅的狀態中，使全國發生了農民起義。他們關於農村中之暴亂與無政府狀態的叫囂，是虛偽的，怯懦的，並且是欺騙人的伎倆。請問何時何地，曾經由於實行了合理的辦法和處置，而竟引起了這樣的暴亂與無政府狀態呢？如果政府的所作所為是合理的，如果它的辦法和處置是適合於貧苦農民的需要，難道在農民羣衆中會發生紛擾嗎？但是阿夫克生替耶夫★和坦恩★★的蘇維埃所贊同的政府底所有一切設施，都是反對農民，逼迫他們進行起義的。

在引起了起義之後，政府却開始在那裏狂吠什麼暴亂和無政府狀態，其實這種紛亂是他們自己所造成的。政府原想以鐵與血來撲滅這次起義，但是它本身却被革命的兵士、水手與工人之武裝起

---

★ 阿夫克生替耶夫爲社會革命黨人。——譯者註

★★ 坦恩爲孟塞維克。——譯者註

義所掃除了。工農革命底政府，首先應當解決土地問題，這個問題底解決，可以安慰和滿足廣大的貧苦農民羣衆。我把你們的蘇維埃政府所必須頒佈的一個命令中的各項，向你們讀一遍吧。在這個命令中，有一條會將給土地委員會的委託書（這個委託書是根據地方農民代表蘇維埃底二百四十二個委託書編製而成的）包括在內。

### 土 地 令

（一）毫無報償地立即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二）地主的田產，以及一切皇族的土地，僧侶和教堂的土地，連它們的一切牲畜、農具、農場建築物和各種附屬物等，一概須歸鄉鎮土地委員會與縣農民代表蘇維埃處理，直至立憲會議召開時爲止。

（三）沒收的財產，從現今起，屬於全體人民所有，如對之加以任何損壞，當治以重罪，受革命法庭之懲罰。縣農民代表蘇維埃，

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置，以便在沒收地主田產時，維持最嚴格的秩序，規定什麼地應該沒收，並且沒收多少，編造正確的所有沒收的財產表，並設法以最嚴厲的的革命手段，保護移交人民的土地上的一切經營，以及一切建築、農具、牲畜、儲藏的物品等等。

（四）『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消息報』編輯部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各地農民的委託書而編成之下述的農民委託書——曾載於該報第八十八期上（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八月十九日〕）——，應該作為實行偉大的土地改革底指導，直至這些問題為立憲會議最後決定時為止。

（五）普通農民與普通哥薩克底土地，不在沒收之列。☆

#### 農民關於土地的委託書

『整個的土地問題，惟有全民立憲會議始能解決之。

對於土地問題之最公正的解決，應當是這樣：

（一）土地之私有權永遠廢除；土地既不得出賣，亦

不得購買，更不得出租、抵押或用其他方式讓與。

一切土地：國家的、皇族的、沙皇的、僧侶的、教堂的、工廠的、嫡長繼承的、私有的、公共的、農民的等等，都須無代價地收回，作為全體人民的財產，並歸一切勞動者使用之。

由於此種財產革命而蒙受損失之人，僅在為適應其新的生存條件所必需之一定時期內，始能得到公家的援助。

(二) 一切礦藏財富，例如鑽石、石油、煤炭、鹽等等，以及一切具有國家重要性的森林與河流，皆須交給國家專用之。一切小的河川、湖沼、森林等等，則歸村社使用，但由地方政府機關加以管理。

(三) 具有高度經營的地產，例如菓樹園、園地、苗圃、溫室等等，則不在分割之列，而改為模範的農場，此種農場，根據其大小與重要性之不同，完全由國家或村社經營栽培之。

城市與鄉村之住宅周圍的土地，連庭前菓園與花園在內，留歸其目前的所有主使用，至此等保有地之大小，以及因此種使用而須徵收之稅額，則由法律決定之。

---

☆ 在印就的『土地令』原文中，這個第五點係列在『農民關於土地的委託書』之後，該委託書則附屬於第四點。

——編輯部註

(四) 養馬場，政府與私人擁有之純種家畜與家禽飼育場等等，一概沒收，作為全體人民的財產；此種飼養場依其大小與重要性之不同，完全由國家或村社經營之。

關於贖款的問題，則俟立憲會議予以決定。

(五) 被沒收充公的土地上之一切家畜與農具，依其大小與重要性之不同，完全歸國家或村社使用之，且不得予以任何賠償。

僅擁有少許土地的農民，其農具不予沒收。

(六) 俄羅斯國家底一切公民（不分性別），凡願意以他們自己的勞力，在其家庭協助之下從事耕種或夥種者，都享有土地使用權，直到他們無力耕種時為止。禁止僱傭勞動之使用。

如村社底任何一員，因偶然的體力之殘缺，致無力種地達二年者，則在此期間內，村社有藉集體耕種辦法予他以幫助的義務，直至此人勞動能力恢復時為止。

凡農民由於年老或殘廢以致永久喪失親自耕地可能者，將失去其對於土地的使用權，但代此而可由國家方面獲得一種年金。

(七) 土地的使用，須建築在一種平等的基礎上，這就是說，依地方上的條件，依照勞動標準或消費標準將土地分配於勞動者。

土地使用之形式，須是完全自由的，無論是戶有，自

耕，村社有，或合作，將在每一單獨的村莊中決定之。

(八) 一切土地，在其轉售和讓與時，一概轉入於人民底土地基金之中。土地之分配於勞動者一事，統由地方的和中央的政府機關——從不分社會階層，而依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的農村與城市公社起，至中央的州政府機關止——管理。

土地基金，應依人口底增長與農業生產性和效能底增高，而實行定期的再分配。

在份地之疆界有所改變時，份地之原有的核心，仍須使其完好如初，不予更動。

喪失權利的人們之土地，應復作為土地基金；並且喪失權利者之近親，或由喪失權利者所指定的人享有取得此種土地之優先權。

在份地復作為土地基金的場合，凡投在土地上的肥料及各種改良所費之代價，得依此種肥料及改良物尚未用盡的程度，予以賠償。

如特殊地區可利用的土地基金，不够滿足該地全體人口底需要時，則剩餘的人口可移居他地。

國家須負起辦理移居之責任，並須担负移居以及供給工具等等之費用。

移居應依下列的次序進行之：首先是那些願意移居的沒有土地的農民，其次是那些墮落的與耽於惡習的村社社

員，私逃者等等，其餘的人則由抽籤或經同意而定。』

這些意見書中所包含的一切，乃全俄絕大多數有階級覺悟的農民底絕對意志之表現，茲宣佈這一切為一種暫時的法律，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對此項法律必須立即盡可能地加以實行，至其中某些應逐漸實行之條款，則由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決定之。

我聽到這裏有人說，這個命令自身和委託書，原是社會革命黨人所草定的。就讓它是這樣的吧。無論它是什麼人草定的，不都是一樣的嗎？但是我們是一個民主的政府，決不能忽視人民大眾底決定，即使我們對它是不同意的；只有在生活底火燄中，農民在實踐中應用這個法令，並在地方上實行起來時，他們才會領會真理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而且即使農民繼續跟隨着社會革命黨人走，即使農民在立憲會議中其多數仍擁護這個政黨，但我們仍然說：聽其如此吧。生活是最好的教師，它會指明究竟誰是對的，就讓農民從一方面，而我們則從另一方面解決這個問題吧。生活將使得我們在革命創造

底共同的奔流中、在新的國家形態之茁生中，會更加接近起來。我們必須跟隨着實際生活走；我們對於羣衆之創造的才能，必須予以發展之完全的自由。爲武裝起義所顛覆了的舊政府，曾想藉毫末更換的陳舊不堪的沙皇時代的官僚制度底助力，來解決土地問題。但這種官僚制度不僅沒有解決問題，且反而拚命地反對農民。農民在我們八個月的革命時期中，已經學會了一些東西；他們自己要來解決關於土地的一切問題了。因此，我們反對對於這個法律草案加以任何的修正，在其中，我們並不需要說得極其詳盡，因爲我們是在起革命令，而不是起草什麼行動綱領。俄國幅員廣大，地方上的條件自有懸殊；我們相信，農民定能夠正確地解決問題，而且比我們自己要解決得更好。他們解決問題，究竟是按照我們的精神呢，抑是按照社會革命黨黨綱的精神——這一點並不是重要的問題。問題是在於農民能夠堅決地相信，在鄉村中再不會有地主了，讓農民自己去解決一切問題吧，讓他們自己去安排他們的生活吧。

## 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一) 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及其他企業，其使用工人和僱員（加在一起）不下於五人、或其每年售貨額不下於一〇、〇〇〇盧布者，均實行工人對於生產、保管以及一切生產品與原料品的購買與出賣之監督制度。

(二) 工人監督制，或由企業中全體工人與僱員，或直接地——如果這個企業規模小而可以如此做的話——實行之，或經過他們選出的代表以實行之；此種代表，應立即在全體會議上選出，關於選舉的記錄以及當選者的名單，須送交政府和地方上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三) 凡企業底關閉，或具有國家重要性的生

產（見第七項）之停止，以及其進程中的任何變化，如未經工人與僱員所選出的代表之許可，一概絕對禁止。

（四）這些當選的代表，有權查閱一切帳簿與文書，以及原料、器具與生產品底一切倉庫與存貨，不得有任何例外。

（五）工人與僱員所選出的代表之決定，企業所有主有執行之義務，此等決定，惟職工會及代表大會始能廢止之。

（六）在具有國家意義的一切企業中，一切業主以及一切為實行工人監督而選出的工人與僱員代表們，關於最嚴格的秩序與紀律之保持，以及財產底保護等事宜，須對國家負責。凡犯玩忽職守、隱匿存貨、偽造帳目等的罪犯，則罰以沒收其全部財產及處以五年有期徒刑。

（七）凡為國防目的而工作的一切企業，或與為人民大眾底生存所必需的物品之生產有關的一切企業，均為具有國家意義的企業。

（八）關於工人監督之更詳盡的條例，則由地

方上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會議，以及僱  
員委員會會議，在其代表底全體會議上規定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十  
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致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雷雅贊諾夫及拉林諸同志書

中央委員會已一度給你們政策之較著名的代表者(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給了一封哀的美敦書，要求你們完全服從中央委員會底決定及其路線，並完全放棄對於中央工作的怠工行爲以及一切破壞活動。

你們政策底代表者們，雖退出中央委員會，但仍舊留在黨內，因之，你們仍負有服從中央委員會底決定之義務。可是你們並不是限於在黨內的批評，而是把遲疑不決的情緒灌輸到還沒有完結的起義底戰士隊伍中間來，並且繼續違犯黨的紀律，在我們黨的範圍以外——在蘇維埃中、在市政機關

中、在職工會中公然破壞中央委員會底決定，阻撓其工作之進行。

中央委員會有鑒於此，故不得不反復申明其哀的美敦書，並向你們提議或者立即以書面保證此後服從中央委員會底決定，並在你們的一切行動中執行中央底政策，或者放棄一切公開的黨的活動，並在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之前，辭去在工人階級運動中的一切負責的工作職位。

倘你們拒絕給予這兩種保證之任何一個，則中央委員會將不得不提出把你們立即開除出黨的問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五日）

或十九日（六日）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  
克)中央委員會告全體黨員  
與俄羅斯一切勞動階級書

同志們！

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其多數皆投票擁護布爾塞維克黨底代表，這一點是盡人皆知的了。

這個事實，對於了解剛剛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整個俄羅斯所舉行並且已獲得勝利的革命，是一件基本的事實。但是正是這個事實，却被資本家底一切追隨者及其不自覺的助手所忘記和忽略了，這些人們正在損毀着這次新革命底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在俄羅斯，除蘇維埃政府之外，決不能再有任何別的了。蘇維埃政

權已在俄國取得勝利了，政府自一個蘇維埃政黨之手轉到另一個蘇維埃政黨之手一事，已不再經過任何革命，而由蘇維埃之簡單的決定，由蘇維埃代表之簡單改選，即可有保證了。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其大多數均擁護布爾塞維克黨。因此，只有由這個政黨所組成的政府，才是蘇維埃政府。你們都知道，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組成新政府和向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提出新政府成員名單之前幾小時，曾經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底三個最著名的黨員——甘柯夫、斯庇羅與卡萊林同志出席自己的會議，並邀請他們參加新政府。我們感到極端遺憾的是：這些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同志們竟拒絕了這種邀請；我們認為這樣一種拒絕，就革命家與勞動羣衆底擁護者這方面說來，是不能容許的，我們準備隨時容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政府，但是我們特此聲明，我們已是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獲得了大多數擁護的政黨，我們有權利並且在人民之前有責任組成政府。

人人知道，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曾向蘇維

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提出了一個純粹布爾塞維克的人民委員名單，而代表大會也批准和通過了這個純粹布爾塞維克的政府之名單。

因此，所謂布爾塞維克的政府並不是一個蘇維埃政府那種說法，乃是絕頂的撒謊，而且惟有人民底公敵，惟有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才會散播出，而且才能散播此種謊言。相反地，在目前，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之後，直到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為止，或者直到蘇維埃底改選時為止，或者直到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組成新政府時為止，則只有布爾塞維克的政府，才能被認為是蘇維埃的政府。

×            ×            ×

同志們！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以及人民委員會底幾個委員——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諾金、李可夫、米留定和少數別的人，竟於昨天——十一月十七日（四日），退出了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而上述的最末三個人則退出了人民委員會。在一個像我們黨這樣大的政黨之中，儘管有着我黨政策之無產階級的與革命的方針，但不能不有個別的同志，

他們在反對人民公敵的鬭爭中缺乏堅定性和決心。現在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任務，的確是艱巨的，困難確是很大的，在以前曾經佔據了負責工作崗位的我們的某些黨員，竟在資產階級底壓力面前，表示畏縮動搖，而從我們的隊伍中逃跑了。資產階級及其擁護者，對於這件事實表示歡欣，都惡意地興高彩烈，都喊叫布爾塞維克政府之崩潰，都預言布爾塞維克政府之行將垮台。

同志們！決勿相信這些謊言吧。那些退出的同志們，他們這種行爲實與逃兵無異，他們不僅丟棄了付託給他們的工作崗位，並且還背棄了我們黨中央委員會之直接的決議，黨中央曾囑咐他們至少須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黨的組織採取決定之前，暫緩退出。我們堅決地責斥此種私逃行爲。我們深信，一切屬於我們黨或同情於我們黨的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兵士和農民，都將以同等的憤慨責斥這種逃兵的行爲。

但是我們申明，即我黨領導機關中幾個人之私逃行爲，一分鐘也不能、而且絲毫也不能動搖擁護

我黨的羣衆底統一，因之，也絲毫不能動搖我們的黨。

同志們要記得，此次逃兵當中之兩個人——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甚至在彼得格勒起義之前，其行爲就已經和逃兵與破壞罷工者一樣了，因為他們不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十日）中央委員會之有決定意義的會議上投票反對起義，而且甚至在中央委員會已經通過決定之後，他們竟在黨的工作人員面前發表演說，鼓動他們反對起義。人人<sup>們</sup>都知道，深怕站在工人這一方面、而更傾向於資產階級那一方面（例如『新生活』）的報紙，當時都與整個的資產階級新聞界，共同地高聲叫囂，都高喊我們黨之『解體』，『起義之失敗』等等，等等。但是生活却迅速地駁倒了某些人的謊言和誹謗，並駁斥了另外一些人的懷疑、動搖和怯懦。他們為響應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破壞彼得格勒起義的步驟而掀起的一場『風暴』，不過是一茶杯水裏的暴風雨罷了，而羣衆之偉大的熱情，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前綫上、在戰壕中、以及在鄉村中的千

百萬工人、兵士與農民之偉大的英雄氣概，正如一列火車丟掉破木片那樣容易地把這般逃兵排除出去了。

讓一切信心不够之人、一切動搖者、一切懷疑者都感到可恥吧，讓一切被資產階級所恫嚇住的人們，或屈服於資產階級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擁護者底叫囂的人們，都感到可恥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別的地方的工人與兵士羣衆中間，連遲疑的影兒都是沒有的。我們的黨，在保衛蘇維埃政權，在保衛勞動者底利益，首先是保衛工人與貧農底利益上，則像一個人一樣地堅定不移地矗立着！

資產階級的作家以及被資產階級所威嚇住的人們底合唱隊，都一致責難我們，說我們是不會讓步的，說我們是不能調和的，說我們不願與另一個政黨分割政權等等。這是不合乎事實的，同志們！我們曾經邀請過，而且現在還在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我們分掌政權。但是他們竟然拒絕了，這並不是我們的過錯。我們會開始進行談判，而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之後，我們曾在這些談判和交

涉的過程中，更不惜作各種各樣的讓步，甚至讓步到有條件的同意讓彼得格勒市議會——這個柯爾尼羅夫派底巢穴——一部份人底代表參加到政府中來，如果這些卑鄙無恥的柯爾尼羅夫派，這些資本家與地主底親愛的兒子們，這些土地貴族們，再企圖反抗人民底意志，如像他們在上星期日在彼得格勒所搞過的，如像現在他們還想要重新搞的（這一點已由昨日，即十一月十六日〔三日〕普力希克維奇陰謀底暴露以及在他身上所獲得的文件所證明了）一樣，那末，這個彼得格勒市議會將首先被人民所掃除的。但是站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背後、並利用他們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那些老爺們，却把我們的讓步，解釋成為我們的軟弱無力，並利用以向我們提出新的哀的美敦書。在十一月十六日（三日）的會議上，阿布拉莫維奇與馬爾托夫先生也都出席了，他們提出以如下的哀的美敦書：在我們的政府停止逮捕與查封資產階級報紙以前，絕無進行交涉與談判之可能。

我們的黨以及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

會，都拒絕接受這個哀的美敦書，此哀的美敦書顯然是從卡立亭、資產階級、克倫斯基與柯爾尼羅夫底擁護者那方面提出來的。普力希克維奇底陰謀，以及十七軍團某師——以進攻彼得格勒相威脅我們（這種威脅是很可笑的，因為柯爾尼羅夫派底前進部隊業被擊敗，已在加琴那逃散了，且其中大部份都會拒絕反對蘇維埃）——代表團於十一月十八日在彼得格勒之出現，——所有這些事件，證明了阿布拉莫維奇與馬爾托夫底哀的美敦書是真正來自何人，這些人們是真正為誰服務的。

讓一切勞動羣衆還是安心與堅定吧！我們黨是決不會向蘇維埃中的少數份子底哀的美敦書讓步的；這些少數份子自身已為資產階級所威嚇住，而且在事實上，不論他們具有如何『善良的願望』；但他們都不外是柯爾尼羅夫派手中的傀儡而已。

我們堅持蘇維埃政權——即在最近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獲得的大多數人底政權——底原則，我們曾經同意、而且現在仍同意和蘇維埃中的少數份子分掌政權，但以這少數份子能忠心地誠意地保

證：服從大多數，並實行爲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全體所通過而包含有逐漸的、然而堅定不移的走向社會主義去的種種辦法和設施之綱領爲條件。但是我們絕不會屈服於這羣知識份子之任何樣的哀的美敦書之下，這種知識份子，他們並不是爲羣衆所支持的，而且在事實上，他們只是爲柯爾尼羅夫派、薩文柯夫派、土地貴族等等人物所支持而已。

讓勞動羣衆還是安心與堅定吧！我們的黨，蘇維埃多數人的黨，在保衛勞動羣衆利益上是親睦而團結一致的，而且正如迄今以前一樣，在我們黨的後面是屹立着千百萬城市中的工人、戰壕中的兵士以及鄉村中的農民，他們都是決心不惜以任何代價實現和平底勝利與社會主義底勝利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十九日

（四日——六日）

## 告 人 民 書

同志們——工人們，兵士們，農民們以及一切勞動者們！

工農革命在彼得格勒終於取得勝利了，並且已經解散和逮捕了為克倫斯基所欺騙的少數哥薩克之最後的殘餘。革命同樣在莫斯科也取得勝利了。在從彼得格勒出發的幾列兵車抵達該處之前，在莫斯科的士官學校學生們以及其他的柯爾尼羅夫派份子，便簽定了和平條件，這就是士官學校學生必須將其武裝解除，而公安委員會則予以解散。

每一天和每一小時，從前綫上以及從農村中都傳來消息，說絕大多數在戰壕中的兵士以及在鄉村地區中的農民，都是擁護新政府及其提議和平和立即將土地轉交於農民的法律。工農革命底勝利是有了保證了，因為大多數人民都擁護它了。

十二分明顯的，地主與資本家，與資產階級密切地聯結在一起的具有較高地位的僱員和官吏，一句話，一切有錢的人以及有錢人底隨從者，他們都在以仇恨心對待新的革命，都在反抗革命底勝利，都在以停止銀行底活動相威脅，都在破壞和停止各種機關底工作，都在千方百計地妨害此種工作，都在有時直接地、有時間接地阻撓此種工作。每一個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十分清楚地懂得：這樣的抵抗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布爾塞維克黨的報紙，曾經一再指出過這一點了。勞動階級甚至連一分鐘也不會為這種抵抗所威嚇住，他們是絲毫也不會為資產階級擁護者底威脅與罷工所懾服的。

大多數人民是跟着我們走的。全世界的大多數勞動者與被壓迫者，都是擁護我們的。正義是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的勝利已經有保證了。

資本家與高級僱員底抵抗，將會被粉碎的。除非經國家所規定的關於銀行及新迪加之收歸國有的特殊法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被我們剝奪掉他的財產的。這項法律正在起草着。沒有任何一個勞

動者或工人會失去一個小銅板的；反之，他將會得到援助。除了最嚴格的會計審核與監督制度，除了徵收以前所規定的賦稅以外，政府並不想再採用任何別的設施和辦法。

爲了這些公正的要求，絕大多數人民已經團結在工農臨時政府底周圍了。

勞動者同志們！要記住現在正是你們自己在管理着國家啊。除非你們自己團結起來，並把國家底一切大事都掌握在你們自己手裏，否則是沒有任何人會來幫助你們的。你們的蘇維埃現在就是國家政權機關，就是具有充分權限、可以決定一切問題的機關。

團結在你們自己的蘇維埃的周圍吧。要鞏固你們的蘇維埃。不要等待任何人，自己從下面開始把工作做起來吧。建立最嚴格的革命秩序；要無情地壓服醉漢、流氓、反革命的土地貴族以及柯爾尼羅夫之流底造成無政府狀態的一切企圖。

對於生產以及生產品之核算，實行最嚴格的監督制。凡敢於危害人民的事業者，不論這種危害是

表現於對生產怠工（毀損，擾亂，或破壞），或表現於隱匿穀物與食品生產物之存品，或表現於攔阻穀物之裝運，或表現於擾亂與破壞鐵路、郵政、電報及電話業務，或一般表現於對於偉大的和平事業，對於將土地交與農民的事業，以及對於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品生產和分配的偉大事業，施以任何種類的抵抗者，都把它逮捕起來，送交人民革命法庭。

工人、兵士、農民以及一切勞動者同志們！把全部政權都掌握在你們自己的蘇維埃手中吧。要像愛護你們的眼珠一樣的，來珍愛和保護土地、穀物、工廠、工具、生產物以及運輸等等——所有這一切東西，從此都完完全全是你們的東西，是全體人民的財產了。我們將逐漸地，經大多數農民底同意和認可，並依照他們和工人底實際經驗之指示，堅定不移地、不偏不倚地向着社會主義底勝利邁進，社會主義底這種勝利，將被較文明的國度中的先進工人所加強和鞏固，它將給與人民以永久的和平，並把他們從一切形態的壓迫與剝削當中解放出

來。

人民委員會主席 V·烏里亞諾夫（列寧）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五日）於彼得格勒

## 通告大眾的無線電

——給一切國的、師的、軍的、軍團的與共  
他的委員會，給一切革命軍隊的兵士與革命  
艦隊的水兵——

人民委員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給前敵總司令杜霍甯拍了一個無線電報，命令他立刻並且正式地向一切交戰國家（不論是協約國或是與我們處於敵對行動中的），提議休戰。

司令部於十一月二十一（八）日晨五時五分收到這個電報。曾命令杜霍甯不斷向人民委員會報告談判經過，並且只有在人民委員會批准之後，才能簽訂休戰條約。同時並將這種訂立休戰的提議，正式送交協約國駐彼得堡的全權代表。

人民委員會因在十一月二十一（八）日晚沒有接到杜霍甯的回電，即派列寧、斯大林與科羅倫科

用長途電話向杜霍甯質問延擱的原因。

談判從十一月二十二（九）日晨二時起，到四時半爲止。杜霍甯一再企圖躲避關於他自己行動的說明；並躲避對於政府的命令予以確切的回答，但是當堅決地命令杜霍甯須立刻開始正式談判休戰的時候，他却答覆拒絕服從這個命令了。那時即以俄羅斯共和國政府的名義，受人民委員會的委託，通知杜霍甯，因他不服從政府的命令，並因他對全世界的勞動羣衆，尤其是兵士羣衆予以空前災害的行動，特撤消他的職務。同時，並命令杜霍甯，在新的總司令或他所委派的接事的代表未接任以前，繼續進行工作。科羅倫科少尉被任命爲新的總司令。

兵士們：和平的事業，是操在你們的手裏！你們不要使反革命的軍官破壞偉大的和平事業，你們要嚴格地監視他們，以便避免革命軍隊所不應有的私自審判，並阻止這些軍官逃避革命法庭的審判。你們要維持最嚴格的革命的與軍事的秩序。

請前敵各師團立刻選舉全權代表，以便正式和敵人開始關於休戰的談判。

人民委員會特給你們以這樣的權力。關於談判的每一步驟，請用種種方法隨時通知我們。最後簽訂休戰條約之權，只操於人民委員會的手中。

兵士們：和平的事業是操在你們的手裏！小心、堅定、努力，和平的事業，一定可以獲得勝利。

俄羅斯共和國政府代表：

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軍事人民委員長兼最高總司令：科羅倫科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日）

## 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四日）在  
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新聞報導——

根據布爾塞維克黨團底委託，列寧發表演說，  
陳述布爾塞維克黨關於土地問題的觀點。

他指出，社會革命黨在土地問題上面已經遭受到失敗了，因為該黨在口頭上雖宣傳和鼓吹沒收地主的土地，但在事實上却拒絕把這一點實行起來。

地主的土地佔有制乃是農奴制度壓迫底基礎，因之地主土地之沒收，乃是俄國革命底第一步。但是土地問題是不能夠離開革命底其他任務來解決的。這些任務底正確提法是從對於革命所經過的那些階段之分析而來的。第一步乃是專制政體底推翻，及資產階級與地主政權底建立。地主底利益是

與資產階級及銀行底利益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第二個階段乃是蘇維埃底鞏固，以及與資產階級妥協之政策。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錯誤，就在於他們在當時藉口羣衆還發展得不夠，未曾出而反對這種妥協的政策。政黨乃是一個階級底先鋒隊，它的責任就在於領導羣衆跟着自己走，而並不在於反映羣衆之中等的狀態。但是要領導動搖的人，就須要自己停止動搖。

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同志們，在七月間人民大眾與妥協政策決裂時期就已經開始了，但是，直到現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還是向着阿夫克生特也夫之流伸出手來，而對於工人則僅給予一個小拇指。如果妥協政策再繼續下去，那末革命是注定要失敗的了。只有農民支持和擁護工人時，革命底任務才能够得到解決。妥協則不外是在工農兵羣衆，爲了藉改良底辦法，即由資本那方面實行讓步，而不經社會主義革命的辦法，來求得滿足他們的需要的一種企圖罷了。但是不推翻資產階級，不實行社會主義，就沒有可能給予人民以和平和土地。終止和制

止妥協，乃是革命底責任所在，而終止和制止妥協，這就是說要採取社會主義革命底道路。

列寧進而為給予鄉鎮委員會的指令而辯護，並論到與領導機關，如軍隊委員會、農民代表執行委員會等機關破裂的必要。他指出，我們是從農民那裏，取得我們關於鄉鎮委員會的法律的。農民所要求得到的是土地、禁止使用僱傭勞動，及耕田的工具。但是不推翻資本，這一點便不能夠達到目的。我們告訴他們說：你們想得到土地，但是土地已經抵押掉了，土地是屬於俄國資本以及世界資本所有的。你們是在向資本下挑戰書，但是你們所走的道路却與我們不同；但是我們和你們却是一致的，這就在於我們正在向着、而且必須向着社會革命前進。至於說到立憲會議的問題，報告人★曾謂他的工作將依國內的民意而定，但是我要指出一點，即：要相信民意，但是同時不要忘掉你們的來福槍吧。

---

★ 係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卡濟斯基而言。

列寧又進而論到戰爭底問題。當他提到杜霍甯之撤職以及科羅倫科之被委任爲軍隊的總司令時，在羣衆中有笑聲發出。他於是駁斥道，也許在你們看來這是好笑的事情，但是兵士們將因此種哄笑而非難你們。如果在座的有個別份子竟認爲，我們撤換了一個反革命的將軍，而另外委任了反對這個將軍、並已開始與之進行談判的科羅倫科這件事是好笑的事情，那末我們對於這些個別份子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們和那些不承認與反革命的軍閥必須要進行鬭爭的人們，是無絲毫相同之點的。我們寧可自政權中引退，而且如果必要時寧可進入地下狀態，也不願與這樣的人們有所噏舌或有任何的往來。

## 提交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 表大會之決議案草案

農民代表大會完全地和衷心地擁護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二十六日）關於土地的法律（命令），這項法律係由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所批准，而由作為俄羅斯共和國工農臨時政府的人民委員會所頒佈的。農民代表大會特此表明其實行此項法律之堅定的與不屈不撓的決心，號召一切農民一致地加以擁護，號召農民自己在各個地方上立即把它實行起來，同時並號召農民，專選舉以下這樣的人去担负一切負責的工作職位，這些人，在行動上、而不是在口頭上，曾經證明了其對於勞動的與被剝削的農民底利益具有完全的忠心，

其不顧地主與資本家及其追隨者與擁護者方面之任何反抗而保護這些利益之決心與能力。

同時，農民代表大會特表明其以下的確信，即只有在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開始的工人的社會主義革命得到成功時，構成土地法的一切辦法和設施才能完全實現，因為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够保證將土地無代價地轉交於勞苦農民之手，才能够保證將地主底農具予以沒收充公，才能够保證充分地保護農業工資勞動者底利益，同時才能够保證立即開始澈底消滅整個的資本主義工銀奴隸制度，才能够保證將農業生產物與工業生產物公平地和有組織地分配於國家底各個地區與居民之間，才能够保證對銀行之統制（如缺少這種統制，則即使土地底私有制是被廢除了，而人民對於土地的統制仍是不可能的），才能够保證國家對於勞動者與被剝削者予以各方面的幫助，等等，等等。

因此，農民代表大會，衷心地擁護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衷心地把它當作社會主義革命來擁護，並申明其依正確的漸次的階段，但

毫不遲疑地實行俄羅斯共和國底各種社會主義改革辦法和設施之百折不回的決心。

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始能保證土地法律之永久的成就與全部的實現。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底一個極端重要的條件，就是勞動的、被剝削的農民與一切先進國度中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間之最密切的聯盟。今後在俄羅斯共和國，國家底整個機構與行政從上到下，都必須以這樣一種聯盟為其基礎。這種聯盟，攆斥那一切的和任何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掩蔽的想轉回到被生活所責斥的與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政策執行者進行妥協的企圖，惟有這種聯盟，才能够保證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獲得勝利。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日）

## 工人和勞動及被 剝削農民之聯合

——致『真理報』編輯部書——

今天星期六，十二月一日（十一月十八日），當我在農民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曾當場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當時就立刻回答了。應該立即公佈這個問題和我的回答，給全體讀者們知道，因為在形式上我雖是以個人的名義說話的，但在實際上我是代表整個布爾塞維克黨說話的。

事情是這樣的：

在講到工人布爾塞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聯盟問題的時候（許多農民，現在還是相信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我在自己的演說中，曾證明，這種聯合，可以成爲一種『忠實的聯合』，可以成爲一種

忠實的聯盟：因為在僱傭工人底利益與勞動的及被剝削的農民底利益之間，是沒有根本的分歧的。社會主義完全能夠滿足工人底利益，也能夠滿足農民底利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滿足他們的利益。因此，無產者與勞動的及被剝削的農民之間的『忠實的聯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反之，在勞動的及被剝削的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是不能有『忠實的聯合』的，因為這些階級底利益，是根本分歧的。

設使在政府裏——我說道——布爾塞維克佔大多數，而左派社會革命黨佔少數，甚至假定共只有一個農業人民委員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布爾塞維克能否實現忠實的聯合呢？

能夠的，因為布爾塞維克在和反革命份子（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與祖國保衛派）進行鬭爭中雖是不可調和的，但是他們在表決涉及純粹社會革命黨的土地政綱（此政綱已由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會所通過了）諸條之問題時，一定是棄權的。例如關

於平均使用土地及小農重分土地的一條，就是這樣的。

布爾塞維克在表決這一條時，雖曾棄權，但他們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綱領。因為在社會主義勝利底條件之下（工人對工廠之監督，以及隨之而對工廠之奪取，銀行之國有，調劑全部國民經濟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之設立），在這種條件之下，工人應該同意於由小規模的勞動的及被剝削的農民所提議的過渡辦法，如果這些辦法，不貽害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話。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一八九九——一九〇九年），他一再承認——我說——進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辦法，在大農及小農的國家裏，是不能一樣的。

我們布爾塞維克在人民委員會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表決類似條文時，應該棄權，因為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以及贊成他們的農民）同意於工人監督，銀行國有等等之時，平均使用土地，不過是進到完全的社會主義去的過渡辦法之一。如果無產階級壓制這種過渡辦法，那是很愚蠢的；無產階級為

着社會主義勝利的利益，在這些辦法之選擇上，應當對勞動的及被壓迫的農民有所讓步，因為這些辦法，對社會主義事業是不會予以危害的。

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如果我沒弄錯的話，那是菲奧非拉托夫同志）當時向我提出下面的問題：

『假使在立憲會議上，農民想要通過平均使用土地的法律，而資產階級則反對農民，那時決定之權，將依布爾塞維克以轉移，布爾塞維克在這種狀況下將怎樣辦呢？』

我回答道：當社會主義事業因實行工人監督生產，銀行國有等等而獲得保證之時，工人與勞動的及被剝削的農民之聯合，使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舉手贊成農民，反對資產階級。

在那個時候，據我的意見，在表決時，布爾塞維克可以有權提出自己的聲明書，保留自己的不同意等等，但是如果在這種場合之下棄權，那就是說爲了跟他們的局部的爭執，而叛賣了自己的同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同盟者。在這樣情形之下，布爾塞

維克是從不至於叛賣農民的。如果政權是握在工農政府手中，如果實行了工人監督生產，實行了銀行國有，設立了領導（調劑）全部國民經濟的工農的最高經濟機關等等，那末平均使用土地等等辦法，是不會危害於社會主義的。

我的答覆如此。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十一月十八日）

## 在第二次全俄農民代 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二日）——

同志們，在上次的農民代表非常代表大會上，我是代表布爾塞維克黨團，而不是代表人民委員會出席會議的。現在我仍以這同樣的資格來發言，因為我認為，使你們，使這次的農民代表大會知道布爾塞維克黨底意見，乃是一件大事。

當我到達會場的時候，我曾聽到最後發言人底演說底一部份，他在論到我時，曾告訴你們說，我要用刺刀驅散你們★。同志們，俄羅斯已經越過那任何人都能管理和統治她的地步了。你們都知道，自從軍隊把他們的武器掉轉過來而為爭取自由而戰之時起，自從穿着兵士制服的農民，能够集合起來

而與沒有穿這種兵士制服的農民相衝突的時候起，那能挫折人民底意志，挫折農民和工人底意志這種力量已經沒有了。

同志們，我願意告訴你們，我們是怎樣了解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的。同志們，這裏有人曾說，新的革命浪潮會把蘇維埃掃蕩掉的。但是我說，這是不會有的事情。我堅決相信，蘇維埃是絕不會死亡的；這一點已由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所證明了。蘇維埃絕不會死亡的，因為它們在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中就會曾經組成過；它們在二月革命之後也會曾經組成過，而它們不是由於某人個人的創始，而是由人民大眾底意志，從下面組織起來的。在此，決不能有任何的限制，也決不能有任何的虛禮和儀式，因為這些蘇維

---

★ 此處係指莫哀西耶夫（一個社會民主國際主義者，與『新生活』派有密切的聯繫）的演說而言。莫哀西耶夫當時曾說：『我們所有的並不是蘇維埃底政權，而是列寧——就是你們剛才予以歡呼的——底政權。……烏里亞諾夫知道，如果你們不同意他，他就會用刺刀驅散你們的。』

——譯者註

埃是根據人民底意志而組成的，而人民則有自由於任何時候召回他們的代表。蘇維埃優於任何的國會，蘇維埃也優於任何的立憲會議。〔會場騷動喊聲：『這是撒謊啊！』〕布爾塞維克黨曾經常常宣稱，最高的機關就是蘇維埃。不能夠說，這是撒謊，因為發生於歐洲、並推翻了君主政體的革命，會藉立憲會議底幫助而成立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如像我國所發生的這樣的革命，從來沒有過，在無論任何地方，也都沒有過。有人說，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只是創立了一個『布爾塞維克的政府』。我可以指出，在人民委員會中不僅單是布爾塞維克而已。你們當中有記得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人，就會知道，在那時布爾塞維克還只是少數；但是現在，在從經驗中認識到妥協政策勢將引導到何處去之後，人民在工兵代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却使布爾塞維克黨佔多數了。當人們告訴我，並在敵對的報紙上高呼，說槍刺可能是朝向蘇維埃時，我只是付之一笑而已。槍刺是握在工兵農的手中，而只要是握在他們的手中，那

末槍刺是絕不會朝向蘇維埃的。讓反革命掉轉槍刺來反對蘇維埃吧，對於這種東西，蘇維埃是一點也不怕的。

現在來談立憲會議的問題，我必須指出，只有在人民自己可以自由地發展、自由地建立新的生活時，立憲會議才能夠有所助益。我請問你們：情形是不是這樣的呢？

我告訴你們一件你們全都知道的事情：『人並不是爲安息日而造的，而安息日却是爲人而造的。』同志們，你們都知道，立憲會議的選舉是如何進行的。那是最先進的選舉方法之一種，因爲在這裏被選舉的不是個別的人，而是政黨底代表。而這是前進了一步，因爲革命是由政黨、而不是由個人幹的。當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時，只有社會革命黨一個黨，即在立憲會議中得到多數人擁護的黨。但是現在的情形却不同了。你們也許會說，布爾塞維克也曾發生過和這同樣的情形。不，同志們，這乃是一個全世界範圍的法則。無論在何時何地，人民都在緩慢地和痛苦地劃分爲兩個陣營，即：被巧取豪奪

者、被蹂躪者的陣營，那爲一切勞動者爭取一個更光明的將來的人們之陣營，與設法擁護地主與資本家的人們之陣營。當進行選舉時，老百姓所選舉的並不是那能表現他們的意志和願望的人。你們說，我們曾將整個的立憲民主黨宣佈爲人民底公敵。是的，我們是這樣做了，這是我們表現了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意志。而目前，當我們處在和平底門限，處在綿亙三年之久的可怕的屠殺告一停止之時，我們更相信，這乃是一切國度的一切勞動者底要求。在歐洲，推翻帝國主義的事業，正在緩慢而又艱苦地進行着，而一切國度中的帝國主義者，現在都會看到，人民是強大的，他們將用自己的力量推翻那障礙他們去路的一切人。當人們組織暴動反對工農、反對蘇維埃，而用他們的另一隻手指指出參加立憲會議之最高資格時，我們並不要有所忌憚的。在七月間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要把你們宣佈爲人民底公敵了。』我們的回答是：『試試看吧。』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及其走狗，曾經試圖把這種話公開地說給老百姓聽；但是他

們並沒有如此做；他們採用了暗諷、誹謗與造謠誣  
譏的辦法。當資產階級開始發動國內戰爭（我們可  
證實此點）之時，他們煽動了士官學校學生進行暴  
動。但是勝利者的我們，對於戰敗者的他們，却是  
仁慈的。而且，猶有甚者，我們甚至還保存了他們  
的軍人的榮譽。而在目前，當召開立憲會議之時，  
我們又說：當立憲會議底四百個議員都到會時，我  
們就使會議開幕。我們知道，立憲民主黨人底陰謀  
正在繼續進行着，我們知道，他們正在爲着錢囊、  
爲着貪婪和財富，而組織反對蘇維埃的暴動。我  
們公開地斥責他們爲人民公敵。當和平條件即將披  
露，當我們就要取得停戰，當土地委員會底委員免  
於被捕，當地主土地將予以沒收，當對工廠與工場  
實行工人監督之時——在這樣一種時候，他們却要  
進行陰謀來反對我們，反對蘇維埃。我們因此特宣  
佈立憲民主黨乃是資產階級底政黨，他們是人民底  
公敵，我們必須和他們進行鬭爭。

## 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 會告農民宣言草案

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熱誠地號召和呼籲俄羅斯一切民族和人民底農民，在俄國大革命目前這種最嚴重與最負責的時機當中，傾其心志，傾其全力，以喚起那些尚在沉睡猶未覺醒的人們，鼓舞和激勵那些不堅決的份子，並從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從每一個鄉村、從大城市中的每一個市區中，高聲呼出他們有力的和果斷的話語。

農民同志們！我們構成了我國絕大多數的人口。我們乃是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主要羣衆。我們是爲滿足勞動者之合法的與公正的要求——首先是對於土地的要求——而鬭爭的主要的戰士羣，我

們是反對地主與資本家方面一切形態的壓迫與剝削的主要的戰士羣。

農民同志們！我們是我們軍隊底主要羣衆，這個軍隊首先遭受了爲沙皇與資本家所煽動的、爲時達三年以上的戰爭之非人道的痛苦；但同時，與工人在一起，爲自由、爲土地、爲和平，以及爲了把勞動羣衆從一切形態的壓迫與剝削下完全解放出來而鬪爭之先鋒戰士底艱苦的、然而高尚的和光榮的使命，也落到它的身上了。

農民同志們！要想一想我們這次的宣言和號召，這宣言是農民代表們向俄羅斯一切民族底農民發出的。在每個村莊裏，在每所茅舍裏要宣讀一下我們的號召；要毫無例外地在一切會議和農村集會上，以及在農民底公共建築物中，加以討論；在各個地方上，要作出你們自己的堅定而不可動搖的決議。因爲我們國土底命運，多半是依你們的決議而定的，是依大多數人民底決定、依農民自己的決定而定的。

有關生死存亡的時機正在逼近着。最後的決戰

已迫在眉睫。整個國度，我們共和國底一切民族，已被劃分為兩個大的陣營。一個陣營，就是地主與資本家、富有者及其僕從、高官顯宦者及其朋友、人民底指揮者以及戰爭底擁護者底陣營。

別一個陣營，就是工人和勞動的及被剝削的農民、貧苦人民及其朋友、兵士羣衆以及和平底擁護者、爲和平而進行堅決的、果斷的、勇敢的革命鬥爭——在這個鬥爭中，對於人民底壓迫者是無情的——底倡導者之陣營。

這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在國內某些部份，已經尖銳化而達到了直接的公開的國內戰爭的地步，這個戰爭就是蘇維埃軍隊反對那區區少數希望依賴於財富底力量並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底政權和政府——的人們的戰爭。

農民同志們！在目前，很多事情都是依靠你們的重要的、堅定的、不可動搖的話語而定的，如：此次國內戰爭之停止，須依靠之；在俄羅斯，無代價地將一切土地和平地轉交於勞動者之手的可能性，須依靠之；社會主義底勝利，亦須依靠之。農

民同志們，像一個人似地矗立起來吧，提高你們的聲音，述說你們的要求，寫出你們每一個村莊的委託書吧。你們可以使別人傾聽你們的意見；你們要強迫一切人都傾聽你們所說的話！

農民同志們！你們首先應當對於從這次代表大會分裂出去的那些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會底代表們，予以斷然的責備。要嚴咎和責難這些分裂主義者。要責備這些破壞農民團結、破壞勞動人民團結、破壞農民與工人團結的人們。這些分裂主義者，這些農民團結底破壞者，這些逃到富有者陣營、逃到地主與資本家陣營中去的人們，犯了極大的罪惡。這些人們自稱為『社會革命黨』右派和中派，自稱為阿夫克生替耶夫與車爾諾夫底追隨者。他們已經叛賣了社會革命黨底全部學說和綱領；他們已逃到社會主義底敵人那方面去，逃到革命底絞殺者那方面去了。他們已與社會革命黨底學說、綱領和要求之忠實的保衛者，已與『左派社會革命國際主義者』黨——這些人是仍然忠實於勞動農民生利益的——決裂了。他們，這般阿夫克生替耶夫與

車爾諾夫底追隨者們，已退出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拒絕服從大多數農民意決議案，以便他們可以執行富有者及資本家底意志以反對農民，以便阻撓和平底事業，以便妨害毫無代價地立即將土地交於勞動人民之手，以便拯救阿夫克生替耶夫、車爾諾夫、馬斯洛夫之流底使農民致命的政策。

發表你們對於這些出賣農民事業的叛徒的非難之詞吧。你們用這種非難可以救出許多懦弱和動搖的人們，可以把俄羅斯從發動國內戰爭之瘋狂的企圖中拯救出來。這些企圖是瘋狂的，因為除掉血流成渠之外，它們是任何東西都不能改變的。在世界上，任何東西都不能破壞工人、兵士及農民之一致的決議案，都不能破壞工兵代表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底決議案及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底決議案。

發出你們對於這些出賣農民事業的叛徒的非難之詞吧。讓每一個鄉村都來表明它對於這兩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即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的信任吧。讓每一個鄉村，都把社會革命黨或農民蘇維埃或機關底那些不會高聲宣佈、而且未用行動

證明他們對於這些決議案衷心承認的代表們，從立憲會議中撤回吧。

農民同志們！你們都知道，那些反對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決議案以及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的人，只用欺騙的辦法，才能夠由農民被選到，而且已經被選到立憲會議中去。這些常常自稱為『社會革命黨』人的人們，在實際上是欺騙了農民，這些農民，至今還不知道關於阿夫克生替耶夫、車爾諾夫與馬斯洛夫的政策——向地主讓步政策，與資本家妥協政策，逮捕各地農民土地委員會委員政策——的真象和實質。這些阿夫克生替耶夫們、馬斯洛夫們與車爾諾夫們，是欺騙了農民，因為社會革命黨之一般的名單，是在十月三十日（十七日）以前就編就的，但是只有在十月三十日（十七日）以後，這件事實的真象始暴露於整個俄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八日（十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才把事實真象暴露於全俄國的面前。這種

事實眞象，再一度地爲蘇維埃政權、爲蘇維埃政府所暴露了，蘇維埃政府第一個發表了這些可恥的秘密條約，它第一個在行動上表明了這種鬭爭應當是何等樣的鬭爭，而且它已經在前綫之一獲得了休戰底初步成功。

蘇維埃政府曾頒佈了土地令，因而毫無保留地站在農民這一方面，並且剷除了對於各地農民全部權力之外來的妨礙或干涉的一切可能性，這時蘇維埃政府就暴露了這種眞象。

事實眞象如何，也被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所暴露了，這次代表大會在其特別的、詳盡的決議案中，第一個向農民暴露了阿夫克生替耶夫與車爾諾夫之流底執行委員會★之可恥的作用。這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一月三十日）開幕，將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八日）宣告閉幕。

---

★ 此處係指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存在的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而言。

農民同志們，你們看吧，當十月三十日（十七日）擬就名單時，並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日）立憲會議底選舉中，農民在當時還不能知道關於土地與和平的真象，他們還不能把自己的朋友和敵人，和披着羊皮的狼分別開來。你們看吧，那些反對工兵代表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以及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的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只有用欺騙的辦法，才能够以農民的名義出來說話。

農民同志們，不要允許因為此種欺騙而致流血吧！提高你們的聲音，堅決反對和抗議那些退出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的人們。在每一個省、每一個縣、每一個鄉和每一個村中，都起草你們的委託書，向那些退出了代表大會的人們提出你們的抗議；公佈那些被選到立憲會議去，但不接受這些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地方農民代表底名單，並要求這些代表退出立憲會議，因為只有用欺騙人民的辦法，他們才能够冒充他們乃是為人民所選舉的。

農民同志們！立憲會議應當表現人民底意志。那些退出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的人們，那些阻

撓它的意志、在農民中引起分裂的人們，那些背棄農民而跑到富有者方面去的人們，絕不是人民所選舉的人，他們是叛賣者，在立憲會議中是沒有他們的地位的。他們既不能給勞動者帶來和平，也不能帶來土地：他們不過爲人民帶來了富有者反對蘇維埃政權之瘋狂的和罪惡的憤怒而已。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這種欺騙了。人民再也不能忍受別人來挫折他們的意志了。人民是不會放棄蘇維埃政權以取悅於富有者的。人民是絕不允許富有者去斷送他們已取到手中的和平事業，去斷送立即無例外地、無代價地將土地交與勞動者的事業的。

擺在我國面前的，只有兩條出路：

或者是卡立亭們、立憲民主黨人、柯爾尼羅夫們（以及他們的掩蔽的同盟者，即阿夫克生替耶夫、車爾諾夫與馬斯洛夫之流）發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國內戰爭，一個血流成渠的戰爭，一個對於其發動者說來乃是絕望的戰爭，這個戰爭不會剝奪蘇維埃底權力，而其結果只會產生更大的憤怒，付出更大的犧牲，流更多的血，更加延遲偉大的社會主

義改革底實行，使缺乏穀物的省份更加飢饉罷了。

或者是老實地承認這個對於一切人都是明顯的事實，這就是說，反對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與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的人，只有假借欺騙手段，才能够被農民選到立憲會議中去，因此，這樣的代表，必須實行改選。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或者是對於富有者，對於阿夫克生替耶夫、車爾諾夫與馬斯洛夫之流加以無情的消滅。或者使他們同意將這些選到立憲會議去的農民代表實行改選，如像那些反對兩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與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的人剛剛代表農民在立憲會議上所講演的那樣。

決定權是在你們的手裏啊，農民同志們！

這種最後的決定是完全依你們而定的。你們靠一切農民之堅定不移的語調，從各個地方上來的一切農民底委託書，是能够在全國、在俄羅斯的一切民族中間樹立和平的，是能够停止國內戰爭，能够

保證一個不虛偽的、而是真正的立憲會議，是能够以公正的和平加速和便利於戰爭之停止，能够加速將一切土地交於勞動者之手的，是能够加強農民與工人之間的聯盟，並加速社會主義底勝利的。

決定權是握在你們的手裏啊，農民同志們！土地交於勞動者之手萬歲！和平萬歲！社會主義萬歲！

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

日（六日至七日）

## 關於立憲會議和逮捕立 憲民主黨黨員的演說

——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一日）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議事錄——

如果離開階級鬭爭——這個鬭爭已經成爲一個國內戰爭了——底情況來考察立憲會議，那我們暫時還不知道，在表現人民底意志上，有更完善的機關。但是，我們切不可耽溺於幻想之中。立憲會議是將在國內戰爭的情況之下，行使其職務的。而發動國內戰爭的人，正是卡立亭這些資產階級的份子。

在想延遲莫斯科起義的企圖以後，在克倫斯基欲調遣軍隊進攻彼得格勒的企圖失敗以後，在想組織軍隊指揮員中的反革命的上層份子之企圖毫無結

果以後，他們現在又力圖在頓河上組織起暴動來了。這個企圖是絕無希望的，因為勞動的哥薩克人是反對卡立亭這派人的。

在不贊同對於追究立憲民主黨一事之譴責時，列寧宣稱，不能把階級鬭爭跟政治上的敵對者分離開來。人們說立憲民主黨並不是一個強大的黨派，這是不對的。立憲民主黨底中央委員會，就是資產階級底政治上的總參謀部。立憲民主黨人曾經吸收了各個有產階級：凡比立憲民主黨更右的份子，都和他們混合在一起了。他們都是一致擁護立憲民主黨的。

人們向我們建議，按照在最初所計劃的立憲會議的形式，來召集立憲會議。不，對不起，這一點是做不到的。那種辦法是計劃來反對人民的。我們已經革了命，爲的得到保證，使立憲會議不要被用來反對人民，爲的使這些保證，能掌握在政府底手裏。在立憲會議將要召集的時候，在我們的命令上已經說得很明白、毫不含糊了。我們的命令，對於這個問題已給了確切的回答。還是不要沉湎於人心

洞察術吧；我們是什麼東西都不掩蔽的。我們說過：當滿足四百人時，我們即召開立憲會議。但是選舉的進行，較指定的時期為遲，這一點是不能怪我們的。在某些地方上，蘇維埃自己指定了較遲一些的選舉日期。既然選舉底日期各地不同，那就需要規定，必須有若干名額的代表，始能召開立憲會議。曾經有人企圖利用在法律中並未明白指出代表名額這一點，想在任何代表名額之下，即召開立憲會議。如果竟然應允了這樣的事情，那末試問，政府的處境將成爲什麼樣子呢？蘇維埃政權明令規定，立憲會議在怎樣的代表名額之下，方可召集，這是做得完全對的。蘇維埃政府已經這樣做了。凡是不同意於這個命令的人，儘可加以批評。但是，當我們所聽到的，不是批評，而是暗示和一般的猜測時，我們將完全漠然置之。

當一個革命的階級正在進行鬭爭以反對有產階級，而後者又正在進行反抗時，那末他就應當粉碎這種反抗。我們將粉碎有產階級底反抗，將運用他們會用以粉碎無產階級的一切手段和辦法，來粉碎

有產階級底反抗。至於其他的手段和辦法，則還沒有發明出來。

你們說，必須使資產階級孤立起來。但是，立憲民主黨人，在形式上的民主的口號，在立憲會議的口號掩蓋之下，而在事實上却發動了國內戰爭。他們說道：『我們要坐在立憲會議裏面，而同時又要組織國內戰爭。』而對於這一點，你們却以空談孤立回答之。

我們不僅僅迫害形式主義底違犯者，我們並且是拿着直接的政治的罪狀在反對一個政黨呢。法國的革命者就是這樣作的。對於那般參加了選舉、但却不知道他們所選舉的是些什麼人的農民，我們的回答便是如此。讓人民知道，立憲會議並不是完全像克倫斯基所願望的那樣召集的吧。我們已經實行了撤回權（即撤回和另選代表的權力——譯者註），而立憲會議也將不是像資產階級所計劃的那種東西了。當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只剩下幾天的時候，資產階級却在組織國內戰爭，加強怠工活動，並暗中顛覆此次的休戰。我們自己切不可為形式上的口

號所蒙蔽和欺騙。他們寧願意坐在立憲會議裏面，而同時却組織國內戰爭。讓人們去認真地檢討我們反對立憲民主黨所開的罪狀吧，讓人們去證明立憲民主黨並不是國內戰爭——這是一個使全國陷於血泊中的顯然絕望的戰爭——底總參謀部吧。……斯泰因堡同志並不會企圖來證明這一點。但他已忘記了那關於立憲民主黨人與柯爾尼羅夫之間的聯繫與接觸上所暴露的一切；暴露這些聯繫和接觸的，並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政敵車爾諾夫。人們向我們建議，應當捉住這個信號兵。我們將不以獵取特殊的個人一事，來掩蔽我們反對一個整個階級底總參謀部之政治上的非難。……

列寧於是接着就非難把布爾塞維克也被宣佈為人民公敵一點。他說道，人們威脅我們，說要宣佈我們為人民底公敵，但是人們却不曾這樣做。他們是不敢這樣做的。那時我們會對他們說道：『好吧，如果你們能夠的話，那末就試試看吧；你們試試告訴人民說，作為一個政黨、作為一種方向的布爾塞維克黨，乃是人民底公敵吧。』他們不敢這樣

做；他們僅搜索和打擊特殊的個人，他們進行了一種誹謗和誣讒的攻勢。我們告訴他們道：你們不能夠宣佈我們爲人民底公敵；你們沒有一點點原則上的東西可以反對布爾塞維克；你們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散佈誹謗和誣讒而已。我們對立憲民主黨的非難，使政治鬭爭上的小的機巧手段，告一結束。我們要把真理告訴人民。我們要告訴人民，他們的利益是高出於任何民主機關底利益之上的。我們絕不能又回到舊的偏見上面去，這種舊的偏見，使人民的利益從屬於形式上的民主主義之下，立憲民主黨人高呼：『一切政權歸立憲會議。』但是他們的意思，在事實上是說，『一切政權歸卡立亭』。這一點，必須要告訴給人民，而人民是會贊成和認可我們的行動的。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六日）

## 給 F·E·德茨爾任斯基的信

德茨爾任斯基同志：

關於你今天關於和怠工者以及反革命者從事鬭爭的方法的報告，我有點管見。

通過一個像下面這樣的命令，是否可能呢？

### 關於反對反革命及怠工者的鬭爭

資產階級、地主、以及一切富有的階級，都在拚命地用盡一切力量以陰險手段來顛覆革命，而革命底目的，則在於保衛工人底利益，保衛勞動的與被剝削的羣衆底利益。

資產階級正在製造着最大的罪惡；它正在賄買社會中那些被擯棄與墮落的份子，並組織他們進行殺戮。資產階級底擁護者，特別是在高級的職員、銀行官吏等等當中的人，正在實行怠工，組織罷

工，以便對抗和妨害政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改革而訂立的各種設施和辦法。他們甚至已達到對糧食分配怠工的地步，以致使千百萬的人民有遭受到飢餓底威脅。

爲了和反革命及怠工者進行鬭爭起見，特殊的辦法是完全必要的。人民委員會有鑒於此種需要，特規定：

(一) 凡屬於富有階級的人（這就是說，每月收入在五百盧布或五百盧布以上者，及握有城市不動產、債券與股票底所有主，或擁有現款超過一千盧布者），以及銀行、股份公司、國家機關與公共機關底一切職員，必須於三日之內，向他們的家屋委員會，呈交三份聲明書，上面須有自己親筆簽名，並註明住址、收入、供職何處及其職業諸項。

(二) 家屋委員會須對此等聲明書加以連署，除自己保存一份外，其一份送交城市行政機關，另一份送交內政人民委員部（地址：）。

(三) 凡不遵行本法律者（如未寫聲明書或捏造虛偽的報告等等），以及違犯本條例而不執行關

於徵集與保存此種聲明書、並將其呈交上述機關等項之家屋委員會委員，依其違法程度之不同，每犯一次得處罰現金五、〇〇〇盧布，一年徒刑，或送到前綫上去。

(四) 凡在銀行、國家機關與公共機關、股份公司、鐵路等等中，實行怠工破壞，或辭退工作者，須受到與上述同樣之處罰。

(五) 作為實行普遍的勞動服務之第一步，茲下令凡第一款中所指出的人們，他們必須：經常在其身邊攜帶附有家屋委員會以及其本機關負責人或所選機關（工廠委員會，糧食委員會，鐵路委員會，僱員工會等等）證明書之上述的聲明書抄本；此種證明書上，必須書明本人担任何種公共的服務或工作，是否作為一個體弱無能或殘廢的人而與其家屬居住在一起，等等。

(六) 第二，這種人必須自本法律頒佈之日起一星期內，備辦工人消費冊（附上樣本一紙），以便記入每週的收入與支出，並須記入本人所擔負的與完成該類公共服務機關之證明。

(七) 凡不屬於第一款所規定之人，一概須向家屋委員會呈繳一份關於其收入與供職地點之聲明書，並須在其身邊攜帶經家屋委員會所證明的此種聲明書之抄本一份。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日（六  
日至七日）

##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 化之指令草案

因資本家與官吏底投機操縱與怠工行爲、以及一般的紊亂狀態所造成之危急的糧食情勢和飢餓危險，使得在目前採取非常的革命手段以對付此種罪惡，成爲一件極端重要的事情。

爲了使全國的一切公民，特別是勞動階級，都能在自己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之下，不顧一切，採用最革命的辦法立即和從各方面担負這種戰鬪，並從事於適當地調整國內的經濟生活，特頒佈以下的條例：

### 關於銀行國有及採取因此種措置而 感到必要的辦法之命令草案

(一) 一切股份企業，茲特宣佈爲國家底財

產。

(二) 股份公司董事與經理，以及屬於富有階級的一切股東（即擁有財產在五、〇〇〇盧布以上，或其每月收入超過五百盧布者），均須完全地繼續管理這些企業之業務，執行工人監督法，將一切股票交與國家銀行，並將自己活動的每週報告書，送交地方上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三) 國家公債，無論其為外債或內債，一概予以廢除。

(四) 小額債券以及一切股票之持有人，亦即屬於人口中的勞動階級之持有人，其利息將予以充分的保護。

(五) 實行普遍的勞動服務制：不分男女，凡年在十六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之一切公民，均須執行地方上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或蘇維埃政權底其他機關所指定的工作。

(六) 作為實施普遍的勞動服務之第一步，茲命令：凡屬於富有階級的人們（見第二款），皆必須持有和正確進行工人消費冊或工人收支簿，此種

冊簿，必須送交相當的工人組織或地方上的蘇維埃及其機關，以便每週登記其所担负的工作之執行情形。

(七) 爲了適當的計算和分配食品以及其他必需品起見，國家底每一個公民，皆須加入某一消費公社。食物委員會、供給委員會及類似的組織，以及鐵路與運輸職工會等等，均須在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之下，對於本法律之遵行，予以監督。特別是那些屬於富有階級的人們，均須在消費公社業務之組織與管理上，執行蘇維埃所指定他們做的任何工作。

(八) 鐵路工人及僱員工會，須迅速起草並立即開始實行非常措施與辦法，以便更好地辦理運輸，特別是關於食品、燃料以及其他重要必需品底運輸事宜，此等工會在工作中，首先須以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底指示與命令爲指導，其次須以爲此目的而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與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授以全權的機關之指示與命令爲指導。同樣地，與地方上的蘇維埃共同工作之鐵路工會，並有如下的責

任，即猛烈地，不惜採取革命的辦法，制止囤積居奇行爲，並無情地鎮壓一切投機者。

（九）工人組織，機關僱員工會，及地方上的蘇維埃，須立即着手將已經關閉的和已經復員的企業、以及失業工人，改作有用的工作和生產必需品，並覓得訂貨單、原料品與燃料。地方工會和蘇維埃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推延此種工作之進行，並在接到上級機關的特別指示以前，即須着手進行農村生產品與城市生產品之交換；同時，在進行此種工作時，地方上的工會與蘇維埃，必須嚴格地遵照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底命令與指示行事。

（十）富有階級之人，須將其一切現款，存放於國家銀行及其支行，或存放於儲蓄銀行，如係維持生計，其每週提取之款額，不得超過一〇〇至一二五盧布（此點由地方上的蘇維埃規定之）；如係用於生產與貿易，惟有持有工人監督機關之書面的證明書，始准予提取。

爲了監督本法律之真正實現起見，將製定以目前的通貨券兌換新的通貨券之條例，凡犯欺詐國家

與欺詐人民之罪者，其全部財產，將予以沒收充公。

(十一) 凡違犯本法令者，怠工者，與進行罷工之政府官吏，以及投機家等等，均將受到與上述同樣之處罰，並予以監禁，或遣送到前綫上去，或從事強迫勞動。地方的蘇維埃及其下所設的機關，必須儘可能迅速地製定最革命的措施和辦法以對付這些真正的人民公敵。

(十二) 職工會與勞動者底其他組織，須與地方的蘇維埃取得合作，組織（由較可靠的及黨的以及其他組織所推薦的人參加）流動的視察團，以便監督本法律之實行，檢查工作之數量與質量，並將違犯或規避本法律之人，提交革命法庭審判。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

## 論銀行底國有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十四日）在全  
俄中央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議事錄摘錄——

前一個發言人（阿維洛夫）想恐嚇我們，說我們定要滅亡，定要崩潰。這種恐嚇，對於我們已不是新鮮的了。那表現上述發言者一派意見的報紙（『新生活』）本身在十月革命前，即已經說過，在我們革命中，除了蹂躪的舉動與無政府狀態的騷亂以外，再不會發生其他效果。所以，如果有人說我們是走着錯誤的道路，那末這話只是資產階級心理之反映，就是和資產階級無關的人，都不能脫去這種心理的（國際主義派插言道：『巧言惑衆』）……不，這不是巧言惑衆，你們常說什麼斧頭等等的话，這才是真正的巧言惑衆。

命令上所提出的全部辦法，僅是真正保證監督之實行罷了。

你們說機關太複雜，說它太脆弱，說問題太紊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初步真理。如果利用此種真理，去阻礙全部社會主義的設施，那末我們說，這樣幹的人，才是巧言惑衆之徒，才是極有害的巧言惑衆之徒。

我們想開始清查保險箱，但是有人却用着學問淵博的專門家的名義，向我們說，在保險箱裏面，除了文件和有價證券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了。假使人民代表，要監督他們，這有什麼壞處呢？

假使如此，那末這些從事批評的學問淵博的專門家，又爲什麼要隱匿起來呢？在蘇維埃採取一切決定時，他們聲明，同意於我們，但是只在原則上同意罷了。這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全部妥協派底慣技，他們總是用原則上同意和實際上不同意的手段，葬送一切。

假使你們諳熟一切事情，並且有經驗，那末，你們爲什麼不來幫助我們，爲什麼我們在困難的路

上，僅僅遇到你們的怠工，而不見其他東西呢？

你們是從正確的科學的理論出發的，但在我們看來，理論只是所採取的行動之根基，使我們對這種行動有信心，而並不是一種死一般的恐懼。自然，開頭是困難的，我們往往遇到脆弱的東西，然而我們無論在過去、現在與將來，總是能夠加以應付的。

假使一本書，除了妨礙新的辦法以及永是害怕新的辦法以外，再不能作其他用處，那末這本書是一錢不值的。

除了空想社會主義者以外，無人不否認，不經抵抗，不經無產階級專政，不對舊世界下鐵手，是可以獲得勝利的。

你們在原則上接受了這個專政，但是把這個字（專政）翻成俄文，而叫做『鐵手』時，在實際上應用之時，你們却以事業的脆弱和紊亂相警告了。

你們固執地不想知道，這隻鐵手，非但會破壞，並且還會建設。假使我們從原則轉到實際，那末這是我們的毫無疑義的優點。

爲實行監督起見，我們號召銀行事業家，和他們一塊兒製定他們同意的辦法，以便在完全監督和向政府報告的條件之下，獲得貸款。但是銀行的職員裏面，也有接近人民利益的份子，他們說道：『他們在欺騙你們，趕快消滅直接遺害你們的罪惡的活動呵。』我們就趕緊做了。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複雜的辦法。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甚至有經濟學識的人，也不敢說能够實行這種辦法，我們可以應用那些經營此種事業的專門家，但是這只有鑰匙握於我們手中的時候才行。那時我們甚至能聘請以前的富翁，來作顧問。誰願意工作，就請來吧，只是不要把任何革命的創造，變成死的文字，——這是我們所不幹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字，我們說得非常鄭重，並且要加以實現。

我們想走和銀行妥協的道路，我們會供給他們貸款，以資助企業，可是他們舉行大怠工，實踐使我們不能不採取別的辦法，實行監督。

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同志說，他們在原則上，

贊成立刻把銀行收歸國有，以便此後在最短的時期內，製定實際的辦法。但這是一個錯誤，因為我們的方案，除了原則以外，再無其他。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正在等着討論這些原則，如果現在不批准這個命令，那末，這種情形將會引導到這種地步，就是銀行將採取各種辦法，以嚴重地破壞經濟。

此令之實行，是不能稍緩的，不然，反對我們的舉動及怠工，將葬送我們。

## 關於消費公社之命令草案

資本家之間爲瓜分其掠奪物的鬭爭所引起的戰爭，其結果已造成了難以形容的破壞與毀滅。罪惡的投機與利潤之角逐——特別是在富有階級之間——更使這種破壞和毀滅加劇了，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人民，都由於此種結果而遭受到飢餓與失業底痛苦。採取非常手段以救濟飢餓者和無情制止投機者之必要，就使得工農政府決意製定下列的條例，作爲俄羅斯共和國底一種法律：

國家底每一個公民，都須加入地方上的消費公社（村、鎮、小村落、市區、街道等等）。

各家庭之集合而爲消費公社，須是自由的，僅有這樣一個限制，即每個公社中，非富有階級的成分（即工人，不使用僱傭勞動的農民，等等），不得少於社內家庭數目底三分之二。

除採購與分配生產品之外，每個消費公社，都

須管理土產品底銷售事宜。消費公社理事會，必須設立供給委員會，如無相當的供給委員會之書面的證明，則任何生產品之運輸，皆不得予以通行。

現存的消費公社，茲宣佈收歸國有，此等公社須容納其所在地之全體居民——毫無例外——加入該社。

私人，可以不在他們地方上的商店而到中央商店去購買生產品，但只有在下述條件之下，即把這筆賬亦記入該地方上的消費公社底賬簿中。

生產品底運輸、以及購買與出賣，如無供給委員會之證明書，則將受到如下的處罰，即沒收犯罪者之全部財產，加以爲期不得少於六個月之監禁，並須從事強迫勞動。

批准生產品運輸或購買與出賣之證明書，須繕寫兩份，並須經相當的供給委員會三個委員（不得少於此數）之簽署；一份須交理事會之文件案卷中保存之。

每一證明書，皆須指明：生產物係由某一消費公社運出而送交那一消費公社。

電報局對於供給委員會之電報，須立即拍出，不得依次積壓。

一切供給委員會，其行動皆須在地方上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底監督之下，並須按照該蘇維埃底指示爲之。

每一個人皆有權利在其消費公社中自由取得生產品，而不受任何限制，但有爲舶來品入口而規定的限制條例，自不在此例。

爲出賣而生產之生產品，必須按照自由的價格，送交地方上的供給委員會，但在法律已規定固定價格之場合，不在此例。支付生產品之錢款，須記入生產品所有者在人民銀行當地（村、鎮、城市、工廠或其他）支行底流水賬中。

每一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都須委任一批監查員、查賬員及教導員，以協助人民組成消費公社（供給委員會），並檢查其賬目及其一切經營活動。

關於供給委員會賬目管理與通信來往之指示，將另行頒佈之。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

## 關於立憲會議提綱

(一) 召集立憲會議底要求，完全可以合法地包括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政綱以內，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裏，立憲會議，是民主主義底最高形式，因為以克倫斯基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共和國，在成立國會時，就準備進行對於民主主義加以許多違犯的偽選。

(二) 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底要求時，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從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最初起，就不止一次地着重地說，蘇維埃共和國，與有立憲會議的尋常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較，乃是民主主義底更高的形式。

(三) 就從資產階級制度進到社會主義制度，就無產階級專政說來，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但是更高的民主機關底形式（同平常有立憲會議

——是它的王冠——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較)，而且是能够保證最健全地轉到社會主義去的唯一形式。

(四) 在我們的革命中，如果根據一九一七年十月末(中旬)所提出的名單，來召集立憲會議，那末這就沒有可能用這次立憲會議的選舉去正確地表現一般民衆底意志，尤其是勞動羣衆底意志了。

(五) 第一，只有在政黨的名單適合於把人民真正分爲那在這些名單所反映出來的黨派之實際劃分時，比例選舉制，才能正確地表現出民衆底意志。在我們國內，大家都知道，從五月到十一月(十月)在民衆中間尤其在農民中間擁有最多的同情者的政黨，社會革命黨，曾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末(中旬)提出了立憲會議底統一的名單，但在立憲會議選舉之後，在它召集之前，該黨却分裂了。

因此，在選民羣衆底意志，與被選爲立憲會議代表的成分二者之間，就是連形式上的符合，也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

(六) 第二，民衆底意志尤其是勞動階級底意志與立憲會議成分間之不相符合，還有一個更重要

的，非形式的、非法律的、而是社會經濟的、階級的來源，這就是立憲會議選舉的舉行，正是在大多數民衆還不能知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所開始的，就是在立憲會議候補名單提出之後所開始的蘇維埃工農十月革命之全部範圍與意義。

（七）十月革命爲蘇維埃獲得了政權，他將政治的統治從資產階級的手裏奪過來，交給無產階級與貧農，這個革命在我們的眼中正在經歷着其發展底各種連續階段。

（八）這個革命，開始於十一月六日——七日（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的首都的勝利，那時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個無產者先鋒隊與政治上最活動的一部份農民之代表大會，使布爾塞維克黨獲得大多數，並使布爾塞維克掌握了政權。

（九）以後，在十一月與十二月內，革命包括了全部兵士與農民羣衆，這點首先表現在舊的上層組織（兵士委員會，省農民委員會，全俄農民代表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等)的更換與改選上,這些上層組織,反映了革命底已經過了時的、妥協的階段,反映了資產階級的階段而非無產階級的階段,所以,這些上層組織,在更深刻的與廣大的羣衆底壓力之下,必然是要退出舞台的。

(十)被壓迫民衆改組他們組織底領導機關之這種有力的運動,直到現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末(中旬),還沒有終結,那還沒有結束的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就是它的階段中之一。

(十一)因之,在實際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與十二月間俄國各種階級力量在其階級鬭爭中之重新配合,是和一九一七年十月末(中旬)各黨的立憲會議候補人名單上所表示出來的,在原則上是不同的。

(十二)最近烏克蘭的(以及部份地在芬蘭和白俄羅斯,與夫在高加索)事件,都同樣指出了各種階級力量之重新配合,這種重新配合是發生在烏克蘭會議、芬蘭會議等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這些民族共和國中每個內部的工農革命——蘇維埃政權

兩者間之相互鬭爭過程中。

(十三) 最後，立憲民主黨人和卡立亭黨徒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工農政府的反革命暴動所開始的國內戰爭，更加劇了階級鬭爭，剝奪了用形式的民主的方法去解決那些被歷史提在俄國民衆前面尤其是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前面的最急切問題之一切可能。

(十四) 只有工人和農民戰勝資產階級與地主暴動（立憲民主黨和卡立亭之流的運動，即是此種暴動之表現）之完全的勝利，只有對奴隸佔有者這種暴動之無情的軍事的壓服，方能在實際上保證工農革命的勝利。革命中事變底行程與階級鬭爭底發展，使『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這個口號，未計及工農革命底勝利，未計及蘇維埃政權，未計及第二次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和第二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等底決議）實際上變成了立憲民主黨和卡立亭派及其助手底口號。全體人民都很明瞭，這一口號實際上就是表示爲消滅蘇維埃政權而鬭爭，如果立憲會議與蘇維埃政權分歧，那末立憲

會議必不可免地注定要遭受政治的死亡。

(十五) 和平問題是人民生活中特別尖銳的問題之一。事實上爭取和平的革命鬭爭，在俄國，只是在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的革命勝利之後，方才開始的，這次勝利所產生的一些初步結果，就是秘密條約之公佈，休戰條約之締訂，以及關於不割地不賠款的普遍和平的公開談判之開始。

廣大的民衆，只是在現在，才真正完全地和公開地得到了目睹革命地爭取和平的鬭爭底政策及研究其結果之可能。

在立憲會議選舉的時候，人民大衆曾被剝奪了這種可能。

可見，從事情底這一方面說來，在結束戰爭的問題上，被選到立憲會議去的代表的成分與人民底真正意志之間的不相符合，是不可避免的。

(十六) 將上述許多情況總括起來，就產生了這樣的結果：依照工農革命以前，即在資產階級統治環境之下所存在的各黨派之名單而召集之立憲會議，必然要和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已經開

始了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底勞動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意志與利益相衝突的。自然，社會主義革命底利益，要高出於立憲會議底形式上的權利之上，即使這種形式上的權利，因關於立憲會議的法律上，不承認人民有在任何時候撤換與改選他們代表的權利，而沒有受到破壞，也是一樣。

(十七) 如果只想從形式的法律方面，只在平常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以內，而不計算到階級鬭爭與國內戰爭的事實，去觀察立憲會議的問題，那末這種企圖，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無異於叛賣無產階級事業，投奔到資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布爾塞維主義底少數上層份子，因為不會估價十月革命與無產階級底任務，就犯了這種錯誤；警告每個革命者，不要再犯這種錯誤，這實是革命社會民主主義者底無條件的責任。

(十八) 因立憲會議的選舉，與人民底意志，以及與勞動與被剝削階級之利益不相符合，所以產生了政治的危機，這個危機之健全的解決，其唯一機會，就是在於由人民盡可能更廣泛地更迅速地實

現改選立憲會議代表的權利，使立憲會議自己贊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這種改選的法律，並使立憲會議聲明無條件地承認蘇維埃政權、蘇維埃革命、以及蘇維埃政權關於和平、土地、工人監督生產等等問題的政策，使立憲會議堅決地加入反對立憲民主黨與卡立亭派反革命的人們之陣營。

(十九)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因立憲會議而生產的危機，只有用革命的方法來解決，就是說，只有蘇維埃政權採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堅定、最斷然的革命的方法以撲滅立憲民主黨與卡立亭派反革命（不論這反革命用來遮蓋自己的口號與機關——即使是立憲會議的代表也罷——是什麼）的辦法來解決。凡想在這個鬭爭中束縛蘇維埃政權手脚的一切企圖，都無異於幫助反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一日）或二十五日（十二日）

## 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 之權利宣言草案

立憲會議決定：

### (一)

一，俄羅斯宣佈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  
中央以及地方的全部政權，概歸這些蘇維埃。

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於各自由民族  
底自由聯合底基礎上，而為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之  
聯邦。

### (二)

立憲會議以消滅任何人對人的剝削，完全剷除

社會分爲階級的劃分，殘酷無情地壓服剝削者底反抗，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促成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等等爲自己的基本任務，並決定下述各項：

一，土地底私有權着即廢除。全部土地及一切建築物、農具及其他農業生產附屬物，都宣佈爲全體勞動人民底財產。

二，爲保證勞動人民政權，以統治剝削者起見，批准蘇維埃關於工人監督生產以及關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法令，並把它們作爲將工廠、作坊、礦山、鐵路以及其他生產及交通手段完全轉爲工農國家財產之初步辦法。

三，批准把全部銀行轉爲工農國家財產，認爲它是將勞動羣衆從資本主義羈絆之下解放出來的條件之一。

四，爲了消滅社會中的產生層級起見，實施普遍勞動服務制。

五，爲了保證全部政權屬於勞動羣衆，及消滅剝削者政權恢復之任何可能起見，茲命令武裝勞動

者，成立社會主義的工農紅軍，完全解除有產階級的武裝。

### (三)

一，立憲會議表示不加不撓的決心要把人類從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鐵爪之下解救出來，而此種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在日下空前未有的罪惡的戰爭中，使全地球滿染血腥；因此，立憲會議完全贊同蘇維埃政權所進行的政策：撕破秘密條約，和現時交戰的軍隊中的工農舉行最廣大的聯歡，並且盡一切可能的力量，以革命的辦法，來達到各民族間不割地不賠款、而以民族底自由的自決為基礎的民主和平。

二，立憲會議為着同樣目的，堅持要與資產階級文明之野蠻政策完全決裂，此種政策，是在奴役亞洲、以及一般殖民地與弱小國家的數萬萬勞動人民底基礎上，造成少數被挑選的民族中的剝削者之幸福。

立憲會議歡迎人民委員會宣佈芬蘭完全獨立，

開始從波斯撤退軍隊，宣佈阿美尼亞有民族自決之自由等等底政策。

三，立憲會議認為蘇維埃關於廢止沙皇地主資產階級政府所訂的債務之法令，乃是對於國際銀行資本——金融資本之第一個打擊，並相信，蘇維埃政權能够不屈不撓地依照這條路徑走去，直至國際工人階級反對資本羈絆的暴動之完全勝利為止。

#### (四)

在十月革命以前，人民還不能全部起來舉行反對剝削者之起義，還不知道剝削者在保持他們階級特權時所用的全部抵抗力量，還沒有在實際上担負起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業；因之，立憲會議雖是根據十月革命以前所提出的各黨的名單，選舉出來的；但立憲會議認為，如果把立憲會議與蘇維埃政權相對抗，那末這種行動，甚至從形式上的觀點看來，也是根本不對的。

就實質講，立憲會議以為，現在當人民與剝削者作最後鬭爭的時候，不論在政權底那個機關裏都

沒有剝削者立足的地位的。政權應該完完全全地專屬於勞動羣衆及其全權政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立憲會議擁護蘇維埃政權及人民委員會底命令，並且以爲自己的任務，僅限於製定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底基本原則。

同時，立憲會議力謀造成俄羅斯各民族勞動階級底真正自由和自願的聯合，也就是更親密更鞏固的聯合；立憲會議認爲自己在這一方面的任務只限於規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之基本原則，至於每個民族底工農，是否願意並且在何種條件之下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則由各民族底工農在其自己的全權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解決。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五日）

## 社會民主工黨(布)黨團宣言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五日)  
的立憲會議的會議上宣讀——

勞動俄羅斯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兵士等，都要求立憲會議承認偉大的十月革命所獲得的勝利，承認蘇維埃關於土地、和平、工人監督生產等等的法令，並且首先應該承認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俄羅斯勞動階級中這個最大多數人之意志，向立憲會議提議，要他們承認這個意志為自己的義務。但立憲會議的大多數，順從資產階級的要求，却推翻了這個提議，而向俄國全體勞動羣衆挑戰。

在立憲會議上，右派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

阿夫克生替也夫、車爾諾夫輩之政黨，佔據大多數。這個政黨，自命爲社會主義的和革命的政黨，但實際上它却領導着資產階級份子反對工農革命的鬭爭，所以實際上它是資產階級的和反革命的政黨。

包含現在這樣成分的立憲會議，乃是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前所形成的那種力量對比之結果。現在立憲會議中的反革命的大多數，是依照陳舊的政黨名單選舉出來的，他們表現革命以前的情形，他們企圖阻礙工農運動的道路。

整天的討論，明白地指示出，右派社會革命黨，如在克倫斯基時代一樣，是以空言來籠絡人民的，他們在口頭上允許給人民一切東西，但是實際上他們却決定反對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政權，反對社會主義的辦法，反對把土地及一切農具毫無報償地轉交給農民，反對銀行國有，反對取消國債。

我們一分鐘都不願意再遮掩人民公敵的罪惡了，因此，我們宣佈退出立憲會議，把怎樣對付立憲會議中反革命的一部份的問題，提交蘇維埃政權去作最後的解決。

## 關於解散立憲會議的演說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六日）在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俄國革命面對着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的空前未聞的任務，而蘇維埃政權與立憲會議之間的衝突正是由俄國革命底全部歷史所造成的。在一九〇五年的事變以後，毫無疑義的，沙皇帝制是在苟延殘喘，只是因為鄉村底落後與愚昧，他才能够做到爬出深淵。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則伴以這樣的現象，就是：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政黨，因受事變的影響，竟轉化成了共和黨；而他方面，又發生了民主的組織——蘇維埃，這種蘇維埃在一九〇五年就造成了，因為那個時候社會主義者即已經知道，這些蘇維埃底組織，將在世界革命史

上造成一種偉大的、新的空前未有的東西。人民是可以完全獨立地創立蘇維埃的，蘇維埃乃是一種在任何國度內都沒有可以與之比擬的民主主義形式。

革命推出了兩種力量——統一羣衆以推翻沙皇帝制，及組織勞動人民。當我聽到反對十月革命者高呼社會主義觀念不能實現而僅是空想的時候，在這種場合之下我通常給他們提出一個簡單明瞭的問題：蘇維埃是一種什麼現象呢？這些在世界革命發展史上所從來未有的民衆組織（蘇維埃）之產生，是何種現象的結果呢？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並且也不能得到任何人的確定的回答。爲了頑固地擁護資本主義制度起見，他們就出來反對這種在世界任何革命中所從未見過的強大的民衆組織。誰要反對地主，那他就要加入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凡不願坐視不動而循着創造工作道路前進的人，都可包容於蘇維埃之中。蘇維埃網羅了全國，人民蘇維埃底這種網，愈是稠密，則代表者對於勞動民衆之剝削，愈難進行，因爲蘇維埃之存在是和資本制度底倡盛，勢不兩立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底所有這些矛

盾之來源，正是在這裏，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正在爲着他們本身的利益，進行反對我們蘇維埃的鬭爭。

由資本主義轉到社會主義制度，要件以長久而頑強的爭鬭。俄國革命，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應該不可改變地繼續前進，不要只限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因爲戰爭以及戰爭所造成的民衆憔悴困頓之空前苦況，都造成了爆發社會主義革命之基礎。所以有人說，革命底往前的發展，羣衆底進一步的憤慨，是由於某某的個別政黨，某某個人，或像他們所呼喊的，由『狄克推多』（專政者）之意志所引起的，這種話，真是再可笑也沒有的了。革命之火燄完全是由於俄羅斯底黑暗與不堪的痛苦，以及由戰爭所造成的全部條件等所燒起來的，這個戰爭向勞動民衆直截地堅決地提出了這樣問題：或是採取勇敢的、拚命的、不怕一切的辦法，或是滅亡，餓死……

革命之火就表現在蘇維埃這個勞動階級革命之柱石之成立。俄羅斯民族，翻了一個極大的筋斗，

從沙皇帝制一下跳到蘇維埃。這是一件不能推翻的而且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的事實。全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因受資本主義及私有財產底架子所束縛，不論在任何時候，也不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給革命運動以任何的幫助；可是蘇維埃，却燒起革命的火燄，命令式地指示民衆：鬭爭，掌握一切，組織起來！無疑的，在由蘇維埃底力量所引起的革命發展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可能的錯誤與失策，可是大家都看的清楚：任何革命運動，都一定要伴隨以暫時的混亂、破壞及無秩序等等現象。……資產階級社會，也是同樣的進行戰爭，也是同樣的進行搏戰；這種現象遂引起了並且加劇了立憲會議與蘇維埃中間的衝突；有些人對我們說，我們以前曾經擁護過立憲會議，現在却要『解散』它；說這種話的人，沒有絲毫的思想，而只有華美的空洞的辭句而已。因為在以前，與沙皇帝制及克倫斯基底共和國比較起來，立憲會議，在我們看來，要比他們的鼎鼎有名的政權機關好些，但在蘇維埃發生以後，作為全民的革命組織的蘇維埃，自

然，要無可比較地高出全世界上的任何國會了，這種現象，我在四月間，就已經着重地說過了。蘇維埃澈底地破壞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私有財產制，促進了最後的掃除資產階級制度一切殘餘的革命，他把我們推到了那引導人民去建設自己生活的道路。我們已經擔負起了這種偉大的建設，並且把我們擔負起來的幹得很好。無疑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能一下子以純潔、順暢、毫無錯處的方式呈獻於人民之前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不伴隨以國內戰爭與怠工及反抗等等現象。要是誰能給你們證明相反的事情，那末他不是說謊，便是一竅不通。五月三日（四月二十號）民衆沒有得到『狄克推多』或政黨方面底任何指示，而獨立地挺身出來反對妥協派的政府，這個事變，這種現象，在那時就已經證明了資產階級立足點之軟弱和不穩。羣衆曾感覺到了自己的力量；爲討好羣衆起見，於是就開始了有名的變更總長的玩意兒，藉以欺騙人民，但民衆不久即覺悟了，特別是在克倫斯基兩個衣袋裏裝滿了與帝國主義者所訂立的掠奪的秘密條約，調動軍隊進攻以

後。妥協派底活動逐漸為受欺騙的人民所理解，民衆底忍耐心，開始完竭了，這一切之結果就是十月革命。人民經過笞刑、死刑和大批的槍殺等等，而在經驗上學得了教訓；所以創子手向他們說，在勞動羣衆的起義中，罪人是布爾塞維克或某個『狄克推多』，那只是徒費口舌而已。民衆內部以及各種會議上的分裂，就證明了這點。人民對於十月革命之領會，迄今還沒有完結。這個革命在實際上指示出了，人民應該怎樣把土地，怎樣把天然財富以及交通及生產手段，奪在工農國家手中。我們說，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我們就為此而鬭爭。人民要召集立憲會議，我們就召集了它。但是現在民衆却感覺到，這個鼎鼎大名的立憲會議，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現在我們執行了人民底意志，這意志是說：全部政權應歸蘇維埃。我們打倒了一切怠工者。當我從熙攘往來滿含生氣的斯慕爾尼（那時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來到塔夫利赤宮（立憲會議會址）的時候，我感覺到，我好像是處在死屍和無生氣的木乃伊之中。爲了進行反對社會主義的鬭爭，他們採用

了一切所有的手段，他們利用武力、怠工等等方法，他們甚至把人類的寶貝（知識），變為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即使他們以此方法略略妨害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可是他們沒有做到而且永遠不能做到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因為蘇維埃的力量，這樣的偉大，致使他們可以開始用無產階級的手段，用農民的手段，而不是用地主的手段去搗毀資產階級制度底陳舊的腐朽的基礎。

如把全部政權轉交立憲會議，那末等於和罪惡滿盈的資產階級妥協。俄國蘇維埃，視勞動羣衆的利益，遠高出於叛賣的妥協主義之利益之上，此種妥協，現在不過改着新的服裝罷了。從車爾諾夫，采萊台里這些過了時的人物的演辭中，放出了一種陳舊、霉腐的臭味，他們還依舊繼續在囉嗦說停止國內戰爭。但是只要卡立亭存在一天，並且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下，隱藏着一個『打倒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那末我們是不能避開國內戰爭的，因為我們只要一息尚存，無論如何，不能把蘇維埃政權拱手讓於人的！如果當立憲會議再準備

把蘇維埃所提交的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和任務，延宕下去的時候，我們就會回答道：一分鐘都不能再延宕了。根據蘇維埃政權的意志，不承認人民政權的立憲會議，特宣佈解散。涼步興斯基們作孤注一擲的時機已經過去了，他們的反抗只能加劇與引起國內戰爭的新的爆發罷了。

立憲會議，茲宣佈解散；蘇維埃革命共和國將奮勇直前，不顧一切，獲得勝利……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一月六日）

## 解散立憲會議令草案

俄羅斯革命，一開始就提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把它視作一切勞動及被剝削階級之羣衆組織，並把它視作唯一能夠領導勞動及被剝削階級爲他們謀政治上經濟上的完全解放而鬭爭的羣衆組織。在俄羅斯革命底整個第一時期，蘇維埃曾經增多了，發展了，鞏固了，根據自己的經驗消除了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會主義之欺騙形式，而在實際上得出結論，認爲如果不與這些形式決裂，如果不放棄任何妥協，那末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便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就是這樣的分裂，它把全部政權轉交蘇維埃的手中。

立憲會議，是根據十月革命以前所擬定的名單而選舉出來的，他是妥協派及立憲民主黨當權時的政治力量底舊的相互關係之表現。那時，人民在贊

成社會革命黨底候選人時，不能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資產階級底贊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社會主義底贊助者）之間，加以選擇。所以，這個立憲會議，本來就應該是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共和國的冠冕，到了現在，他就不能不成為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道路上的障礙了。

十月革命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並經過蘇維埃而交給了勞動的及被剝削的階級。十月革命引起了剝削者底拚命的反抗，並在鎮壓這種反抗上，十月革命完全表現出了它是社會主義革命之開始。勞動階級，在經驗上相信，舊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已經過時了，相信此種國會制度完全不能與實行社會主義的任務，同時並存，相信不是全民的機關而只有階級的機關（如蘇維埃者）方能戰勝有產階級底反抗，奠定社會主義社會底基礎。凡放棄蘇維埃之全權，放棄人民所爭得的蘇維埃共和國，以造益於國會制度及立憲會議底舉動，現在都是向後退步和叛賣整個工農十月革命的行為。

在一月十八日（五日）開會的立憲會議，因上

述那些情況，使右派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阿夫克生替也夫、車爾諾夫一輩人的政黨，佔據了多數。自然該黨拒絕討論蘇維埃政權最高機關（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底完全確切、明白、不容有絲毫曲解的提議；拒絕承認蘇維埃政權底政綱；拒絕承認『勞動及被剝削人民底權利宣言』；拒絕承認十月革命與蘇維埃政權。因此，立憲會議就完全破裂了自己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中間的任何聯繫。現在布爾塞維克及左派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當中佔據着壓倒的多數，並享有工人及大多數農民之信任，因之，他們黨團之退出立憲會議，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右派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在立憲會議之外，正在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拚命的鬭爭，在他們的機關報上公開號召推翻蘇維埃政權，把解除剝削所必要用的勞動階級力量壓服剝削者反抗之舉叫做專橫與毫無法紀，替為資本服務的怠工者辯護，坦白地號召實行恐怖主義，此種恐怖主義，已由『無人知曉的集團』開始實行了。很明顯

的，因此之故，立憲會議留下來的一部份，只能起  
演掩護反革命者推翻蘇維埃政權鬭爭之作用了。

所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茲命令：

立憲會議着即解散。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六日）

## 立憲會議底選舉與 無產階級專政

在社會革命黨人所出版而標題爲『俄國革命底一年：一九一七——一八年』這本論文集(一九一八年莫斯科『土地與意志社』出版)中，載有N·V·斯維雅提茨基底一篇極端有趣味的文章，題目是『全俄立憲會議選舉底總結果(緒言)』。該文作者在總計七十九個選舉區中，舉出了五十四個選舉區底數目字。

作者底研究，差不多包括了歐俄與西北利亞底所有省份。僅以下諸省是被略去了，即：沃洛涅茲，愛沙尼亞，卡盧加，比薩拉比亞，波多爾斯克，奧倫堡，雅庫茨克，及頓。

我們先引用一下N·V·斯維雅提茨基所引證之基本總結，然後再進而討論從這些材料中所得出的政治上的結論。

## (一)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五十四個選舉區中，投票總數合計為三六、二六二、五六〇票。作者本人所舉的票數，為三六、二五七、九六〇票，係分佈於七個地區者（連同海陸軍在內），但如加上他所引證之個別黨派底票數在內，則其總數適與我以上所舉出之投票總數相等。

各黨所得票數如下：俄羅斯社會革命黨獲得一六、五〇〇、〇〇〇票，如將其他少數民族（烏克蘭，回教徒，等等）底社會革命黨算在內，共得二〇、九〇〇、〇〇〇票，或百分之五十八。

孟塞維克獲得六六八、〇六四票，如再加上『人民社會主義派』（三一二、〇〇〇票），『統一派』（二五、〇〇〇票），合作派（五一、〇〇〇票），烏克蘭社會民主黨（九五、〇〇〇票），烏克蘭社會主義黨（五〇七、〇〇〇票），日耳曼社會主義黨（四四、〇〇〇票），以及芬蘭社會主義黨（一四、〇〇〇票）等類似的集團所得之票數，

則其總數合計爲一、七〇〇、〇〇〇票。

布爾塞維克獲得了九、〇二三、九六三票。

立憲民主黨獲得了一、八五六、六三九票。我們如果再加上『自耕農和地主聯盟』（二一五、〇〇〇票），『右翼集團』（二九二、〇〇〇票），舊派信徒（七三、〇〇〇票），及少數民族集團：猶太人（五五〇、〇〇〇票），回教徒（五七六、〇〇〇票），巴什基爾人（一九五、〇〇〇票），利弗尼亞人（六七、〇〇〇票），波蘭人（一五五、〇〇〇票），哥薩克人（七九、〇〇〇票），日耳曼人（一三〇、〇〇〇票），白俄羅斯人（一二、〇〇〇票）以及各種各色的集團與組織（四一八、〇〇〇票）所得之票數，則地主與資產階級的政黨所獲票數，總計爲四、六〇〇、〇〇〇票。

大家都知道，在整個革命期間，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曾組成了一個集團。此外，在這個期間以及此後的事變底全部發展，都已確定地表明了，這兩個政黨是共同代表着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錯誤地把他們自己設

想爲、並自稱爲社會主義者，正如第二國際底一切政黨所作的那樣。

把參加立憲會議選舉的三個主要的政黨集團加在一起，我們就得到如下的結果：

無產階級政黨(布爾塞維克)……9,020,000票25%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黨(社會  
革命黨，孟塞維克等等)……22,620,000票62%  
地主與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  
黨等)……………4,620,008票13%  
總計……………36,260,000票100%

我們現在且來引證一下 N·V·斯維雅提茨基所舉出之各個地區\*的數字吧：

☆ 作者對於俄國地區底劃分，與通常的劃分完全不同。他所謂北部爲阿克漢格爾、涅洛格達、彼得格勒、諾伏果洛得、普斯科夫、利弗尼亞；中部工業區爲佛拉第米爾、柯斯特洛瑪、莫斯科、尼什尼諾伏果洛得、里亞贊、圖拉、特維爾、雅洛斯拉夫爾；伏爾加與黑土帶爲阿斯特拉罕、溫羅尼茲、庫爾斯克、奧勒爾、奔薩、薩瑪拉、薩拉托夫、辛比爾斯克、坦波夫；西部爲委特布斯克、明斯克、摩吉列夫、斯摩林斯克；上烏拉爾爲維雅特卡、卡山、培爾姆、烏發；西北利亞爲託波爾斯克、託姆斯克、阿爾泰、葉尼賽、伊爾庫茨克、外貝加爾、阿穆爾；烏克蘭爲佛里尼亞、埃卡特里諾斯拉夫、基輔、波爾塔發、託利達、哈爾柯夫、刻爾松、車尼果夫。

### 所投票數

地區 (及軍隊)	組成社會革命黨 者(俄羅斯人)	百分比	組成布爾 維希克者	百分比	贊成立憲 民主黨者	百分比	合計
北部	1,140,000	38	1,177,200	40	303,000	13	2,675,100
中亞工業區	1,987,000	38	2,305,000	44	560,200	10	5,242,500
伏爾加及黑土帶	4,733,900	70	1,115,000	16	287,000	4	6,724,300
西部	1,242,000	43	1,282,200	44	48,100	2	2,961,000
東烏拉爾	1,547,700	43(32)	443,900	12	181,300	5	3,583,500
西北利匪	2,004,800	75	273,900	10	87,500	3	2,786,700
烏克蘭	1,878,100	23(77)	754,000	10	277,500	4	7,581,500
陸海軍	1,886,100	43	1,671,300	38	51,900	1	4,383,600

⑩ 參閱一七七頁註文。

⑨ 左派中百分之六十二這個數字，是斯維維提茨基加上回教徒與楚瓦希社會革命黨的票數而得出的。

⑧ 把其中百分之七十七這個數字，是我加上烏克蘭社會革命黨所得票數而得出的。

從這些數目字就可以看出，在進行立憲會議選舉時，布爾塞維克乃是無產階級底政黨，而社會革命黨則是農民底政黨。在大俄羅斯（伏爾加與黑土帶、西北利亞、及東烏拉爾）和烏克蘭的純粹農民的地區，社會革命黨獲得了百分之六十二至百分之七十七的票數。在工業中心，布爾塞維克對於社會革命黨就佔了優勢。這種優勢，在N·V·斯維雅提茨基所舉之按地區論的數字中，是被減小至最低限度了，因為他把高度發展的工業地區與工業極少發展或根本沒有什麼工業的地區混在一起了。例如，斯維雅提茨基按照省份所舉表明社會革命黨、布爾塞維克及立憲民主黨以及『各民族的及其他的集團』底數字，就顯示出以下的情形：

在北部地區中，布爾塞維克所佔有的優勢，顯得簡直是微不足道的——百分之四十對百分之三十八。但是這個地區，却包括了非工業區（阿漢格爾、渥洛格達、諾伏果羅得及普斯柯夫諸省）——這是社會革命黨佔有優勢的地區——與工業區在內，這些工業區即：彼得格勒本部——布爾塞維克

佔有百分之四十五（根據所投之票數計算），社會革命黨佔有百分之十六；彼得格勒省——布爾塞維克佔有百分之五十，社會革命黨佔有百分之二十六；以及利弗尼亞——布爾塞維克佔有百分之七十二，而社會革命黨則是百分之零。

在中部工業區諸省中，結果如下：莫斯科省——布爾塞維克佔有百分之五十六，社會革命黨佔有百分之二十五；莫斯科首都區——布爾塞維克佔有百分之五十，社會革命黨佔有百分之八；特維爾省——布爾塞維克佔有百分之五十四，社會革命黨佔有百分之三十九；佛拉第米爾——布爾塞維克佔有百分之五十六，社會革命黨佔有百分之三十二。

這裏可以順便提及一下，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還說布爾塞維克曾經而且至今依然只是得到無產階級『少數人』底擁護，這是何等可笑啊！而這樣的說法，我們從孟塞維克（六六八、〇〇〇票，再加上外高加索七〇〇、〇〇〇——八〇〇、〇〇〇票，而布爾塞維克則有九、〇〇〇、〇〇〇票）以及第二國際底社會叛徒方面都可以聽到的。

## (二)

布爾塞維克僅獲得四分之一的選票，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却共得四分之三的選票，像布爾塞維克底勝利這樣一種奇蹟，是如何能發生的呢？因為誰如果在現在，當協約國——全世界強大的協約國——兩年來曾以援助給予布爾塞維克底每一個敵人之時，還來否認這種勝利，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事實是這樣的，即戰敗者——第二國際底一切追隨者也包括在內——之瘋狂的政治上的仇恨心，阻礙了他們，使他們甚至不能認真地提出關於布爾塞維克勝利原因之最有趣味的歷史的與政治的問題。事實是：這個『奇蹟』，惟有從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觀點來看時，才會是一個奇蹟，其愚昧無知與偏見底全部奧妙，已為這個問題以及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所暴露無遺了。

從階級鬭爭以及社會主義底觀點——這是第二國際已經拋棄了的——看來，這個問題已經明明白

白地解决了。

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首先就是因為他們得到了無產階級之絕大多數底擁護，在其中，有着最具有階級覺悟的、强有力的與革命的部份，即這個先進階級之真正的先鋒隊。

我們試以彼得格勒與莫斯科這兩個首都為例。在這兩個首都中，立憲會議選舉之投票總數為一、七六五、一〇〇票，其中社會革命黨得二一八、〇〇〇票，布爾塞維克得八三七、〇〇〇票，立憲民主黨得五一五、四〇〇票。

儘管自命為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車爾諾夫之流、馬爾托夫之流、考茨基之流、郎格之流與麥唐納之流），在『平等』、『普選權』、『民主』、『純粹的民主』或『澈底的民主』諸女神底聖壇前面，如何虔誠地頂香膜拜，但是城市與鄉村間的不平等這種經濟的與政治的事實，並不因此而消滅的。

這是一般在資本主義下面、尤其是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無可避免的一個事實。

在目前這個時代底歷史條件之下，城市絕不會與鄉村相等，而鄉村亦絕不會與城市相等。城市將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領導鄉村。鄉村將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追隨着城市。問題只是在於：『城市階級』中的那一個階級，能够引導鄉村跟着自己走，能够達到這個目的，以及這種城市底領導權將採取什麼形式。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布爾塞維克曾取得了絕大多數無產階級底擁護。在無產階級中間與布爾塞維克競爭的政黨，孟塞維克黨，是被完全地擊敗了（九、〇〇〇、〇〇〇票對一、四〇〇、〇〇〇票，如果我們在六六八、〇〇〇票之外，再加上外高加索的七〇〇、〇〇〇——八〇〇、〇〇〇票的話）。而且該黨在十五年（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的鬭爭中就被擊敗了，這個鬭爭曾經鍛鍊了、啓發了並組織了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並曾把它冶煉成爲一支真正的革命的先鋒隊。而且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曾準備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實際上決定了這兩個政黨的相互關係；它乃是一九一七

——一九年之偉大事變底總演習。

以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自命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喜用擁護無產階級底『統一』這類甜言蜜語，來規避嚴重的歷史問題。在這類甜言蜜語的後面，他們忘記以下這個歷史事實，即機會主義曾經是在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這個時期的工人階級運動內部被累積起來的，他們忘記了或者是不願意去想一想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間機會主義底崩潰底原因，不想想一想在一九一四——一七年之間國際社會主義分裂底原因。

除非無產階級之革命的部份，對於排斥、驅逐和壓制機會主義，有極認真和各方面的準備，否則即令是去設想一下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也都是妄誕的事情。俄國革命底這一教訓，必須諄諄言之，以告誡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蘭西社會主義者等等底領袖們，這些人們，現在正想要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敷衍塞責。

更次，布爾塞維克在他們後面，不僅具有着無產階級大多數底擁護，亦不僅具有着無產階級之革

命的先鋒隊——它曾經是在反對機會主義之長久而頑強的鬪爭中鍛鍊出來的——底擁護。他們在首都還有一個——如果可以使用一個軍事名詞來說的話——強大的『突擊軍』。

在決定性的時機，把壓倒的優勢力量放在決定點上，這一點不僅是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一個『規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取得勝利的一個『規律』，特別是在通稱爲革命的那種殘酷的與白熱化的階級戰爭中，更是如此。

首都或一般大工商業中心（在俄國這兩個概念是一致的，但是它們並不是常常是如此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決定着一個民族底政治命運的，自然，有以充分的地方上的、鄉村力量支持這種中心爲條件，即使這種支持不能立即到來。

在兩個首都中，在俄羅斯這兩個最主要的商工業中心中，布爾塞維克都曾具有壓倒的、有決定性的優勢力量。在這兩個地方，我們所得的選票，幾乎四倍於社會革命黨所得者。我們在這裏所得者，猶超過於社會革命黨與立憲民主黨加在一起所獲之

票數。加之，我們的敵人是分崩離析了，因為立憲民主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底『聯合』（在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孟塞維克僅獲得百分之三的選票），在勞動羣衆底心目中已經完全失去信任了。在那個時候，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與立憲民主黨反對我們的任何眞正的統一，都是談不到的☆。我們知道，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底領袖們——比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工人和農民，更百倍地接近於同立憲民主黨建立聯盟之觀念，甚至於這些領袖們，都曾想到不要立憲民主黨、而與布爾塞維克進行聯合（並且曾與我們討價還價過）！

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與十一月間爲奪取首都而戰，是具有勝利底把握的，因為我們曾有着壓倒的優勢力量，並且有着最堅實的政治上的準備（不論是就布爾塞維克『軍隊』之集合、集中、訓練、考驗及鍛鍊而言，或是就『敵人』底『軍隊』之瓦

---

☆ 在小資產階級底政黨及資產階級底政黨之極端的不統一之下，來注意一下無產階級政黨底統一與團結——這一點已爲以上所引證的事實所顯示了——乃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解、無戰鬪力分裂及士氣沮喪與敗壞而言，皆是如此）。

這樣，我們既具有可能以一種迅速的和有決定性的突擊奪取到兩個首都，奪取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底兩個中心（在經濟上與在政治上），那末不管官僚們與『知識份子階層』如何瘋狂的反抗，怠工等等，我們在國家政權底中央機關底幫助之下就能够在實際上向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證明：無產階級乃是他們的唯一可靠的同盟者，他們惟一的朋友和領導者。

### （三）

但是，在轉到這個最重要的問題——無產階級對於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的關係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於軍隊的問題，予以詳細的論列。

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軍隊所吸收的，正是人民力量底精華。當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的廢物（不僅是社會沙文主義者，這就是說，那些直接投到

『保衛祖國』方面去的謝德曼之流與雷諾德之流，而且還有『中派』），用他們的言語和行動，加強軍隊對於德國以及英法帝國主義強盜集團底領導之服從時，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不曾忘掉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所說過的一句話，即：『資產階級將教會無產階級如何使用武器』★。惟有奧、德以及英、法、俄的社會主義叛徒，才會在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就是說，在兩方面說來都是一種掠奪的戰爭——中，主張什麼『保衛祖國』，但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却從最初起（一九一四年八月間）就把他們的全部注意力，貫注到下述的事業上，即：使軍隊革命化，使用這個軍隊用以反對資產階級底帝國主義的強盜，把兩個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之非正義的與掠奪的戰爭，轉變成爲每一個國度中的無產者與被壓迫的勞動羣衆反對他們『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之正義的與正當的戰爭。

社會主義底叛徒們，在一九一四——一七年期

---

★ 見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給顛格曼的信。 — 譯者註

間，未曾準備使用軍隊以反對每一個民族底帝國主義政府。

布爾塞維克則自一九一八年八月起，即在其一切的宣傳、鼓動、以及非法的組織工作中，都爲了這個目的而從事工作。自然，社會主義底叛徒們，各民族底謝德曼與考茨基之流，都曾用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可使軍隊『瓦解』的語句，躲開這一點，但是我們所引以爲驕傲的，正是我們曾履行了自己的責任，瓦解了我們的階級敵人底力量，奪獲了他們武裝了的工農羣衆以反對剝削者。

我們的工作底結果，在俄國軍隊曾參加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這次立憲會議選舉底投票上，也表現出來了。

這裏，便是 N·V·斯維雅提茨基所舉出之此次投票底主要結果：

1917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中陸海軍所投之票數

	贊成社會革命黨者	贊成布爾登維克者	贊成立憲民主黨者	贊成民族朋友及其他集團者	總計
北綫.....	240,000	480,000	?	60,000*	780,000
西綫.....	180,000	635,400	16,700	125,200	957,300
西南綫.....	402,900	300,100	13,700	290,500	1,007,300
羅馬尼亞南綫.....	679,400	167,000	21,400	290,700	1,128,500
高加索南綫.....	360,000	60,000	?	—	420,000
波羅底海陸軍.....	—	(120,000)*	—	—	(120,000)*
黑海艦隊.....	22,200	10,800	—	19,500	52,500
總計	1,885,100	1,653,300	51,800	755,000	4,346,200
		+(120,000)*	+?		+(120,000)*
		1,773,300			4,466,200

\* 此數字係近似之數；當選者有兩個布爾登維克。N. V. 別羅那提來基對於每一當選者，平均係以六〇、〇〇〇票計算之。我之採用二〇〇、〇〇〇這個數字，正以此故。

\* 黑海艦隊所投之一九、五〇〇票，究爲何黨所得，並未指明。在這一個中之其餘的數字，顯然差不多全是屬羅馬尼亞社會主義黨所有，因爲當選的有十個烏克蘭社會主義黨員和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即孟塞維克）。

總計是：贊成社會革命黨者一、八八五、一〇〇票，贊成布爾塞維克者一、六五三、三〇〇票。如果後者再加上波羅底海艦隊的一二〇、〇〇〇票（近似數），則布爾塞維克總計獲得一、七七三、三〇〇票。

由此可見，布爾塞維克所獲之票數，僅稍次於社會革命黨。

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與十一月間，軍隊已經一半是布爾塞維克的了。

如果沒有這種結果，那我們是不能取得勝利的。

但是當我們在一般的軍隊中獲有半數的選票時，我們在距離首都最近的戰綫上，或者在距離首都並不太遠的戰綫上，却獲得了壓倒的優勢。如果把高加索前綫除外，那末一般說來，布爾塞維克是凌駕於社會革命黨以上的。而在北綫和西綫，布爾塞維克所獲得者竟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票以上，以對社會革命黨所獲之四二〇、〇〇〇票。

由此可見，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布爾塞維

克在軍隊中也已經保有了政治上的『突擊軍』，這一點就保證了他們在有決定性的時機，在決定點上，得以佔有壓倒的優勢力量。布爾塞維克既然在北綫和西綫佔有了絕對的優勢，而在其他離中心比較遼遠的戰綫上，布爾塞維克又有時間、並且有機會把農民從社會革命黨那方面爭取過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說到的），因之，軍隊進行反對無產階級底十月革命及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事，就談不到了。

#### （四）

我們根據立憲會議選舉底材料，已經研究了使布爾塞維主義取得勝利的三個條件，即：（一）在無產階級中間之壓倒的大多數；（二）軍隊中近半數的選票；（三）在有決定性的時機，在一些決定點上，這就是說，在首都以及在鄰近首都的前綫上的軍隊中，都佔有壓倒的優勢力量。

但是，如果布爾塞維克不能把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並把他們從社會

革命黨以及其他的小資產階級政黨那方面奪取過來的話，那末單是這些條件，其結果也不過只能得到最短命的與最不穩固的勝利罷了。

這是最主要的一點。

而第二國際底那般『社會主義者們』（應讀作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之所以不能理解無產階級專政，其主要的原因，也正在於他們不能認識和體驗到下面這一點，即：在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手中的國家底政權，能夠成爲、而且應當成爲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一種工具，成爲把這些羣衆從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那方面奪取過來的一種工具。

第二國際底這般『社會主義者』老爺們，既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偏見，並且忘記了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學說中之最主要的東西，於是他們就把國家政權看成爲某種極端神聖的東西，視爲一種偶像，視爲與形式上的投票同等的東西，視爲『澈底的民主主義』底絕對物（以及其他類似的無稽之談）。他們沒有看到，國家政權只不過是不同的階級爲了他們

自己的階級利益起見，能夠使用、而且必須使用（並且善於使用）的一種工具而已。

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作為資本家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勞動者的一種工具。即令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情形亦復如是。只有馬克思主義底叛徒們，才把這件事實『忘記』了。

無產階級（在集合了足夠強大的政治的與軍事的『突擊軍』之後）必須推翻資產階級，並從它那裏奪取國家政權，以便為其自己的階級目的而運用這個工具。

那末，無產階級之階級的目的是什麼呢？

這就是粉碎資產階級底反抗。

這就是使農民保持『中立』，並盡可能地爭取他們——或至少是農民中之勞動的、不剝削的階層之大部份——到無產階級方面來。

這就是用從資產階級那裏剝奪來的一般工廠與生產手段，組織大規模的機器生產。

這就是在資本主義底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

× × ×

機會主義者老爺們——考茨基派也包括在內——正在以對於馬克思學說的一種嘲弄來『教導』人民，說：無產階級，應當首先用普選權的手段以取得大多數；然後，再根據這種大多數的投票，應當取得國家政權；再然後，在這種『澈底的』（或『純粹的』，如在現在稱呼它的那樣）民主主義底基礎上，組織社會主義。

但是，我們根據馬克思學說以及俄國革命底經驗，却宣稱：無產階級應當首先推翻資產階級，並取得國家政權，然後使用這個國家政權，這就是說，使用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它的階級底一個工具，以便取得大多數勞動羣衆底同情。

× × ×

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國家政權，如何才能成為無產階級為影響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爭取他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並把他們從資產階級那方面奪取過來而進行階級鬭爭之工具呢？

第一，無產階級並不是由於重新運用這付國家

政權底舊機關，而是由於把它澈底粉碎，予以完全摧毀、絲毫無遺（對於那般震驚的可尊敬的公民們底咆哮以及怠工者底威脅，我們是不介意的），並創造一種新的國家機關，始得以達到這個目的。這個新的國家機關，須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適合於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爭取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的鬭爭。這種新的機關，並不是由某人虛構出來的，而是從無產階級底階級鬭爭中，從其廣度與深度中生長出來的。這種國家政權底新的機關，國家政權底這種新形式，就是蘇維埃政權。

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在其奪取到國家政權之後，立即在幾小時內，就宣佈解散了、消滅了舊的國家機關（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種舊的國家機器，曾經在好幾個世紀的過程中，適合於爲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而服務，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中，也是如此），並將全部政權交與蘇維埃。准許到蘇維埃裏面來的，惟有勞動者與被剝削者，而一切種類的剝削者是被攆斥在外了。

這樣，在奪取到國家政權之後，無產階級便立

刻，在一擊之下，馬上就能夠把在小資產階級的與『社會主義的』政黨中追隨着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從資產階級那方面奪取過來了，因為這些羣衆都是由勞動者與被剝削者，他們曾受到資產階級（包括它底諂媚者，如車爾諾夫、考茨基、馬爾托夫之流在內）底欺騙，他們隨着蘇維埃政權底建立，在他們的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在爲保護他們的利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羣衆鬭爭中，得到了武器。

第二，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立即，或無論如何很迅速地，用以下的辦法，從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那方面把『他們的』羣衆——這就是說，把跟隨着他們的羣衆——奪取過來，這種辦法即：以革命的方法來滿足他們最迫切的經濟上的需要，這就是剝奪地主與資產階級。

不論資產階級握有如何『強大的』國家政權，但這一點資產階級總是做不到的。

但是無產階級，在它奪取到國家政權後的次日，它便立即能做到了這一點，因為它保有爲達此目的所需要的機器（蘇維埃）以及經濟手段（對於

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剝奪)。

俄國的無產階級，正是這樣從社會革命黨那方面把農民爭取過來的，而且可以說，是在它奪取到國家政權之後的數小時之內，就做到這一點的。因為在彼得格勒取得對於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後的幾小時以內，凱旋的無產階級，就發表了『土地令』，在這個命令中它便以革命的速度、奮發力和徹底性，完全地並一下子滿足了大多數農民之一切最迫切的經濟上的需要，並且毫無代價地完全剝奪了地主。

爲了向農民證明，無產者所欲求的並不是在作他們的長官，去命令他們，而是在於協助他們和作他們的朋友起見，勝利的布爾塞維克，在『土地令』中並未插入他們自己的一個字，而是從社會革命黨人在社會革命黨的報紙上曾經發表過的農民委託書（自然是最革命的）上，一字一字地把它抄錄下來的。

社會革命黨人沸騰、激怒、憤慨、號哭起來了，說『布爾塞維克盜竊了他們的綱領』，但是人

們只是以此譏笑社會革命黨罷了：這個黨是好的，應當把它擊敗並從政府中趕出去，以便實現其綱領中的一切革命的以及對勞動者有益的東西！第二國際底叛徒、傻瓜、學究們，他們是永不能理解這個辯證法的，即：無產階級除非將人口中的大多數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它便不能取得勝利。但是如果把爭取大多數人，僅限於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來取得選舉中的投票之多數，或以此作為條件，那末這種辦法，或者是一竅不通的、極度的愚蠢，或者完全是愚弄工人的一種企圖罷了。爲了把人口中的大多數爭到自己方面來，無產階級必須：第一，推翻資產階級，並奪取國家政權；第二，它必須建立起蘇維埃政權，並把舊的國家機器澈底地加以粉碎，藉以立即打垮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妥協份子，在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中間的統治、權威與影響；第三，它必須以下述的辦法來完全摧毀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妥協份子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這就是以犧牲剝削者之革命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經濟上的要求。

自然，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時，所有這一切事情才是可能的。如果沒有這個基本的條件，則無產階級既不能分化出來而成為一個單獨的階級，而其在多年的罷工、示威遊行、以及管眾辱棄和驅逐機會主義者的鬭爭中之長期準備、教育、訓練與考驗亦不會有成功。沒有這個基本的條件，則這些中心就不能具有以下這種經濟上的與政治上的作用了，這種作用就在於，無產階級奪取了這些中心，便可取得整個的國家政權，或者說得更確實些，取得它底神經中樞，它底心臟，它底聯接點。沒有這個基本的條件，則無產階級底地位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地位之間，就不能具有那種親切關係、那種接近和聯繫了，而如果無產階級要順利地擴展它對於這些羣衆的影響的話，那末這種親切關係、接近和聯繫是極端必要的。

### (五)

讓我們來作進一步的分析吧。

無產階級是能够奪取國家政權，建立蘇維埃制

度，並以犧牲剝削者的辦法在經濟上滿足大多數勞動者之需要的。

但完全的與最後的勝利所需要的一切，是否就是這些呢？

不然。

以為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羣衆能够達到這樣高度的階級覺悟、品行堅定、眼光敏銳以及政治視野廣闊，以至於沒有長期的鬭爭經驗，他們就能僅由於投票即可決定，或一般地可以預先決定他們要追隨那一個階級或那一個政黨，這只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及其在目前的主要代表們——『社會主義黨』與『社會民主派』——底幻想而已。

這只是一種幻想而已。這只是如像考茨基、朗格與麥唐納這類典型的迂腐之士以及甘甜的社會主義者底一種甜蜜的童話或杜撰罷了。

如果資本主義不一方面迫使羣衆處於一種被壓抑、被蹂躪、被威嚇、一盤散沙（農村）和愚昧狀態之中，如果另一方面它（資本主義）又沒有對資產階級提供一付爲撒謊與欺騙、爲大規模地愚弄與

麻醉工農之用的巨大的機器，以備其任意處置，那末資本主義也就不成其爲資本主義了。

因此，唯有無產階級才能够使勞動者脫離資本主義而走到共產主義。要小資產階級的或半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預先決定他們『應該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那一邊』這個複雜的政治問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階層底動搖，乃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必然地需要他們自身的實際的經驗，這種經驗可使得他們能够把資產階級底領導與無產階級底領導加以對比。

熱衷於『徹底的民主主義』的人們，是經常忽視這種情況的。他們以爲：重大的政治問題是能够由投票來決定的。但在事實上，這樣的問題，如果它們已被鬭爭弄得很尖銳很加劇的話，只有由國內戰爭才能解決；而在這種國內戰爭中，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特別是農民）底經驗，把無產階級政權與資產階級政權加以比較和對照的經驗，實具有極大的意義。

在這一點上說來，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俄國

立憲會議底選舉與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兩年的國內戰爭對比一下，是極有教益的。

我們來看一看，什麼地區已為贊助布爾塞維克最次的地區。第一，就是東烏拉爾與西北利亞，其地所投擁護布爾塞維克的票，依次為百分之十二及百分之十；第二就是烏克蘭，其地所投擁護布爾塞維克的票，僅佔百分之十。在其餘地區中，以大俄羅斯、伏爾加及黑土帶之農民區域所投擁護布爾塞維克的票，其百分數為最低，但即使在這裏，布爾塞維克所獲之票數，亦佔百分之十六。

而正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塞維克所得票數百分數最低的那些地區中，我們看到，反革命的運動，反革命力量底暴動與組織，亦最為順利。正是在這些地區中，高爾查克與鄧尼金，曾在長久的歲月中維持了他們的政權。

在無產階級底影響感覺到最微小的地區，小資產階級人口底動搖，便特別明顯地顯露出來了。

最初，當布爾塞維克給與他們土地、當復員了的兵士帶來平底消息時，他們是擁護布爾塞維克

的。而後來，當布爾塞維克爲了革命之國際發展的利益，並爲了保存革命在俄國之根據地起見，而接受了布列斯特和約，從而『凌辱』了最深重的小資產階級的感情——愛國主義的感情時，他們就反對起布爾塞維克來了。當布爾塞維克表明，他們將要依固定價格嚴格地和決然不變地力謀把剩餘穀物交給國家時，在那些特別擁有大量剩餘穀物的地區，農民們是並不喜歡無產階級專政的。由是，烏拉爾、西北利亞與烏克蘭底農民們，就轉到高爾查克與鄧尼金那方面去了。

後來，高爾查克與鄧尼金的『民主』底經驗——在高爾查克與鄧尼金底佔領區中，每一個新聞記者都在白黨報紙底每期上大加叫囂這種『民主』——就向農民證明了：關於民主以及『立憲會議』的那種空話，在事實上只不過是地主與資本家專政底掩護物而已。

於是轉到布爾塞維主義這方面來的一種新傾向開始了：在高爾查克與鄧尼金的後方，農民暴動日益增多起來。紅軍部隊已被作爲解放者而受到農民

迎接與敬意了。

歸根結底，正是農民這個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之主要代表者底這些動搖，解決了蘇維埃政權底命運與高爾查克與鄧尼金底政權底命運。但是在這種『歸根結底』之前，却經過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殘酷鬭爭與痛苦的體驗，這種鬭爭和體驗即使在現在，在經過兩年之後，在俄國猶未告一結束，正是在西北利亞與烏克蘭尚未終結。至今猶不能保證：這種鬭爭和體驗將還要在，比方說，約摸一年之內，才能最後地告一結束。

『澈底』民主主義底信徒們，從沒有考慮到這種歷史事實底意義。他們曾經相信，並且依然相信這種童話，以爲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能够『說服』大多數勞動者，用投票的方法便能確定地把他們爭取到自己的方面來。但是事實却表明：只有在長期的和殘酷的鬭爭中，並且只有在比較了無產階級專政與資本家專政之後，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才會由其自身的痛苦的經驗引導到這個結論上去，即前者（無產階級專政）更好於後者（資本家專

政)。

一切曾經學習過馬克思主義、並願計算到先進國度在十九世紀之政治史底經驗的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都承認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動搖之不可避免性。這些動搖之經濟上的根源，已為經濟科學明顯地暴露了，這種經濟科學底真理在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之報紙、傳單及小冊子中已重複說過數百萬次了。

但是人們却不會把這些真理，應用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殊時代上來。他們以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的偏見與幻想（如階級底『平等』，『澈底的』或『純粹的』民主主義，用投票方法以決定偉大的歷史問題，等等），代替了階級鬭爭。他們不願理解：取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並未因此而終止它的階級鬭爭，而是用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形式上來繼續此種鬭爭罷了。無產階級專政，乃是無產階級使用國家政權這個工具而進行的一種階級鬭爭；它是一種階級鬭爭，其目的之一，便是用長期的經驗、用一長列的實際事例，向非無產階級的勞

動階層指明：擁護無產階級專政，要比擁護資產階級專政，對他們更有益些，而此外第三條路是不能有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選舉底數字，對於那在此後兩年中國內戰爭底發展所呈現的圖畫，提供了一種背景。這一戰爭中的基本力量，從立憲會議底選舉中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了：無產階級隊伍底『突擊軍』所起的作用，動搖的農民所起的作用，以及資產階級所起的作用，都是一目了然的。

N. V. 斯維雅提茨基，在他的文章裏面寫道：

『立憲民主黨人在與布爾塞維克相同的地區中，獲得了他們最大的成就，這就是在北部的以及中部的工業區。』（第一一六頁）

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中間的份子，在最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中心中是最軟弱的，這本是自然的事情。正是在這些中心中，階級鬭爭最爲尖銳，這也是自然的事情。正是在這些中心裏，集中了資產階級之主要的力量，而且也正是在這些中心，也只有這些中心裏，無產階級才能夠擊敗資產階

級。惟有無產階級，才能够予它以毀滅的擊敗，使之一蹶不振。而且也只有澈底粉碎它之後，無產階級才能够運用如像國家政權這樣的工具，來最後取得人口中小資產階級階層底同情和擁護。

如果我們會閱讀和使用立憲會議選舉底數字的話，那末這些數字還會再一次地給我們證明馬克思關於階級鬭爭的學說之基本真理。

同時，這些數字也表明了民族問題底作用與意義。試以烏克蘭為例。在最近關於烏克蘭問題的會議上，某些同志曾經非難作者，說我過於『突出』了烏克蘭的民族問題。立憲會議選舉底數字表明了：尙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在烏克蘭，烏克蘭社會革命黨與社會主義者就獲得了大多數選票（在烏克蘭投票總數七、六〇〇、〇〇〇票中，得三、四〇〇、〇〇〇票，加上五〇〇、〇〇〇票，等於三、九〇〇、〇〇〇票，而俄羅斯社會革命黨所得者則爲一、九〇〇、〇〇〇票）。在西南綫及羅馬尼亞前綫上的軍隊中，烏克蘭社會主義者在投票總數中，依次獲得百分之三十與百分之三十四，而俄

羅斯社會革命黨則獲得百分之四十與百分之五十九。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忽視烏克蘭的民族問題底意義——大俄羅斯人時常犯這樣的毛病（猶太人所犯的這種毛病，亦不亞於大俄羅斯人）——那是說犯了一個重大的和危險的錯誤。尚在一九一七年，在烏克蘭，就把俄羅斯與烏克蘭社會革命黨劃分開來，那不能認為僅只是一種偶然事件。我們是國際主義者：第一，務須特別強有力地反對在『俄羅斯』共產黨員中間的大俄羅斯帝國主義與沙文主義之殘餘（有時是不自覺的）；第二，正是在民族問題這個比較不重要的問題上（對於一個國際主義者說來，國家疆界的問題乃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雖不是第十等重要性的問題）我們須要讓步。所重要的則是一些別的問題，如像無產階級專政底根本利益、與鄧尼金進行作戰的紅軍底統一與紀律、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等等；烏克蘭是否將成爲一個單獨的國家，這只是一個非常次要的問題罷了。甚至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試行各種制度，並在好幾年

當中，比方說，在實際上體驗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合併、從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分離出去、而成爲一個獨立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密切聯盟的各種形式等等，等等，這樣的前途，絲毫不會使我們大吃一驚，也不應當把我們嚇住了。

企圖事先、永遠地、『堅決地』和『決然不變地』一舉而解決這個問題，這將只是一種理解狹隘或簡單地是愚蠢罷了，因爲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在這樣一個問題上的動搖，是完全自然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它對於無產階級說來絕不是什麼可驚異的事情。一個無產階級底代表，只要他真正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就應當對於這樣的動搖，予以最大的慎重和寬容；他就應當讓這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自己根據他們親身的經驗去克服這些動搖。但是，在對於別的、更基本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我已在上面指出過了——上，我們却必須是不寬容和無情的，必須是不可調和的百折不回

的。

## (六)

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的立憲會議選舉，與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俄國無產階級階級革命底發展加以比較，我們便能夠得出一些結論，這些結論是可以適用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底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我們試將這些結論中之最重要者，列舉、或至少表明如下。

(一) 普選權，乃是各個階級理解本階級任務底成熟狀態的指標。它表明了各個階級是如何傾向於解決他們自己的任務。但是這些任務底解決，却並不是用投票方法可以作到的，而須用各種形態的階級鬭爭直到國內戰爭為止。

(二) 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派，都是站在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觀點，接受了它的以為投票就能夠解決階級鬭爭底根本問題之偏見。

(三) 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爲了藉選舉以

及黨在國會內之鬭爭來教育羣衆起見，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乃是必要的。但是把階級鬭爭限制在國會鬭爭的範圍以內，或者把國會鬭爭看成是最高的和有決定性的鬭爭形式，其他一切鬭爭形式皆須服從這種鬭爭形式，則這種作法在實際上乃是說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反對無產階級了。

（四）事實上，第二國際底一切代表和擁護者，以及德國的所謂『獨立』社會民主黨底一切領袖們，都是這樣逃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去了，他們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在實際上却在其宣傳當中，給無產階級灌輸這種思想，在政權能轉到無產階級手中以前，它（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下面應當先設法獲得大多數人口底意志之正式表現（這就是說，取得在資產階級國會中的大多數擁護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人以及腐朽的社會主義類似的領袖們，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咆哮起來反對『少數人底專政』等等，這只是表示這些領袖們不了解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國內在事實上統治的也是資產階級專政，不了解這個專政能夠爲無產階級底

階級鬭爭所摧毀的條件罷了。

（五）這種不了解，特別是在於以下這一點，即：他們忘記了，資產階級的政黨主要是由於他們欺騙人民大眾、由於資本底壓迫來維持他們的統治的，而在這種欺騙與壓迫之外，還要加上一種關於資本主義本質的自欺欺人之談，這種自欺欺人之談，是小資產階級政黨底最大特徵，這些小資產階級政黨照例總是渴望以多少隱蔽形態的階級協調來代替階級鬭爭的。

『在保存私有財產之下，這就是說，在保存資本底統治與桎梏之下，首先應當讓大多數人口表示自己是贊助無產階級政黨的，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够而且應當取得政權』——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但在實際上乃是資產階級底婢僕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樣地說。

我們却說：『先讓革命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衝破資本底桎梏，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然後，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才能迅速地以犧牲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勞動的非無產階級羣衆之需要這

種方法，得到這些羣衆底同情與擁護』。與此相反的情形，在歷史上則是一種稀有的例外（而且在這種例外情形之下，資產階級可訴之於國內戰爭，如在芬蘭，即曾發生此種情形）。

（六）或者，換句話說：

『我們必須首先在保存私有財產與資本底桎梏之下（這就是說，在形式上的平等之下，保存事實上的不平等），承認遵守平等底原則，或澈底的民主主義底原則，並且必須在這種基礎上力圖得到大多數人底擁護』——資產階級及其合唱隊，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樣地說。

我們却說：『無產階級底階級鬭爭，首先應當奪取到國家政權，摧毀實際上的不平等底支柱與基礎，然後戰勝剝削者，無產階級再引導一切勞動羣衆去消滅各階級，就是說，把他們引導到惟一的社會主義的平等，不是欺騙的平等。』

（七）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度中，除了無產階級之外，或者除了那認識了它底革命的目的、並能

够爲其實現而奮鬥的一部份無產階級之外，尙有勞動羣衆底不自覺的數量頗大的無產者的半無產階級的、半小資產階級的階層，這些階層都是擁護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包括第二國際底『社會主義者』在內）的，他們爲資產階級所欺騙，不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或無產階級底力量，他們不曾認識到，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達到滿足他們重大的需要，乃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這些階層，乃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底同盟軍，無產階級和他們在一起，便構成了實在的大多數人口。但是無產階級只有使用如像國家政權這樣的工具，這就是說，只有在推翻資產階級、並粉碎其國家機器之後，它才能够把這些同盟者爭取過來。

（八）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中，無產階級底力量，與無產階級在人口總數中的比重比較起來，總是大得不可比擬的。這是因爲無產階級在經濟上統治着資本主義全部經濟制度底中心和神經，又因爲在資本主義下面，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

表現絕大多數勞動者底真正利益之緣故。

由於這種理由，所以無產階級，即使當它僅構成人口中的少數的時候（或者當具有階級覺悟的與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只構成人口中的少數的時候），它能夠推翻資產階級，並能夠在此後從半無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中，獲得大量的同盟者；這些羣衆是絕不會早先表現他們會贊助無產階級統治的，他們也絕不會理解無產階級統治底條件與目的的，他們只有根據他們往後的經驗，才會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正當的和合法則的。

（九）最後，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度中，總有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不可避免地動搖於資本與勞動之間。爲取得勝利起見，無產階級第一必須正確選擇向資產階級予以決定性的襲擊之時機；同時，尤須顧及和考慮到在資產階級與其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者之間的分歧，或其聯盟底不穩固，等等。次之，無產階級，在它勝利之後，必須這樣地來利用小資產階級底動搖，就是使它保持中立態度，阻

止它走到剝削者那方面去，並且不管這些動搖如何，必須能在一定的時期中保持自己，不為所動，等等，等等。

(十) 準備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極端必要的條件之一，即是與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社會沙文主義，以及與此類似的資產階級的影響與傾向作長期的、堅持的和無情的鬭爭；而只要無產階級是行動於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面，則上述這些影響和傾向就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是已經發動和進行了這樣一個鬭爭，除非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預先已經獲得了對於機會主義之完全的勝利，否則就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塞維主義，如果它不會在一九〇三——一七年期間，預先學會打垮，並從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政黨中無情地逐出孟塞維克，這就是說，逐出機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那末它也就不會在一九一七——一九年戰勝資產階級的。

現在德國『獨立派』或法國朗格派等等底領袖們，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最危險的自欺欺人的行爲，——有時是對工人的一種簡單

的愚弄——這些領袖們在行動上依然繼續其老一套的政策，即對於機會主義實行讓步、並予以縱容，與機會主義進行妥協，奴隸式地崇拜資產階級的民主偏見（『澈底民主』或『純粹的民主』，如像他們所稱呼的那樣）及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等等舊的習慣了的政策。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六日）

## 革命底一週年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在蘇維埃

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們正是處在這樣一個時機，來慶祝我們的革命底一週年的，這時在國際工人階級運動中正在發生最重大的事變，甚至工人階級與勞動者中之最抱懷疑態度的份子，都一天天看得很明白：世界大戰在舊政府以及舊的統治的資產階級方面，是既不會以協商，也不會以暴力來結束的；世界大戰正在不僅把俄國，而且把全世界導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向工人對於資本的勝利，這種資本曾使全世界浸於血泊中，並在德國帝國主義底迫害與暴行之後，指出英法帝國主義——為奧、德二國所支持——亦在實行着同樣的政策。

在今天，來慶祝革命底一週年之際，我們應當來回顧一下革命所已經走過的道路。我們是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面開始了我們的革命，這種困難條件，今後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人階級底革命，都絕不會再遭遇到的了。因此，我們試圖把我們已經經過的整個道路檢查一下，看一看我們在這一個時期曾經做到了什麼東西，並且在過去一年中，我們已在什麼程度上準備好來完成我們底主要的、我們底真正的、我們有決定意義的和基本的任務。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我們必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與社會主義的軍隊底一部份，是其部隊之一。我們一向都是這樣認識的，就是：如果我們被迫而開始了革命——這種革命是從世界鬭爭中產生出來的——的話，那末這並不是由於俄國無產階級具有任何的特長，或者因為它較別國的無產階級為更前進，相反地，正是資本主義之特殊的軟弱性與落後性，以及特別棘手的軍事戰略情況，才使得我們為事變進程所迫，而不得不佔取較其他部隊更為前進的障地，等待他們，直至這些部隊也開始運動與起而暴動之

時。我們現在從事於這種檢查，是爲了確定我們已在何種程度上準備好去迎接在未來革命中我們將要遭遇到的戰鬪。

因此，同志們，當我們自問在過去的一年當中，我們曾經大規模地作了些什麼事情時，我們必須回答說已經作了以下的事情，這就是：從工人階級所採取的這些初步措施——工人監督制，從運用全國的財力，我們已接近建立工人管理工業的地步了；由全體農民爭取土地、從農民反對地主的鬪爭，由具有全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和民主主義性質的鬪爭，我們已走到了這種地步，就是我們在鄉村中已經分化出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份子，已經分化出那些特別勞動與被剝削的人們，已起而創立新生活；農村人口中之最受壓迫的部份，已進入反對資產階級——連他們自己的農村富農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的生死鬪爭中去了。

其次，我們從蘇維埃組織底初步，我們已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就是，正如斯維得洛夫同志在這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所正確指出的一樣，在俄國，不

論任何角落——不論其如何遙遠——皆已鞏固地建立了蘇維埃組織，都已成爲蘇維埃憲法底一個組成部份，這個蘇維埃憲法，是根據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長期的鬭爭經驗而製定的。

我們已經完全沒有防禦的情形，最近四年的戰爭——這次戰爭在羣衆中不僅留下了對於被壓迫人民說來是很自然的那種仇恨，而且留下了憎惡、可怕的倦怠與精疲力竭，並使革命處在一個最困難最嚴重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當中，我們對於德國和奧國帝國主義底打擊，是難以防禦的——進到這種地步，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強大的紅軍了。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已從國際的孤立地位——我們曾在十月革命的時候以及今年年初，爲此而蒙受損害——達到這樣一種地位，這時我們惟一而牢固的同盟者，一切國度底勞動者與被壓迫者，最後終於起來了；這時西歐無產階級底領袖們，如李卜克內西與阿得勒——他們由於其提高呼聲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之英勇不屈的企圖，而遭受到長久歲月的罰做苦工——已被釋放出來，這是因爲每天每

時正在發展着的維也納與柏林的工人革命，曾迫使當局不得不釋放他們的緣故★。我們已從孤立地位達到這樣的地步，這時我們正在手攜手肩並肩地和我們的國際同盟者共同前進。這便是在過去一年中之主要的成就。讓我對於這條道路、對於這個過渡的階段，簡略地加以論列吧。

同志們，在最初，我們的口號乃是工人監督制。我們曾經宣稱，不管克倫斯基政府底諾言如何，而資本仍在繼續破壞國內的生產，並把它陷於一種毀滅的狀態。我們現在看到，解體情況已迫在眉睫了。因此，工人監督制乃是每一個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政府、而且甚至是勞動政府所不得不採取的第一個基本措施。我們不曾立即下令在我國的一切工業中實行社會主義，這是因為只有當工人階級學會如何統治時，當工人階級羣衆底權能被確定地建立起來時，只有在這時，社會主義才能够形成，並

---

★ 列寧此處係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奧國及德國的革命而言，革命底結果，是這些國度的君主政體之推翻及共和國之建立，此事在德國發生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奧國為十一月十二日。

——編譯部註

鞏固它自己。沒有這一點，則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一種虔誠的願望而已。我們因此便實行了工人監督制，我們知道，這乃是一種不一致的和不完全的步驟，但却是一個必要的步驟，爲的工人們自己在沒有剝削者之下，在反對剝削者之下，把建立這個大國的工業之偉大任務擔負起來，而且，同志們，那些直接地或甚至間接地參加這項建設的人們，那些曾經受過舊的資本主義制度底壓迫與殘暴的人們，已經學到很多很多東西了。我們知道，已經成就了的東西，還是極少和極有限的；我們知道，在這個極端落後與破產的國度中——在這裏，在工人階級底前進途上有着一切妨害和阻礙，工人階級要學會管理工業，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我們認爲最重要與最值得寶貴的，就是：工人們自己已經擔負起這種管理了，而工人監督制——它在一切最主要的工業部門中，必是混亂、渙散、原始、與不完全的——現已讓位於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工人對於工業的支配和管理了。

工人與職工會底地位，已經改變了。在現在，

它們的主要職責，便是委派他們的代表到一切經理部和中央機關中去，以及到一切新組織中去——這些新組織曾從資本主義那裏，承受了破產的和有意破壞了的工業。他們並沒有靠那般知識份子底協助而担負了這種任務，這些知識份子，從最初起，就有意地運用他們的知識學問以及高等教育——這乃是人類所積聚的科學寶藏之結果——來破壞社會主義底事業，他們使用科學，並不是用來協助羣衆來組織一種沒有剝削者的、社會的人民的經濟，而是故意掣肘，以便對於那雖則最少受過訓練、但自己仍承担起行政管理任務的工人們，施以阻礙。我們現在可以說，主要的障礙和妨害已被粉碎了。這是極端困難的事情。一切傾向於資產階級的份子底破壞行爲，已被壓服下去了。不管有多麼巨大的障礙，而工人們已經做到了完成這個基本的步驟，這一步驟已奠定了社會主義底基礎。我們並不誇大，但是我們也不怕說出事實。是的，從達到最後目標底觀點看來，所作的是極少和很有限的，但是從加強和鞏固基礎的觀點說來，所作的已經很多很多

了。當我們說到社會主義時，我們不能說，在工人階級羣衆——在他們會得到並閱讀書籍或小冊子這種意義上說來——中奠立的基礎，乃是一種自覺的基礎；在這裏我們說它是自覺的，只是在這種意義上，即他們曾經以他們自己的力量，用他們自己的手擔負了一種極艱巨的任務，他們會犯了成千的錯誤，他們自身也由於這些錯誤而遭受痛苦。但是每一個錯誤，却在組織工業行政管理的工作中鍛鍊了、磨礪了他們，這種工作現在已被建立起來，並且安置在堅固的基礎上了。這個任務，他們已經完成了。這項工作將不復像迄今以前那樣地去進行了。現在，全體工人羣衆，不僅是工人領袖們，也不僅是先進的工人們，而且是真正最廣大的階層，都知道：他們自己是正在用自己的手建設社會主義，基礎已經奠下了，國內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們把這項工作進行到底。

當在工業中——在這裏，我們不得不經過一條在很多人看來是遙遠的、但實際上却是簡短的道路，一條從工人監督制引導到工人管理的道路——

遇到巨大的困難時，我們在更落後的農村中，却不得不進行更大得多的準備工作。凡研究過農村生活、凡與農民羣衆曾經接觸過的人們，都會說：城市中的十月革命，只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和秋天，才在農村中成爲一個真正的十月革命。而在這裏，同志們，當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與彼得格勒衛戍軍的兵士們取得了政權時，他們就充分地認識到：建設的工作在鄉村中將要遇到更大得多的困難；在這裏，人們必須更要循序漸進；在這裏企圖藉命令和立法來建立公共的耕地制，乃是極端的愚蠢舉動；少許微不足道的自覺的農民，或許會同意這一點，但是絕大多數農民是不會具有這樣的觀點的。我們因此便把自己限於下述這一點上，這一點在革命發展底利益上是絕對必要的，這就是，無論如何，絕不要越過羣衆底發展，而要等待，直到從這些羣衆底自身的經驗中，從他們自身的鬭爭中產生一種前進的運動爲止。在十月的時候，我們只限於將農民之古老的數世紀來的敵人，即封建的地主，大地產所有者，立即予以掃蕩。那是全體農民

底鬭爭。在這裏，農民內部尚未劃分為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貧農與資產階級。我們社會主義者知道，沒有那種鬭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們的知識還是不夠的；必須要使那種知識深入羣衆，但不是藉宣傳，而是根據千百萬羣衆自身所得的經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此，當全體農民還只是在平均使用土地這種基礎上設想革命時，我們便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二十六日）我們的命令中公開發表，我們特採取農民關於土地問題的委託書，作為基礎\*。

我們會直率地宣稱，這種意見書是並不符合於我們的觀點的，這並不是共產主義；但是我們却不願強行那僅僅符合於我們的綱領，但不符合於他們的觀點的東西。我們會宣稱，我們將和他們像患難中的同志似地一同前進，我們相信，革命底進程會把他們引導到我們自己已經到達的那種境地。而結果，我們是有了農民運動了。土地改革是以土地

---

\* 見本卷第五編『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一文。 — 譯者註

之社會化開始的，這種社會化，我們曾親自舉手贊成，並公開宣稱，這並不符合於我們的觀點，我們知道，絕大多數農民都具有平均使用土地的觀點，我們不願以任何事物強其接受，我們寧願等待，直到農民們自己丟棄這種觀點，繼續向前邁進時為止。我們曾經等待了，並把我們的力量準備起來了。

我們那時所通過的法律，是從一般民主主義的原則，是從那種把富農和貧農聯合在一起的東西，即對於地主的仇恨，為出發的。它是以關於平等之一般的觀念為基礎的，這種觀念無疑地乃是反對舊的君主政體的一種革命的觀念。我們應從這個法律，進而把農民內部加以區分。我們在普遍的贊同之下，實行了土地社會化的法律。這項法律，曾由我們以及那些並未保有布爾塞維克底觀點的人們，全體一致地通過的。在誰應握有土地這個問題上，我們原先是委託農民公社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曾離開了那農業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的道路，我們充分地認識到，在那時，在一九一七年十

月間，農業是不能採取那條道路的。由於我們的準備工作底結果，具有偉大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步驟已經完成了，這一步驟不論在那個最民主的共和國巾都是沒有採取過的。這一步驟，在今年夏天，即使在最偏僻的俄羅斯鄉村中，也由羣衆實行了。當事情弄到糧食困難與飢荒這種危難境地之時，當我們由於舊的承襲底結果與可詛咒的四年戰爭底結果，由於反革命與國內戰爭而被奪去我國最富足的穀物產區之時，當事情已達到極端窮困的狀態和城市有發生飢荒的威脅時，那時我們政權之惟一忠實與可靠的堡壘——城市與工業區底先進工人們，就開始了一種聯合起來到農村中去的運動。有些人說，工人們出發下鄉，爲的是煽起工人與農民之間的武裝衝突，這全然是一種挑撥的謔言。事情已經把這種謔言駁斥無遺了。工人們到鄉村中去，爲的擊退農村中間的剝削份子——即富農，這些傢伙當人民死於飢餓之際，却以糧食之投機操縱而積累起無量數的財富。他們下鄉，爲的是援助構成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貧苦的勞動農民。他們下鄉，並非徒勞無功

的，他們伸出了聯盟的手，他們的準備工作已經與羣衆融合在一起了——這一點，已在七月間，爲富農暴動驟然燃燒於全俄國所造成的七月危機所充分地證實了。七月危機，是以鄉村間的勞動與被剝削份子到處興起，與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一同興起而終結的。今天，季諾維也夫同志在電話裏告訴我說，出席貧農委員會彼得格勒區代表大會者，已達一八、〇〇〇人，會場上充溢着一種最不平常的熱忱與興奮。隨着那在全俄所進行的——貧農都起來了——，正在採取着更明確的形式，貧農就從他們切身的經驗中認識到，反對富農的鬭爭究竟有什麼意義，他們體驗到：爲使城市獲得糧食的供應起見，爲了重新確立貨物的交換——無此一項，鄉村便不能生存——起見，他們是千萬不能跟隨着農村資產階級與富農走的。他們認識到，他們必須另自把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現在，我們已經採取了農村裏社會主義革命底第一個巨大的步驟了。在十月時，這還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理解了能够接近羣衆的這個時機，我們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樣一點，就是在農

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了，不知道自己的富裕兄弟，自己的富農兄弟，在從事糧食投機時，乃是從舊的僻塞的觀點來觀察所發生的事物的這樣僻塞的鄉村，是沒有的了。

因此，只有在現在，鄉村經濟，鄉村貧農，跟他們的領導者——城市工人團結起來，才對於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穩固的基礎。只是在現在，社會主義的建設才在農村中開始進行。只是在現在，才組成了蘇維埃和農莊，這些蘇維埃和農莊是有系統地力求大規模地集體的耕種土地，力求儘量應用學識、科學與技術，而此種學識、科學與技術，在舊的愚昧與反動的時代，甚至連最簡單的初步的人類文化，也創造不出來。在這裏所要進行的工作，甚至較在工業中所進行者，猶為困難。我們的地方上的委員會與蘇維埃，在這裏犯了更大的錯誤。但是他們正在他們的錯誤當中學習。如果是自覺看待建設的羣衆犯了錯誤，那末我們是不怕這些錯誤的，因為我們只是信賴我們自己的經驗的，我們只是信賴我們自己的兩手的。

在如此短促的時期內，在鄉村裏引導我們走上社會主義之偉大改革，正是表明着：我們的鬭爭，已經獲得勝利了。紅軍就是這一點之最顯著的證明。你們知道，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曾經是處在怎樣的情勢中——那時俄羅斯已處在廣大民衆再不能忍受下去的境地了。我們知道，那時我們是處在一種全然絕望的境地。我們曾經直率地把全部事實都告訴了工人階級羣衆。我們公佈和揭露了秘密的帝國主義的條約，這些條約乃是一種作爲巨大的欺騙工具而使用的政策底結果，這種政策現在在美國，在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底最先進的民主共和國中，它正以前未之有的手法欺騙和愚弄着羣衆。當戰爭之帝國主義的性質爲一切人們所認識清楚時，只有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乃是完全摧毀資產階級秘密的對外政策之唯一的國度。它公佈了秘密條約，並通過托洛茨基同志向世界上的一切國度發出宣言，說：我們向你們呼籲，以民主的方式，不割地，不賠款來結束這個戰爭，我們曾率直地並驕傲地說出了下述的真理——這是一個痛苦的真理，但

無論如何總歸是真理——即：要結束戰爭，就需要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革命。然而，我們的呼籲，却不曾得到任何回應。因此我們會不得不為布列斯特條約所強加於我們的苛刻的和平，付出嚴重的代價，這一條約，曾經使我們的許多同情者，充滿了陰鬱和失望之情。這是因為我們是孤立的緣故。但是我們盡了我們的責任：我們會告訴你們說，這些就是戰爭底目的！德國帝國主義底雪崩之所以能夠壓在我們身上，乃是因為在我國工人和農民達到堅固的組織之前，是需要一段相當長的過渡時間的。那時我們還沒有軍隊；我們所有的，不過是帝國主義者之舊的瓦解了的軍隊罷了，這個軍隊，曾被驅使參加這樣一個戰爭——對於這個戰爭底目的，兵士們是不願為之奮鬥的，他們對之也並不同情。結果是我們不得不經受一種極端痛苦的革命。那是這樣一個時期，其時羣衆應當從痛苦不堪的帝國主義戰爭之下喘一口氣，並應當意識到，一種新的戰爭是在開始了。我們有權利把我們的戰爭，視為我們將為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進行

的戰爭。這一點，需要使幾百萬、乃至幾千萬的人民，從他們切身的經驗中去理解的。還要需要不少時間的，要經過長久而艱苦的道路才能貫徹這種認識的。但是，到今年夏天的時候，所有的人們都可顯然看出：這一認識，最後終於是貫徹了；一種轉變發生了；而爲了使軍隊——這個軍隊乃是人民大眾底產物，因爲它是他們的疲倦與失望底一種表現，它自我犧牲，在四年最激烈的血戰之後，又再度準備進入戰爭——爲了使這樣的軍隊起而擁護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起見，就需要使準備進入這個殺場的羣衆中之疲倦和失望，代以對於下述事實之明白的認識，就是：他們乃是的確確爲了他們自己的事業，爲了工人與農民的蘇維埃，爲了社會主義共和國而死的。這一點已經做到了。

我們在夏季所獲對於捷克斯拉伐克人的勝利，以及現在接到的並且爲數可觀的關於勝利的消息，都證明：已經發生了一種變化，最困難的任務——即在四年痛苦的戰爭之後，建立自覺的社會主義的有組織的羣衆——已被完成了。此種覺悟和意識，

已深入於羣衆之中。千百萬的人民，都已理解了，他們是在從事於一種艱巨的事業。儘管在目前較我們更爲強大的世界帝國主義底力量，正在集合來反對我們，儘管帝國主義者底兵士——帝國主義者看到了蘇維埃政權底危險，並燃燒着一種要絞死它的願望——正在包圍着我們，儘管我們現在道出事實底眞象，並不隱蔽他們較我們更爲強大，儘管有這種事實存在，但上述這一點總歸是我們不致陷於失望的一種保證。

我們宣稱，我們正在生長壯大中，蘇維埃共和國正在生長壯大中！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之生長，要比帝國主義的力量之逼近我們更爲迅速。我們充滿着希望和信心，我們不僅是在保衛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底利益、而且我們進行戰爭是爲保衛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底利益。我們對於勝利的希望正在迅速地增長，這是因爲我國工人底階級覺悟是在增長着。在去年十月間，蘇維埃組織是怎麼樣一種組織呢？當時，僅只是採取了一些初步的步驟。我們當時還不能把它放在一種適當的基礎上。但是現在，我們

已經有了蘇維埃憲法了。我們知道，在七月間曾經批准的這個蘇維埃憲法，並不是什麼委員會所臆想出來的，它並不是法律家草寫的，它也不是從別的什麼憲法上抄來的。在世界上還沒有過如像我們這樣的憲法的。它記錄下了無產階級羣衆反對我國以及全世界的剝削者的鬭爭與組織底經驗。我們具有戰鬭經驗底儲備。這種經驗底儲備，顯明地證實了這個事實，即有組織的工人創立了一個沒有官僚、沒有常備軍、沒有特權（在實際上爲資產階級所設立的特權）的蘇維埃政府，他們之進行此等鬭爭，就整個而言，是並不亞於這些人物的，並且他們在工場和工廠中建立了新的建設之基礎。我們正在着手進行此種工作中，並引進了新的共同工作者到這個工作中來，爲了實行蘇維埃憲法起見，這些新的共同工作者是極其必要的。我們現在有了新補充的現成的幹部，青年農民了，我們必須把他們吸引到工作中來，使他們能加入這種新幹部，協助我們把事業進行到底。

我要詳加論述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國際形勢

問題。我們正在肩並肩地和我們的國際的同志們站在一起，而且我們自己在現時已經相信，他們是何等堅決和有力地在表達着他們的信心，以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將作為國際革命與他們手攜手地同時前進。

隨着革命之國際意義底增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底狂暴的團結也增長和加強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他們認為我們的共和國只是一種奇事，不值得予以嚴重的注意；在二月間，他們把它視為社會主義的一種試驗，不值得重視。但是共和國底軍隊，却生長壯大、力量日增了。它解決了創立社會主義的紅軍底最困難的任務。隨着我們事業之增長與進展，一切國度的帝國主義者底反對與仇恨，也就愈加瘋狂起來了，這些帝國主義者現在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宣稱他們乃是威廉底敵人的英國與法國資本家，竟然在力謀絞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鬭爭，現有瀕於與此同一的威廉進行聯合之勢，因為他們看到，這個蘇維埃共和國已不復是一件奇聞，或者是社會主義底一種試驗，而成了世界

社會主義革命之真正的根據地了。因此，隨着我國革命之日益增長的成功，我們的敵人的數目也就增加起來了。我們必須認識面對着我們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無論如何切不可掩飾我們所處的情勢底嚴重性。而我們已經準備好去迎接它了。我們已不復是孤立的了：和我們在一起的，有維也納與柏林的工人，他們正在起而作同樣的戰鬥，他們或許會對於我們的共同事業，帶來更高度的紀律和階級覺悟。

同志們，爲了使你們可以認識到，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周圍，黑雲在如何密集着，什麼樣的危險正在威脅着我們起見，請讓我把德國政府經過其領事館向我們致送的備忘錄底原文向你們宣讀一下吧★。

---

★ 列寧在此宣讀頭於末日的德國威廉政府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所送來的備忘錄，該備忘錄宣稱，德國政府將從蘇維埃共和國召回其外交代表，並要求必須同樣將蘇維埃代表自德國召回，換言之，即斷絕兩國外交關係，其藉口是蘇維埃政府（一）利用其駐德大使館，向德國運入革命的宣言；（二）隱藏和允許殺害『德國大使米爾巴哈伯爵』的兇手——一九一八年七月在莫斯科爲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所暗殺——安然逃脫。此備忘錄底原文在這裏刪略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載有此備忘錄全文，對此有興趣的人，可加以參考。——俄文版編輯部註

同志們，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德國政府完全知悉以下的事實，即從戰爭開始起，俄國大使館即曾享有德國社會主義者底優待，那些擁護德國帝國主義的人，都沒有跨入過俄國大使館底門限。俄國大使館底朋友們，就是那些反對戰爭、而同情於卡爾·李卜克內西的社會主義者。從大使館開始之日起，他們就是它的客人；我們只是和他們才有所來往。對於這一點，德國政府是完全知悉的。它注視我國政府每個代表們行止和動靜之熱心亦正如尼古拉二世的政府曾經注視我們的同志們一樣。德國政府在目前之所以作出此種姿態，並不是因為形勢已經發生何種變化，而是因為它在以前認為自己是更強大些，因此它不怕在柏林街道上的一座着了火的房子，會燃燒成普遍全德國的大火。德國政府是慌張到不知所措了，當全德國在現在處於熾烈的大火中之時，它以為只把警察滅火用的水龍對準一間房子，便能把火撲滅下去了。

這是很可笑的。如果德國政府打算宣佈斷絕外交關係，那末我們就要指出，我們早就知道它是會

這樣作的，它正在用盡一切努力以求與英法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我們知道，威爾遜政府曾一再地打電報，要求德國軍隊切勿從波蘭、烏克蘭、愛沙尼亞與利弗尼亞等地撤退。這是因為它們雖然都是德國帝國主義底敵人，但是這些軍隊却在進行着它們的工作：它們正在撲滅布爾塞維克。只有當親協約國的解放軍隊出現於戰場上以絞殺布爾塞維克之時，只有在那時，才讓這些軍隊撤退。

對於這一點，我們是完全知道的；在這一方面，絕沒有任何事物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我們所要說的只是：在現在，當德國正在火焰中，當奧國正在燃燒中，當他們迫不得已而釋放李卜克內西，並允許他訪問俄國大使館——這是為李卜克內西所領導的社會主義者全體會議所決定的——時，德國政府方面所採取的這樣一個步驟，並不是證明他們願意作戰下去，而是證明他們完全慌亂不知所措，證明他們在應當採取何種決定這一點上，已達於進退維谷、莫知所措之境地。這是因為一個可怕的敵人正在逼近他們——這就是英美帝國主義，英

美帝國主義曾用和約把奧國壓服下去，這一和約較之布列斯特和約，其強制威壓程度猶在百倍以上。德國看到，這些解放者也是要壓服、虐待、並絞殺它的。但是同時，工人階級的德國也興起了。德國軍隊之所以成爲無用、沒有戰鬥力，並非由於紀律之不振，而是因爲拒絕作戰的兵士們，從東綫被調至德國的西綫，他們隨身也帶來了那被資產階級稱爲世界布爾塞維主義的東西。

這就是何以德國軍隊已沒有戰鬥能力的原由；而這一個文件，正是他們陷於完全的紛亂之最好的證明。我們指出，它將引導到外交關係之破裂，並且如果他們已有領導白黨軍隊的話，那末也許它會引導到戰爭上面去的。因此我們會向一切蘇維埃發出通電，其結語是號召他們警惕起來，必須時時刻刻在準備中，並聚集起他們的一切力量來，因爲這是國際帝國主義以推翻布爾塞維主義爲其主要任務一事的表現之一。這將不僅是意味着要戰勝俄國；它也意味着要在每個國度中戰勝自己的工人。但是他們是不會成功的，不管跟隨這一決定之後的，將是

何等樣的殘忍行爲與暴行，他們總是不會成功的。他們這羣野獸，正在準備從南方，通過達達尼爾海峽，或道經保加利亞或羅馬尼亞，以進擊俄羅斯。他們正在進行談判，以便在德國組成一支白軍作爲進攻俄國之用。我們充分地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並公開地宣稱：同志們，我們工作了一整年，這並不是白費的；我們已經奠定了基礎；我們已接近於有決定性的戰鬪了，——這種戰鬪將的確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但是我們並不是孤立的：西歐的無產階級，已經起來了；它們正在奧地利——匈牙利不遺餘力地作出一番事業。奧匈帝國政府之絕望，完全混亂，與慌亂不知所措的狀態，完全與尼古拉·羅曼諾夫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末時之情狀相同。我們的口號必須是：要記牢我們正在接近於最後的有決定性的戰鬪了，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一切力量，不僅來擁護俄國革命，而且要擁護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底野獸們依然較我們爲強大。他們仍然能夠對於我國，施以大規模的暴行、

殘忍行爲、與兇暴。但是他們却不能戰勝世界革命的。他們充滿了野蠻的仇恨心。因此我們自己應當認識清楚：不論如何，每一個俄國的工人和農民都將盡其職責，並且，如果革命底利益要求這樣作的話，他們每一個人都會挺身而就死的。我們指出：無論如何，也不管帝國主義者對我們仍然會予以何等的災害與痛苦，但是他們總不會因此能挽救自己的。帝國主義將要死亡，而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不顧一切獲得勝利的！

## 論十月革命底四週年

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底四週年就要到來了。

這個偉大的日子離開我們愈遙遠，則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意義，也就顯得愈加明顯，而我們對於在我們的整個工作中所獲之實際經驗的追懷和沉思，也就來得愈加深刻了。

這種意義和經驗，可以很簡略的——自然是很不完全與不精確的——輪廓，概述如下。

“俄國革命之直接的和切近的目標，乃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目標，這就是：摧毀中世紀制度底殘餘，澈底掃除它們，清去俄國的這種野蠻與恥辱，清去我國一切文化與進步之這種巨大的阻害。

而我們能夠感到自傲的一點，就是從對人民大

衆的影響之觀點說來，我們把這種清洗工作作的，比一百二十五年以前的法國大革命，要更加堅決、更加迅速、更加英勇、更加順利、更加廣泛和深遠得多。

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這就是說，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乃是這種國際的社會典型之俄羅斯的代表），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革命關係的問題，曾經說過，並且依然在說着無數糊塗話。過去的四年，已經完全證實了我們在這一問題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的正確，以及我們對於以前的革命之估計的正確。我們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把它進行到澈底，這是任何人在以前都不曾作過的。我們正在完全自覺地、從容不迫地、不偏不倚地向着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我們知道，並沒有什麼中國的萬里長城把它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隔離開來，我們也知道，惟有鬥爭才會（在結局時）決定我們將前進多麼遠，才會決定我們將要完成這一無限偉大的任務底那一部份，並且

我們將鞏固我們勝利底那一部份。時間是會表明這一點的，我們看吧。但是即使是在目前，我們已可看到：在社會之社會主義的革新一事上，已經完成了巨量的（所謂巨量的，是就我們這個破產了的、精疲力竭的與落後的國度而言）工作了。

可是，讓我們來終結我們關於我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內容所要說的話吧。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了解那究竟是什麼意思。爲了說明起見，我們可舉幾個簡明的事例。

所謂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內容，意思就是說，要清洗去國內社會關係（體系與制度）上的中世紀制度、農奴制度與封建主義。

在一九一七年時，俄國農奴制度之主要的表現、主要的遺物和殘餘是什麼呢？這就是君主政體，社會的等級制，土地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婦女底地位，宗教，以及對於少數民族的壓迫。試取這些『奧金王之廐』\*——這是由一切先進國家，

\* 『奧金王之廐』：傳Elis國王 Argens 之廐，養牛三千頭，三十年未曾洒掃，海克力士決二河之水，一日即洗淨云。——譯者註

當它們在一百二十五年、二百五十年以至更多年以前（一六四九年在英國）完成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時，以未清洗乾淨的方式在相當的範圍內所遺留下來的——中的任何一個爲例，試取這些『奧金王之鹿』中的任何一個爲例，那末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把它們掃除得一乾二淨了。大約在十個星期當中，即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起，至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五日）解散立憲會議時爲止，我們在這一方面所作的，較之資產階級民主派與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在他們當權的八個月期間所作的，超過總在千倍以上。

這些懦夫、空談家、自負的納西薩斯☆，以及小哈姆雷特☆☆之流，都揮舞起他們的虛有其

---

☆是希臘神話中一個美少年的名字，Echo 鍾情於納西薩斯，因不得其愛而死，Nemesis 罰令與泉水中自己的映影發生戀愛，因憔悴而變爲水仙花云。

——譯者註

☆☆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底悲劇『哈姆雷特』一劇中之主角，爲優柔寡斷一類人物典型。——譯者註

表的刀劍，——但是他們甚至連君主政體都未加以摧毀。我們則掃除了那所有的君主政體的穢物，這是任何人都從未會作過的。我們把那古老的社會等級大廈（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度，如英國、法國及德國，迄今都未完全擺脫這種社會等級底殘餘），粉碎無遺。社會等級制度之最深遠的根基，即封建主義與農奴制度在土地佔有制中之殘餘，我們已經完全把它們根絕和消滅了。人們『會爭論』說（在國外，已有很多耍筆桿子的人，立憲民主黨人，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等等，正縱情地從事此種爭論），『總之』，偉大的十月革命所完成的土地革新，其結果將是怎樣的呢？我們在目前並不願在這些爭論上去浪費時間，因為我們正在以鬭爭來決定這種爭論，以及與它有關聯的全部爭論。但是人們對於以下這個事實，却是無可置辯的，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在八個月當中曾與地主——農奴制度傳統之保護者——『妥協』，而我們則在幾個星期當中，便把地主，連同他們的一切傳統在內，全部地都從俄羅斯底地面上掃除盡淨了。

試以宗教，或婦女之毫無權利，或對於非俄羅斯的少數民族之壓迫及其不平等爲例。所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問題。那些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庸俗東西，關於這些問題曾喋喋不休地談論了八個月之久。在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度，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度也罷，在那裏，這些問題曾經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方向上澈底解決了的。而在我國，則已經由十月革命底立法，把這些問題澈底地解決了。我們曾經、而且正在認真地和宗教進行鬭爭。對於一切非俄羅斯的少數民族，我們曾經給他們以他們自己的共和國或自治區。在我國，像婦女之毫無權利或不平等，這些鄙陋、下賤和醜惡的事已經沒有了，那是農奴制度與中世紀制度之令人作嘔的遺物，而這種遺物，却毫無例外地，在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度中，爲貪婪的資產階級以及愚蠢的、受驚的小資產階級所重新恢復了。

所有這些東西，都構成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內容。在一百五十年與二百五十年之前，這種革命（或者說這些革命，如果我們考慮到一種一般

型式之每個民族的多樣性的話）底領袖們，曾向人民許下了諾言，說要把人類從中世紀的特權、婦女底不平等、具有特權的國家宗教（或『宗教底觀念』，或一般的『宗教信仰』）、以及少數民族底不平等之下解放出來。他們許下了諾言，但是並未履行他們的諾言。他們是不能履行這些諾言的，因為他們是被那種對於『私有財產底神聖性』的『尊崇』所妨礙了。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對於此種應加倍詛咒的中世紀制度以及『私有財產底神聖性』，是不會具有這種可詛咒的『尊崇』的。

但是爲了使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成就，爲俄羅斯人民所久遠享有起見，我們應當前進得更遠些；而且我們已經前進得更遠了。我們順便解決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問題，把它作爲我們主要的與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工作底一種『副產物』來解決的。我們經常說，改良乃是革命的階級鬭爭底一種副產物。我們說過——並已由行動加以證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新，乃是無產階級的、即社會主義的革命底一種副產

物。順便說一句：考茨基、希爾費丁、馬爾托夫、車爾諾夫、喜爾奎、朗格、麥唐納、屠拉第之流，以及『兩個半』馬克思主義底其他英雄們，他們都是不了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這種相互關係的。第一種革命可以長成爲第二種。而第二種革命又可以順便解決了第一種革命底問題。第二種革命鞏固了第一種革命底事業。鬭爭，而且只有鬭爭，才能決定第二種革命較之第一種將能長出多遠。

蘇維埃制度，正是一種革命長成爲另一種革命之最明顯的證明或表現之一。蘇維埃制度，乃是對於工人和農民底一種最大限度的民主，而同時，它是表示與資產階級民主的決裂，以及一種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意義的新類型的民主之產生，這便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或無產階級專政。

讓垂死的資產階級底豬仔和狗仔們，以及追隨於其後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豬仔狗仔們，因我們在建設我們的蘇維埃制度中所犯的失敗與錯誤，而去一陣陣地詛咒、謾罵和譏笑我們吧。我們一分鐘

也沒有忘記，我們確實曾經、而且正在鑄成許多的錯誤與失敗。在像創造空前未有的國家構造底類型這樣新的，在全世界歷史上這樣新的事業中，要避免失敗與錯誤乃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努力糾正我們的失敗和錯誤，並力求改善我們對於蘇維埃原則在實際當中的運用，這種運用，至今還依然是非常地不完滿的。但是我們對於下述的事，是有權引以為榮，而且確實是引以為榮的，這個事實就是，我們會榮幸地開始了蘇維埃國家底建設，並由此開始了全世界歷史上的新時代，即一個新階級底統治時代，這個階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中都是受壓迫的，它到處都向着新的生活邁進，向着戰勝資產階級，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向着把人類從資本奴役與帝國主義戰爭之下拯救出來的道路邁進。

帝國主義戰爭的問題，今日財政資本之統治全世界的國際政策的問題——這個政策，其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區區少數『先進的』列強對於弱小的、落後的少

數民族的民族壓迫、掠奪與搶劫之極端的加劇，——這個問題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已成為地球上一切國度之全部政策底中心問題了。這是千百萬人底生死問題。這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以與在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大戰中以及仍在進行着的補充的『小戰爭』中被殺死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相對比）是否將在下一次的帝國主義戰爭——這個戰爭，資產階級正在準備着，它正在我們眼前從資本主義當中生長出來——中被屠殺的問題。這是在這個不可避免的（如果資本主義存在下去的話）將來的戰爭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否將成為殘廢（以與在一九一四——一八年間成為殘廢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相對比）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十月革命在世界史上也開闢了一個新時代。資產階級底奴僕及其合唱隊，如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以及全世界小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者之流，都嘲笑『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但是這個口號，却已經證明是真理，是惟一無二的真理——是一種

不愉快的、率直的、赤裸裸的和殘酷的真理，然而不論如何，它正與無數最精製的極端狹隘的愛國主義與和平主義的欺騙比較起來，它總是真理。這些欺騙，都垮台了。布列斯特和約已被公表於世了。而且每一天，都在更加無情地把甚至較布列斯特和約更壞的一種和約——凡爾賽和約——底意義與後果，表露出來了。對於那些深刻想到過去戰爭底原因以及逼近的將來戰爭底原因的千百萬人民，下述之殘酷的事實，是愈益顯得更明白、清楚和堅定不移了，這個事實就是：除非進行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和爆發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否則要避免和脫出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必然會產生帝國主義戰爭的帝國主義和平（如果我們舊的拼字法仍然適用的話，我在此會寫具有兩種意義的 mir 這兩個字的\*），要逃脫這種地獄，乃是不可能的。

---

\* 係對於俄文mir一字之具有變關意義的諸語，此字有兩義，即世界及和平，在舊拼字法中，其拼綴是有區別的，但在新的拼字法中是完全一樣的。

——英文版編輯部註

讓資產階級與和平主義者，將軍們和市儉們，資本家和庸人們，一切虔誠的基督教徒以及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英雄們，都狂暴地去咒罵這個革命吧。他們源源不斷的激怒、誹謗和謊言，並不能掩蓋住這個世界史的事實，即在數千百年當中，奴隸們第一次以公開宣佈下述的口號，回答了奴隸主之間的戰爭，這口號是：『讓我們把這種奴隸主為瓜分其掠奪物而進行的戰爭，轉變為一切民族底奴隸反對一切民族底奴隸主的戰爭吧。』

在幾千年當中，這一個口號第一次從模糊的無力的期望，變為一種明白的和確定的政治綱領了，變為千百萬被壓迫者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積極的鬭爭了；變為無產階級底第一次勝利了，變為在消除戰爭及聯合一切國度底工人反對一切國度底資產階級聯盟的事業中的第一次勝利了，這個資產階級正是以犧牲資本底奴隸，即僱傭工人，農民、勞動者，而製造和平與戰爭的。

這個第一次的勝利，還不是最後的勝利。這一勝利，是由我們的十月革命，以難以置信的艱辛和

困難，以空前未有的痛苦，我們這方面所犯的許多嚴重的失敗和錯誤，而獲得的。怎麼一個落後的人民，不遭受失敗，不犯錯誤，而能戰勝世界上最強大和最發展的國度底帝國主義戰爭呢！我們並不怕承認我們的錯誤，並且將清醒地去分析這些錯誤，以便我們能夠學會去改正它們。但是事實總是事實的，即：在數千年中，以奴隸反對一切和各種奴隸主的革命，去『回答』奴隸主之間的戰爭這種諾言，已破天荒第一次澈底履行了，而且是不顧一切困難地而履行了。

我們已開始這個專業了。什麼時候，在什麼日期和時間，那一個民族底無產階級會把這種專業澈底完成，這並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事情，乃是在於冰已被打開了，路徑已經開闢出來了，道路已經洞然若揭了。

一切國度底資本家老爺們，繼續你們關於『保衛祖國』——什麼日本人反對美國人哪，美國人反對日本人哪，法國人反對英國人哪，等等！——底偽善和矯飾吧。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底英雄老爺

們，以及全世界底和平主義的市儈和庸人們，繼續以發表新的『巴塞爾宣言』（做一九一二年的巴塞爾宣言而爲之）的方法，來『避開』關於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手段的問題吧！第一次的布爾塞維克革命，已從帝國主義戰爭中以及從帝國主義和平中救出了這個地球上的第一個一萬萬的人民，以後的革命，將會從這樣的戰爭與這樣的和平中，把全人類拯救出來的。

我們最後的——但是最重要的、最困難的、而且依然是最未完成的——任務，便是經濟建設，即爲新的社會主義的大廈，奠定經濟的基礎，以代替已被摧毀了的封建的和已被摧毀了一半的資本主義的大廈。在這個最重要的和最困難的任務上，我們所遭受到的失敗最多，所犯的錯誤也最多。但是怎麼能不遭受失敗不犯錯誤而能開始一個世界如此嶄新的任務呢？然而我們已經開始了。我們正在繼續做下去。我們正是在現在，用我們的『新經濟政策』，改正了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在一個小農的國度中，如何能不犯這樣的錯誤，而繼

續建築起社會主義的大廈來。

困難是很大的。但是我們已習慣於和巨大的困難進行奮鬥了。我們的敵人，給我們的綽號是『硬石頭』和『折骨政策』底代表人物，這並不是無因的。但是我們也學會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學會了另一種在革命當中所必要的藝術，這就是靈活性，也就是這樣的能力：如果以前的道路證明在當時不合宜或在事實上行不通時，那就要善於估計到客觀條件的變化，選擇另一條達到我們目的的道路，而且迅速地、斷然地改變自己的策略。

以熱情底奮發為基礎，在首先鼓舞起人民的一般政治上的熱情，而後又鼓舞起其軍事上的熱情之後，我們便打算在這種熱情底幫助之下，直接實現如此偉大的（一般政治的及軍事的）經濟上的任務。我們會打算——或許說得更確實些，我們沒有足夠的計算，而是想要——用無產階級國家之直接的命令，在一個小農的國度中，依照共產主義的路綫，來調整國家生產及國家對於生產品的分配。經驗已經證明了我們的錯誤。是要有許多過渡階段，

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便準備——由許多年的工作去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去。不是直接地依靠於熱情，而是在由偉大的革命所產生的熱情底幫助下面，並且是在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利害關係、以及經濟核算底基礎之上，來着手在這個小農的國度中先建築起經國家資本主義而導向社會主義之堅固的小的橋樑，否則你們便絕不能達到共產主義，你們也絕不能把千百萬的人民帶領到共產主義去。這便是生活所教導給我們的東西。這便是革命發展底客觀行程所教導給我們的東西。

在這三、四年當中，我們略略學會了急遽的轉變方向（當需要急遽轉變的時候），而現在，我們又開始熱衷地、留心地和勤勉地（雖然熱情、留心和勤勉的程度，還依然不足）來學習新的轉變——『新經濟政策』了。無產階級的國家，必須成爲一個謹慎將事的、孜孜不倦的和機敏而精幹的『生意人』，一個正直的批發商——不這樣作，它就永遠做不到使這個小農的國度能以達到經濟上的獨立。在現存的條件之下，在我們與資本主義的（現時還

是資本主義的) 西方相並生存的狀態之下，別的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個批發商，這種經濟上的典型其距共產主義的遙遠，正如一個天一個地。但是，這却是在實際的生活中，從小農經濟經由國家資本主義而到達社會主義的這種矛盾之一。個人的利害關係可以提高生產；而我們首先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來發展生產。批發的商業，在經濟上可以把千百萬的小農聯合起來；使他們發生利害關係，把他們聯結在一起，並把他們引導到下一個步驟上去，這就是說，把他們引導到在生產本身中的各種聯繫和聯合之形式上去。我們已經開始了對我們的經濟政策作必要的改造了。我們在這一領域中，已有某些成功了，雖則這些成功是微小的和部份的，但却是不容置疑的成功。在這種新科學底領域中，我們已經上完了預備班的課程。由於堅定地和勤勉地學習，由於用實際的經驗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由於不怕再三地變更已經開始了的東西，由於不怕改正我們的錯誤，並最審慎地分析它們的意義，由於這樣，我們正在轉到高級班上去。

我們學完全部『課程』，雖則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底情況，使得個個課程較我們所想望者更長得多，也更困難得多。不論代價如何，也不論過渡時期底痛苦如何嚴重，——不管有何等不幸、飢饉與破壞，我們將絕不氣餒，並將使我們的事業達到勝利的尖端。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 我們的革命

——關於蘇哈諾夫底略記——

### (一)

我近來曾瀏覽了一下蘇哈諾夫底『革命略記』一書。特別引起我注意的，便是我們所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以及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底學究氣味。不用說了，他們這些人都是異常怯懦的，當稍微偏離一點德意志的規範時，即使是他們當中第一流的人物，也都要用種種保留條件，來防備他們自己；關於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所共通具有、且已在整個革命進程中充分表現了的這種特點，就撇開不談了，這樣，引起人們注目的，就是

他們對於過去之奴隸式的模倣了。

他們全都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都是極端學究式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全然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中之有決定性的東西，即它的革命的辯證法。他們甚至不懂得馬克思底這個直接的指示：在革命底時期，是需要有最大限度的靈活性的。試舉例言之，他們絕對不理解到，而且甚至未能注意到馬克思在他的一封信裏面——我記得這封信是於一八五六年寫的——的一個指示，這就是，當時馬克思曾經希望，德國的農民戰爭——它可能造成革命的形勢——能與工人階級運動聯合起來，但是甚至他們也避開了這個直接的指示，而在它的周圍繞圈子，正像一隻貓環繞着一碟熱粥一樣。

他們的全部行爲，顯示出他們乃是怯懦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害怕拋開資產階級，更其害怕與資產階級決裂，同時，他們又以最漫不經意的飾辭與大言不慚來掩蓋他們的懦弱性。但是即使是從純粹理論的觀點看來，他們所有這些人當中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他們全然不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底這個見

解，即：迄今以前，他們只是觀察到了西歐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發展之一定的道路；但是他們却全然想像不到，這條道路，只有加以相當的改變，只有加以某些修正（從世界史的觀點看來，這乃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修正），始能拿來作為一種範例。

第一——這是與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相關聯而發生的革命。在這種革命中，依戰爭以轉移而必定要顯露出新的特徵或改變，因為在世界上，並且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面，還從來不曾有過這樣一種戰爭。我們看到，一直到今天，最富足的國度中的資產階級，還不能在這次戰後調整『正常的』資產階級的關係，然而我們的改良主義者，假裝作革命家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却曾經、而且現在依然把正常的資產階級關係，認為是一種極限（這種極限是不能夠逾越的）。甚至他們都是極其陳腐和狹隘地了解『正常』這個字的。

第二——對於下述的思想，他們乃是十足的門外漢，這種思想即：在一般的發展規律之下，在整

個世界史上並不排斥，而且相反地，則以發展底個別時期或者在形態上，或者在發展程序上具有特點為前提。例如，他們甚至連想都不曾想到，俄國是立於文明國家與初次由這次戰爭完全捲於文明的國度——即一切東方的、非歐洲的國度——之邊界上的；因此，俄羅斯可以、而且應當顯露出某些特點來，這些特點，一方面自然是循着世界發展底一般路綫來的，但同時却把她的革命跟一切先前的西歐各國的革命區別開來，而且因為轉到東方各國的緣故，則帶有若干部份的新奇的特點。

例如，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發展底期間，所強記住的議論，便是一種極端刻板的見解，這種議論就是，就社會主義而言，我們至今還不曾成熟，我們還沒有——如像他們當中各種『有學問的』老爺們所說的——社會主義之客觀的經濟上的前提。他們根本連想都沒有想到自問一下：然則，一個遇到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中所形成的革命形勢的人民，因其處於毫無出路的境地，可否投入到這樣的鬭爭——即令這個鬭爭只予它以獲得進一

步發展其文明的條件（即使這些條件，與素常者不盡相同）的機會——中去呢？

『俄國還不曾達到社會主義有可能的這種生產力發展底水平』。第二國際底一切英雄們，自然也包括蘇哈諾夫在內，對於這一命題之提出，正和一隻母雞生了蛋一樣地感到驕傲。他們總是再四地以千種不同的調子，重複說着這一無可爭辯的命題，因為在他們看起來，在決定我國革命底性質問題上，這是有決定性的首先要考慮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特殊的情勢，已把俄羅斯牽入到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底漩渦——一切多少有一點影響的西歐各國，皆已捲入進去——裏去的話，那末應當怎麼辦呢？如果那種特殊的情勢，使得她的發展極接近於正在開始、而且在東方已經部份地開始了的革命的話，那末應當怎麼辦呢？如果那種特殊的情勢，將它的發展已置在這種條件之下，其時我們能夠實現『農民戰爭』與工人階級運動的聯盟，如像馬克思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八五六年關於普魯士所寫的這種可能的前途之一那樣，那末應當

怎麼辦呢？

如果形勢之完全絕望，把工人和農民底力量十倍地加強起來，使我們可以進而創立與西歐其餘各國不同的基本的文明前提，那時應當怎麼辦呢？世界歷史發展之一般路綫是否會因此而改變了呢？那正在被捲入、或已被捲入世界歷史之一般進程中的每個國家，其根本階級間的基本的相互關係是否因此而要改變了呢？

如果社會主義底創立必須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沒有任何人能夠說出，這種文化水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話，那末試問，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先從以革命的方法取得這種一定的文化水平所需要的先決條件開始，然後，再在工農政權與蘇維埃制度基礎之上，進而趕上其他民族呢？

## (二)

你們說，要創立社會主義，就需要有文明。很好。但是，為什麼我們不能首先在我國創立這種文明底先決條件，如驅逐地主與驅逐俄國的資本家

等，然後再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書上，曾經讀到這樣的話，說這樣的改變通常的歷史程序，是不能容許的或不可能的事情呢？

記得，拿破崙曾經寫過這樣的話：“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譯之，其意謂：『首先應當認真赴戰，其詳情自會明瞭。』是了，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月）就是首先認真赴戰，而後我們就看到了這種發展底細節（從世界史地觀點看來，它們確實是細節），如布列斯特和約，新經濟政策，等等。而到了現在，毫無疑義的，我們在大體上已經獲得勝利了。

我們的蘇哈諾夫之流，從來連想都不曾想過——更不要說那些比他們更右的社會民主派了——，一般說來，不如是，便談不上發動什麼革命了。我們那些歐洲的庸俗之徒，從來連想都不曾想過，今後人口更加衆多，社會條件更加特殊的東方各國之革命，較之俄國革命，無疑地將會呈現更多的特點來的。

用考茨基的方法寫一本教科書，在目前乃是一件有益的事情，這是不待言的。但是這種觀點——即認為這一教科書，須預先看到此後世界歷史發展底一切形態，現在是真正應該放棄的時候了。凡作此種想法的人，簡簡單單地可宣佈他是蠢夫和愚人。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十七日

新本定價：五元